

世界古典文學名著

從

心

莫泊桑著
李劫人譯

著名學文典古界世
種五第

心 人

著 桑 泊 莫
譯 人 劫 李

行 刊 屋 書 家 作
1947

人心重版小言

姑不必言「文章」是否「華國」，就譬如是一莖草，也得要有適宜的環境，適宜的養料，方能望它蓬勃的長大，至於開花結實；這種淺薄的道理，要是成爲了普遍的常識，自然就不會像目前許多熱心人，專門向着枯瘠至於幾乎不能站得穩的瘦牛，責備它爲甚麼不能像荷蘭的乳牛，一天產生一百二十立突的牛奶，來滋養我們講衛生的人了！

這本是不大美妙的景象，大時代已過了六年多，搜索於出版界中，尙不見有一部偉大的著作。凡是有能力寫作的，誰不慚愧而焦灼？就像我這一名小卒，有時也不免歎氣，而瞻望着許多灰敗的靜靜的大旗！不過，我相信，後世的史家列論到這個時代的出版情形，必然會掘發出它的所以然，而比例於十九世紀帝俄的四十年代或六十年去罷！

因此之故「人心」又重版了！

「人心」雖然不能如「馬丹波娃利」「薩朗波」之爲一個時代的偉大著作，然而比之同一著者的「一生」，就深刻多了，並且心理分析，只管佔了全書一半的地位，但恰到好處，而不像稍晚一點的保爾·布爾惹 Paul Bourget 之入魔道；與許多同時代的作品比起來，畢竟是一部可愛的書。

書中所描寫的幾個人物，很顯然爲我們看得出的，一個是哲學家伯爾格森，一個是雕刻家羅丹。至於所指的那位專門玩弄女性，與之不能或離的小說家，正是作者的自道。作者的生命，甚至就送終在這種不求結果的愛情上面，已是人衆皆知的事。所以他對於那個時代的布爾喬亞女性代表人物馬丹毗爾命才能寫得那麼盡致，也才寫得那麼又可厭而又動人。

正處於生活的荆棘狀況之中，本打算借題發揮一點胸臆的，算了罷，不但牙齒痛到頭目森森，把業已寫出的七八千言，一陣冒火，撕了個粉碎，抑恐寫將出來，

不第無益於人，反而被人批評爲失了「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而影響到了本書，豈非無妄之災！「不議」之時，還是「含蓄」點「蘊藉」點的好！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寫於火傘下的菱窠

第一
部

有一天，「赫白佳曲」的著名作者，十五年來人都稱之為青年著名大師的音樂家馬西華向他朋友馬立約耳道：「你為甚麼不去會一會馬丹密舍·德·毗爾侖呢？我敢於向你說這確乎是新巴黎中一位頂有趣的女人。」

「因為我絲毫不覺得是為她的環境而生的。」

「親愛的，那你就錯了。這是一個特殊的客廳，很新，很生動，很藝術的。其間有妙樂可聞，而言談之美殊於上世紀那些朱門大戶。你在其間一定會很出色的，第一，因為你的四絃琴拉得甚好，其次，因為大家在那兒很說了你許多好處，再次，因為你也算得是一位不尋常的人，而交遊並不濫。」

這番話本已投合上了，不過有點遲疑，並猜想這種迫不及待的舉動，那少婦斷不會不與聞的，所以馬立約耳才說：「罷啦！我倒是隨便的，」在這句話中雖說還

4 有點不屑的意味，但業已許可了。

馬西華又道：『可願意我就在最近一天介紹你去麼？況你早已曉得她這個人的，我們都是她的密友，且常常的在談論她。這是一位二十八歲，聰明絕頂的美婦人，已不願意再嫁，因為頭一嫁她很爲不幸。現在只將她的住宅做了一種雅人們的集會。凡是尋常人和那般走俱樂部先生們，在那兒是少見的。所有的都是很對景的人們。我若將你介紹給她，她一定高興極了。』

馬立約耳降服了，便道：『得啦！就在這幾天以內罷。』

下禮拜之初，這位音樂家便到他家裏來問道：『明兒得閒嗎？』

『呃……得閒。』

『好。我就引你往馬丹德·毗爾侖家晚餐去。她託我來請你。瞧，這可是她的話呀。』

馬立約耳還猶移了幾秒鐘，才照例答道：『就是了。』

安德烈·馬立約耳，約有三十七歲的年紀，是個不結婚而無職業的人。家道小康，夠他寫意的生活，夠他遊歷，夠他搜集古董今畫以自供奉的用費，算是一個有機趣的小生，不過有點古怪，有點野，有點偏私，有點矜驕，他之所以落落寡合，與其說是因為他的膽怯，毋寧說是他自大的原故。他本來很有天才，很精細，不過疏懶一點，其實甚麼都懂，或者還能夠有所為的，但他總高興去過旁觀者或竟是賞鑑家的生活。他如果是個窮人，一定成爲一個大可注目或著名的人物的；可惜生於安樂，就只好一輩子自怨自艾不知做一個甚麼樣的人了。他對於各種藝術都委實的會努過一番力，但都不澈底：文學呢，刊佈過一些生動可喜而筆調謹飭的遊記；音樂呢，練習過四絃琴，就在以此爲業的一般樂師中，也博了個票友的徽號；雕刻呢，在這項藝術當中，他的奇巧以及他那大膽荒謬的基本便供給了一般蒙昧眼睛的認識與研究。所以他那泥塑的屠尼斯按摩師的小像，在上年美術賽會竟獲得了些成功。他又是一個可注意的武士，雖不曾當着衆人拔過劍，但大家都說他是一個精於刺

擊的。他之所以如此者，或者也由於那種顧慮，因為時髦社交裏的競爭太為可怕，所以才顧慮着逃了出來。

但他的朋友都很親近他，誇獎他，或者因他可以給他們一點兒好處罷。都說他在不拘甚麼境地，他的交誼總是誠摯可愛的，他的個人總是很同情的。

他的身材也還高大，頰上兩片短短的黑鬚，一直拖到下巴，修理得尖尖的，頭髮有點花了，但捲得很好看；兩隻又棕，又亮，又活潑，又狐疑，又有一點固執的眼睛，瞻顧之間，很覺非凡。

他親密的朋友中，很有些藝術家，如小說家喀士東·德·納馬特，音樂家馬西華，畫家約班，里渦勒，德·莫多爾等，這般人的心裏只管拿起由成功得來的自尊態度，把他當作一個很可愛，很聰明的無所成就的人在看待，可是在面子上，好像對於他的道理，他的友誼，他的精神，乃至他的批評，都很重視的。

蘊蓄在他胸中的高亢氣概好像說：『我自然毫無所成，因我不甘願成就的原故』

。』因此他只生活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不但對於側媚於婦女的行爲瞧不起，就是那般出色當行的大客廳也不屑得很，因為在這中間別的人一定比他亮，也定會將他投在時髦臉子的隊伍中去的。除非他那隱匿不彰的正經品德確能受欽敬的人家，他是不去走動的；此次他之所以如此其快的答應讓人引到馬丹密舍·德·毗爾命家去者，正因他那般好友都是這少婦的密友，而這般人正是到處在舉揚他那隱德的。

她住在聖奧斯丁教堂背後，佛瓦將軍街中，第一層講究的樓上。臨街兩間房子：一間是餐室，一間是接待尋常人的客廳，另外兩間則對着房主所享受的花園那一面。頭一間便是第二個大客廳，很大，縱面比橫面尤大，朝樹子開了三堵窗子，樹葉正拂着撐出去的棚簷；陳設了許多東西，和些很稀有而簡便的傢具，帶一種清潔而蕭洒的韻味，價值都很大。那些坐具，几案，玲瓏玻璃廚或陳列架，圖畫，扇子，玻璃罩下的磁象，花瓶，小雕刻，凸板壁上的大掛鐘等等，凡這少婦房裏的一切裝飾品，無一不以其形式，以其時代，以其精雅，而勾留人的眼睛的。她之創設這

所房子，是她所認識的藝術家的知識，交情，愉樂，以及挑剔的天性，配和而成功的，所以佈置得差不多和她本人一樣的名貴。那般人又爲她搜尋了許多異樣的珍品爲庸俗賞鑑家所不能辨的，因爲她又有了錢，而又捨得給價的原故，靠着他們幫忙，她竟完成了一所有名，而又不易開放的居宅，她想這樣的所在，人家必是頂歡喜的，她想大家之來這裏必比在一般時髦婦女的俗惡屋宇中還願意些。

這也是她所持的得意學說之一，以爲凡是帷幃與色彩的調和，坐具的安適，形式的合式，其能愛撫，其能擒拿，其能馴服人的眼睛，也與巧笑的力量一樣。她說過：凡屋宇之引人同情與不同情，富麗與窮酸，令人留連與拒人門外，未有不和住在其間的人物相同的。有使人心境清醒的，有令其麻木的，有使人精神熱切的，有令其冰冷的，有使人高談闊論的，有令其默無一語的，有使人愁，也有使人樂的，不管怎樣，每個來客他們總要給以一種想頭，或者是想留，或者是想去。

就在這微陰的廊房中央，兩具繁花盛開的花檻之間，一架長尾鋼絲琴恰恰得了

絕好的位置，一副當領袖的神氣。稍遠處，一道雙扇高門，與臥室相通，並還通到梳裝室，梳裝室的地方也很大，也一樣的精美絕倫，張着波斯錦的帷幃，簡直同離宮別館一樣，馬丹德·毗爾倫獨居時多半勾留在這裏。

她曾嫁給一個好模樣的無賴漢，這人竟是一個家庭中的專制魔王，在他跟前，不管你甚麼道理，都得迴避，都得收拾起來，因此她一嫁去就遭了不幸。五年中間，忍受過種種的強求，種種的苛刻，種種的嫉妬，以及這位難堪的主人公的種種暴虐，所以她才默在這夫婦生活的啓示之前，驚駭得要死，簡直想不到造反的舉動，一直被這蠻橫男性又殘毒又專制的意識壓得喘不過氣，完全做了她丈夫的一個掌中物。

有一晚，他要回家時，忽因血管破裂，死了，當她望見一張呢被把她丈夫身體裹着擡進門時，她瞅着他，帶起一片壓抑在心裏的樂趣，和生怕這樂趣流露出來的恐懼，很難相信這解放的事實居然會發生了。

巴黎通衢大道的塵氛中每晚都要滲入一些從戲園門內傳出的喝彩打哨的空氣的，而巴黎的小姑娘則自幼便呼吸起這種塵氛，所以在她的智慧裏面定都散佈得有些活躍的自由精神，而天性也自然而然的養成了一種獨立的，快活的，豐富的，極流利而且極能誘惑的，馬丹德·毗爾命自然也是這樣生長大的，自然也賦的是這樣的天性，但她在五年的奴隸生活中，却居然能將她以前的豪膽納在一種奇怪的畏怯裏，還生怕說多了，做過了，不過同時在心上也保存得有一種想把束縛解開的熱望，和一種不許干犯她自由的決心在。

她丈夫本是一個社交中人，所以常令她招待賓客，同一個啞的，漂亮的，有禮的，整齊的女奴一樣。這專制魔王的朋友中很不少的藝術家，她接待他們時，總是存着一片好奇心，聽他們講起話來，也很欣喜，但不敢讓他們看出她在如何的了解他們，如何的敬重他們。

她喪服滿後，有一晚，便從這夥中請了幾個去晚餐。有兩個辭謝了，去的只有

三個，這幾人都甚爲詫異，覺得這女人才是一個精神開朗，舉止悅人的少婦，她使得他們起居很自如，又溫存的告訴他們，以前他們到她家來時，她是怎樣的高興。

漸漸的，她就從這夥不明白她或知之不深的舊知中間，依着她的好惡選了一小組，於是便以她寡婦資格，以她解放了而打算永遠做一個正派女人的資格來招待他們，所有她結合的這般人無非是巴黎城裏幾個頂上選的男子，此外另有幾個女的。

頭一批選手都做了她的密友，就此築起了一個基礎，一面引致別的人，一面就給這家子造成一副小朝廷的面目，來往其間的，不是靠着一種身價，便是靠着一種聲名，因爲在幾個頭銜特殊的貴人叢中，總不免要參加些聰明的平民的。

她的父親，麥歇德·布拉東就住在她的樓上，當了她的侍衛大臣和御用斧鉞。此人是個老少年，很能側媚，很機警，在她身邊非常的殷勤，似乎並未把她當成女兒在看待，而是當作奶奶在服伺的一樣，凡那不久便知名，便傳遍巴黎，而甚爲別緻的禮拜四的晚餐，就是他提調的。於是，介紹與邀請的要求便潮湧而來，但都得

經這個親密小團體的討論，往往爭辯之後，竟有被拒絕的。而且這親密團體中的一些清談，也常流遍通城。好些初登舞台的優伶，初出茅廬的藝術家和少年詩人等，在這裏都有一個地位，都得來受一種上徽號的洗禮。所以在馬西華所介紹的鋼絲琴邊拉小四絃琴的匈牙利女郎之後，便是喀士東·德·納馬特介紹來的長髮文人；並且好些外國舞女，當其在愛丁或狂牧女各大戲院出演之前，也得先來此處打一個成功的草稿。

馬丹德·毗爾侖很聰明的不使熟人增加起來，一則她的朋友們都嫉妬的把她包圍着在，二則在社會中，在夫權下經過之後，心頭已留下了一種生反感的紀念。凡是人家想念她和議論她的，她總不禁驚喜交集，因就任情委性的在她那傾向當中，稍稍有點不羈，而紳士太太的貞靜却是十足的。她很顧名譽，處處提防着那輕率的舉動，把她的怪想糾正了又糾正，把她的膽氣節制了又節制，並且很留心的不使人狐疑她有一點兒穢事，一點兒蕩情，一點兒不妥處。

大家都曾着手把她誘惑過；都說沒一個成功。就是那般人彼此談起來也自家懺悔，自家承認失敗，不過都很吃驚，因為一般男子絕少許可，大約也有道理，許可一個自由婦女會有貞操的。於是對她就發生了一種傳說。說她的丈夫在他們發生夫婦關係之初，曾施過一種極其狂亂的暴行，和一種極其意外的需要，以致她永遠要以男子們的愛情來醫治的。她那般密友也討論到這件事。末後，他們自以為是的得了一個結論，說凡是一個年輕婦女，只要她在夢想未來溫柔的情形中，和在等待神密不安的情形中生長大的，縱然就能把那穢褻的，髒的，但又是分明的事猜想到，可是，在向她求婚時，即是一個極其粗鄙的人，她也得心荒意亂起來。

那位交際哲學家喬治·德·馬爾蒂微微笑道：「她的時候終是要到的。她終究是這種女人。越是遲延，越鳴得厲害。她既有我們朋友們的藝術嗜好，將來總會愛戀一個琴師的。」

喀士東·德·納馬特的意見却另是一樣。他本着他那小說家，探討者，心理學

家的品德，把社會上的人研究過好些，因曾作過許多可笑的，很相似的小傳。自以為是用着一種專精的透闢在認識，在分析婦女們。他把馬丹德·毗爾命列在近代混亂派的婦女當中，這派的典型人物曾在他極有趣味的小說「她們之一」的中間說過。書的第一部，他把這新種類的女人們描寫一番，說她們的動作全是那推理的痰迷神經的衝動，她們所顛倒的全是那不成志願的矛盾念頭，她們沒有大變故，沒有世紀，沒有近代，沒有時下小說，這一切的經驗，甚麼都沒嘗過便以為一切了悟，而且還像把些惡劣孩子的偏激同些懷疑老人的枯燥配合在一處，也不熱烈，也不朦朧。他雖善於解剖，但在他誘惑的嘗試中，也和別人一樣的攔了淺。

這一班忠臣都一個一個的來迷戀過馬丹德·毗爾命的，並且在迷戀之後，還各有分寸的在感動，在搖情哩。他們漸漸的便造成一種小教堂的樣子。她即是這中間的聖母，他們彼此不斷的在說她，本在她魅力籠罩之下，而同時似又離着她很遠。他們還隨着她所表現的光陰，仇恨，忿怒和偏向，來尊敬她，諂媚她，批評她和蔑視

她。他們老是你嫉妬我，我嫉妬你，你偵探我，我偵探你，繞着她緊緊的拉了一個大圈子，不讓那可怕的競爭者擠攏來。他們中堅份子共是七人：馬西華，喀士東·德·納馬特，肥人斐士倫，很時髦的青年交際哲學家麥歇喬治·德·馬爾蒂，此人之得名是由於他那似是而非的議論，是由於他那近頃所講演的複雜考據，就是那最富熱情的女賞識者也不能懂的，並且也由於與他學說一樣出衆的打扮。這一夥人外，還有幾個伶俐有名的社交人物，如伯爵馬郎丁，男爵格拉威，和兩三個別的人。

在這羣精選大隊中，更有兩個受特恩的，便是馬西華和納馬特，他兩個好像都具得有一種給這少婦消遣的天才，常享起他們藝術家不拘束的樣子，和他們的狡獪，以及譏諷衆人的，到她能容忍時，也連她稍微譏諷一下的巧妙來給她做開心的材料。不過她總有意無意的當心着，對於一個任何讚美她的，絕不表現一點深切和可注意的偏愛，從她那俏皮動作中擺出的自然樣子，以及她那一視同仁的老實樣子，在他們中間確乎維持着一種敵對的激刺友誼，和一種精神上的熱度在，使得他們很

開心的。

他們中間的一個，有時因要給別的人一個戲弄，便給介紹一個朋友來。別的人遂聯合起來，一致反對他，好像這個朋友並不是一個很出衆很有趣的男子似的，不多久必將他排斥了方罷。

因此，馬西華才將他的伙伴安德烈·馬立約耳引到這家來。

一個穿黑制服的僕人通進他們的名去：『麥歇馬西華！麥歇馬立約耳！』

一根鍍金銅柱上豎着一盞燈檠，絕大的燈罩把四散的燈光逼下來照着一張古式大理石面的方桌，有一個女人的頭，三個男子的頭，正在這玫瑰色的皺雲之下，向一本畫冊上低垂着，這是納馬特帶來的。小說家站在幾個頭的中間，拈着冊頁在那兒講解。

一個頭扭了過來，所以馬立約耳一上前，便看見一張嬌豔光明的面孔，微微帶點粉紅色，蓬鬆的頭髮垂在兩鬢邊，彷彿是正在燃燒的一堆蒺藜。微鈎而纖小的鼻

子在這面孔上做弄出一點巧笑；被嘴唇畫出的小口，帶有微渦的臉頰，微向外突的下巴，在臉上似都給與了一點諷刺神情，至於那雙眼睛，則以一副希奇樣子，蓋了一層幽鬱在臉上。眼睛是藍的，是靛色藍的，好像被人洗過，揩過，用過的一樣，兩顆又黑又圓又大的瞳人，透明的擺在當中，顧盼起來光明而奇怪，宛若在述說一個嗎啡的迷夢，又像是兩朵巧匠製的嬌花。

馬丹德·毗爾倫站了起來，伸出一隻手，表示一種感謝，一種歡迎。並向馬立約耳說道：「許久我就要求我朋友們將您引到我家來，不過一件事總得說上多少次，人家才能去做的。」

她的身材高大而標致，舉止之間稍微有點遲重，胸與肩都未十分袒露，那一雙玫瑰色的體面肩峯僅僅看得見，却被燈光掩映得其美無倫。這時看她的頭髮一點也不紅，乃是一種難於形容的顏色，有若秋日所爇的落葉。

跟着她就把馬立約耳介紹給她的父親，鞠了躬也握了手。

男子們部分作三組，正各自在談論，很親密的如同自己家裏一樣，又如一種普通會所，不過加了一個女的，空氣也就變得光華了些。

那個肥人斐士倫同着伯爵馬郎丁正在一塊談話。向來在這屋子裏，斐士倫持久不變的殷勤，和馬丹德·毗爾倫對於他的眷顧，常把那般朋友激刺起來，惹怒起來。這人雖年輕，但已肥得像一個吹脹的皮人，吹之不足，彷彿還在吹哩，幾乎沒有鬍子，多角形的腦袋上，胡亂蓋了些毛一般的頭髮，又亮，又蓬亂，又惡俗，又討厭的，他對於這少婦自然只具備了一種資格，這資格在別人都非常嫌惡，但在他眼裏却以為這才是頂重要的，就是他盲目的癡情，他之所以比人強的就在此。大家已洗禮過他，他的徽號叫海狗。他已經結過婚了，但他從未提及把他的老婆介紹到這裏來，大家背地裏都說他老婆很嫉妬的。就中尤以納馬特與馬西華對他們的女友向着這吹脹皮人所顯示的同情極爲憤慨，但當他們忍不住去詰責她這可鄙的，自私的，庸俗的嗜好時，她却笑着回答他們道：『我之愛他不過像是愛一條忠實的狗罷咧。』

喬治·德·馬爾蒂同着喀士東·德·納馬特正談說一件新近發明還沒有確定的微生物學。

麥歇德·馬爾蒂很慎重很精細的把他的論文發表出來，小說家納馬特也就極其喜悅，極其容易的接收了，這是一般文人的態度，凡他們覺得是新奇可喜的，總是無指摘的便嘉許了。

這位上等哲學家，很黃，黃得像麻的顏色，身材又瘦又高，縛紮在一件緊繃腰部上的衣服裏。他那精緻的腦袋從白硬領中伸出來，扁平而棕色的頭髮好像膠粘在腦頂上，下面就是一張很黯淡的臉。

至於納馬特，喀士東·德·納馬特，他又是另外一種章法了，他的特性使他頗有些君子派與時髦派的趨勢，其實他只是一個文人，一個殘忍可怕的文人。具了一副銳利的眼光，把那些肖象，形態，舉動，搜集起來，好比照像器那樣正確而迅速，並且天賦一種自然派小說家的感覺和透闢，如一條敏慧的獵狗，從早到晚都在整

理他那專門的材料。他賦有兩種很簡單的感覺：一種是外表正確的刺感，一種是內包自然的直覺，所以他做出的書並不是僅僅表現一點心理學文人的尋常旨趣，乃是從真實中間，把人類生活抽出一段來描寫的，所以在他的書上，不但有聲，有色，並且有神氣，有生命的活動。

他每部小說一出版，總要在社會中攪起一些不安，一些狐疑，一些快活，一些忿怒來的，因為大家都相信從他書裏全認識得出那些所隱射的人，這些人都只蒙了一張假面具的原故；所以每當他從各家客廳中經過時，總要留一道令人生疑的痕跡。此外他還刊行了一卷自己的回憶錄，把他知交中許多男子許多女人都描上了，他並沒有安心刻薄他們，只不過寫得很精確，很嚴厲，就像看到了爛瘡的底裏。有個人遂給了他一個徽號叫朋友們的總會。

他養成一種謎樣的精神，褊窄的心胸，因他從前也曾愛過一個女人，而這女人却令他受了非常的痛苦，所以他現在對於別的女人們，就像報仇似的。

馬西華本是音樂家，雖然天性和他迥然不同，比他坦白，比他開展，雖不比他煩惱，但是比他多感，他兩人却非常交好。這音樂家成功了兩大名著：一本先在此利時京城不魯捨演奏，隨後傳到巴黎，曾在著名劇場受過歡呼，其次一本，在巴黎大劇場初次開奏時，便博得衆人的采聲，而且都恭維他是一位卓絕的天才，但在這兩種之後，他就止了步，不能再有進境，也與現代大部份藝術家一樣，好像都中了一種早熟的麻痺症。雖然他們在成功和光榮裏面，都能不朽，同他們先輩一樣，但在他們中年以後，終不免要生一點無能力的恐怖。所以納馬特曾歎息說：「今日之法蘭西，只有一些小產的偉人。」

馬西華在這時候，彷彿對於馬丹德·毗爾命很爲迷戀似的，以致這團體中早徵生了一點煩言；所以此刻當他拿起傾倒樣子去吻她的手時，衆人的眼睛都一齊向他輪過來。

他問道：「我們來得不晚嗎？」

她道：『不晚，我們還在等候男爵格拉威和侯爵夫人卜拉蔣哩。』

『哈！有侯爵夫人啦！那嗎我們今晚須頑一會音樂了。』

『我很希望的。』

兩位遲到的客也進來了。侯爵夫人似乎是個過於短小一點的女人，因為還豐腴，她是一個意大利種，黑眼睛，黑睫毛，黑眉毛，頭髮也是黑的，並且太密，蓬下來連額頭都掩完了，一直遮到眼睛，她在交際婦女當中頂令人注意的就是她那一副著名的好歌喉。

男爵不過是個適如其分的人，胸部有點內陷，腦袋很大，再把小四絃琴拿在手上那真就完全了。他是一個極其熱心音樂的，除非是音樂得有光榮的地方，他是不去的。

晚餐齊備了，馬丹德·毗爾命便挽着馬立約耳的手臂，讓那些客先走，他兩個最後留在客廳裏。當他們正待走時，她便拿起她那黑豆腫人的青睞，斜斜的，迅速

的射了他一下，他相信在這個顧盼中感覺了一個心思複雜的女人的思想，以及一種特殊的利益，爲一般尋常美婦人初次招宴一位任何先生時，所不能授與的。

這一席晚餐稍微有點愁，有點單調的樣子。納馬特本是極神氣的樣子，今晚好像做了衆人的對頭，但也不是公然在作對，却在態度上表示他受過高等教育的，把那看不見的壞脾氣，當作了武器，將衆人談話的興趣弄得冰冷。馬西華倒凝精聚神，四面張羅，吃喝得很少，時時刻刻把那坐在下手的女主人看一看，女主人此刻雖在自己家裏，而神氣上却像在別人家作客一樣。她毫不注意，雖然笑着在應酬別人，但話一說畢，笑容也就沒有見了，她必在尋思一些別的事，這事雖不很分她的心，似乎較之今夜朋友們，却更有趣些。今夜她縱卽花了這樣多的費用，必需的費用，來應酬侯爵夫人與馬立約耳；可是她之化費却像一種義務，一種習慣，她之自身與她的房子似乎並未參與一般。斐士倫同着麥歇德·馬爾蒂因爲對於近代的詩起了一點爭論。斐士倫對於詩，不過本着社會中男子們流行的見解，而麥歇德·馬爾蒂

對於詩家的一些頂複雜看法，就爲世俗所不解的，而重在領受。

在這一餐裏頭，馬立約耳又好幾次碰着這少婦的勾人眼光，但是朦朦朧朧的，不很定規，也不很稀奇。其間只有侯爵夫人卜拉蔣，伯爵馬拉丁，男爵格拉威三人不斷的在談論，說了幾大堆話。

其後，在這晚會中，馬西華也漸漸的抑鬱起來，走去坐在鋼絲琴跟前，把琴鍵隨便按了幾下。於是馬丹·毗爾命方振起精神，立刻安排了一個小小的合奏，把她頂喜歡的一些歌曲盡數選集起來。

侯爵夫人當下便放開歌喉，因爲在馬西華跟前，尤其抑揚盡致，唱得真像一個女藝術家。這琴師奏着琴，却以一種沉鬱的面目來伴着她。馬西華的頭髮很長，拂着他的衣領，直與他那光而且細，全部飄揚的鬚鬚混在一處。許多女人都曾愛過他，大家說至今還是如此。馬丹德·毗爾命坐在鋼琴旁邊，沉思的聽着，好像又在瞻望他，又沒有看見他一樣，馬立約耳稍稍生了點嫉妬。他並不是特別的嫉妬她，或

嫉妬他；乃是在一個女人把眼光定定瞅着一個名人的跟前，不禁生了一種感情，覺得她們這般人總是照着我們所得的聲望，來區別我們，因此在他的虛榮心上便深深感覺自家之沒臉。因他同那般熟人常在這些女人跟前來往，她們多半對於那般已經成功的人，加以優寵，而他是無所成就的，所以常常與這情形接觸時，暗地裏已痛苦得夠了。

十點鐘的時節，又一個一個的來了三人，一個是男爵夫人弗烈米倫，兩個是高等銀行的猶太人。大家閒談一件已經宣布過的婚事，和一件行將離婚的事。

馬立約耳望見馬丹德·毗爾命現又坐在那盞大燈檠的銅柱下面。

她纖細的鼻子，尖頭有點微鉤，腮上的深溝，和分張在下巴上的肌理，雖然已經年近三十，雖然她那過時的美盼已在臉上引動了一種神祕的不安，但還使得她的面孔活像一個孩子似的。這時候，她浸在燈光裏的肌膚，真有一種豔絨的色彩，而她的頭髮，一經搖動，便閃出一派黃光來。

她也覺得有個男子的眼光從客廳的那一端射到她身上，她於是就立刻站起，對着他笑嘻嘻的走來，似乎在酬答一種招呼的光景。

她問道：『您當然有點倦了，麥歇。但凡一個人沒有熟悉一個地方，往往都要生倦的。』

他否認了。

她遂取了一把椅子，傍着他坐下。

登時他們就交談起來，這一瞬之間，彼此的心上全如一堆烈火被一根火柴引燃了似的。他們的見解，他們的感覺似乎就先就溝通了，於是那同樣的天性，同樣的教育，同樣的傾向，同樣的嗜好，似乎就先就給他們安排着來互相了解，計劃着來互相把晤的一樣。

或者這個談話中間，不免也有點少婦那一面的機巧；但是一個人驟然得了一個朋友，他又聽您所談的，又能窺探您的意思，又能答您所問的，又能立刻回您一

些解釋，自然令人快活，馬立約耳的興致所以便勃發起來。况又被她先前招待的樣子迎合上了，又被她對其所施的那種動人風姿，以及被她早經知曉用來包圍男子的一些魅力征服了，因此馬立約耳便極力把那稍微隱蔽而是個人的，細緻的，精神色彩，給她表示出來，這精神往往在別人將其認識清楚時，必能把那稀少的，生動的同情引得出來的。

她忽然向他說道：「同您談話真正可喜之極，麥歇。人家早就向我說過了。」

他覺得不好意思，也大膽的說：「就是我，人家也對我說過，馬丹，說您是：

……」

她截住他的話道：「說我是個風騷的。我遇着一般能夠令我歡喜的，我確是很風騷，衆人都曉得我也並不遮掩，但您將來瞧得見我的風騷行爲却是大公無私的，因此我才能夠把我的朋友們保守着……或者維繫着，不使他們撇開我，並且牢牢的在我身邊。」

說話時她曾帶有種狡猾的神情，意思好像說：『安靜點，別太自負了；您切莫誤會，因您並不比別的人高明。』

他回答道：『這些話都是向那般在這裏奔走的朋友們預示危險的意思，多謝您，馬丹，我很喜歡這樣的舉動。』

於是她便從自己身上開了一條談話的路，他遂跟着走去。起頭就給了她許多恭維，並察出她也是愛恭維的；其次又引起她婦人的好奇心，敍說他所到的各社會中，衆人議論她的一些話。於是她就生了一點不安，不能再將那要想知道的心意遮掩下去，只管把人家對她的生活，她的嗜好拿來在思量的一件事，做得很不在意的樣子。

他遂把一個又自由、又高尚、又得人意的婦人，給做了一篇可恭維的小傳，說她的身邊全是一羣超羣出衆的男子，而她終竟是一個完美的時髦人物。

她笑嘻嘻的不承認，一面輕輕的答應着幾個私心自滿的否字，其實於他所說的

那些瑣屑事甚為高興，一面用着一種快樂的聲口在請益，一面又用着一種好諛的口味在細細的追問。

他瞅着她尋思道：「到底只是一個女孩子，也和別的婦人一樣。」末了，他就拿出一番話來湊足他的妙詞，恭維她對於藝術的真愛情，在婦女中是稀有的。

然而她却帶了一副極不可測的諷刺神情，以及那種法蘭西人的嘲弄態度，這好像是我們種族的骨髓。

馬力約耳只管極力頌揚她，她却向他表示說她並非蠢人。她道：「我的天，我對您承認罷，我自家尚不知道我是愛藝術家呢，或是只愛藝術。」

他辯道：「怎麼樣的，人豈能夠不愛藝術而只愛藝術家嗎？」

「因為藝術家有時比衆人還要滑稽可愛些。」

「是了，但他們也有極其不便的過失啊。」

「這倒是真的。」

「然則您不愛音樂嗎？」

她忽然變得莊重的道：「得罪啊！我是崇拜音樂的。我自信比甚麼東西還愛它些，然而馬西華却以爲我一點都不了解。」

「他對您說過嗎？」

「不會，他是這樣想的。」

「您怎麼知道呢？」

「啊！我們婦女們，凡是不曉得的我們差不多都可猜想得到。」

「然則馬西華以爲您是不懂音樂的了？」

「我以爲是一定的。我從他向我解釋的神情上看出來，別處也沒有看見，他在樂譜上畫着音符時，很有這樣吞吞吐吐的樣子，好像說：「這都是沒有用的；我之所以這樣做，不過因爲您還溫良。」」

「但他對我說來，却以爲大家在您這裏所聽的音樂，無論在甚麼人家，都沒有

這樣好的。」

「是了，得虧他。」

「至於文學，您不愛嗎？」

「我很愛的，並且我還有很能感受它的傾向哩，雖然納馬特自有他的意見。」

「他也批評您毫不懂得嗎？」

「那自然的。」

「他也必不對您說的了。」

「得罪啊！這個人他確對我說過。他借口說有些女人都能有一種精細而正確的知覺力，對於感情的表白，對於人物的真實，對於普遍的心理，都還能感受，但在他的著作中間，却把那高尚處分割不出，這有藝術了。當他把這個字，藝術、一說出時，他就將它安置在門口。」

馬立約耳便笑問道：「但您，您却是怎樣着想的呢，馬丹？」

她思索了幾秒鐘，又靦而睨了他幾眼，瞧他是不是準備來聽，準備來了解這件事的。

「我麼，我於這上面倒有一些意思。我相會有一種感情，悠聽好——這種感情——便足以把一切東西送到一個女人的精神內去；只不能常常留連在那兒。您可懂嗎？」

「不十分懂，馬丹。」

「我的意思是：要使我們也同你一樣在同等程度上來了解，那麼，在訴諸我們的智慧之前，應該先把我們的天性喚起來才對。凡是一個人不先把同情給與我們，則我們於他所提出的必不甚發生興趣，因為我們之看一切都是憑着感情來的。我並不是說憑着愛情——不是的——我只是說要憑着感情，感情這東西，又有各種的形狀，各種的表現，各種的色彩。並且這東西是屬於我們的，你們都不大懂得，因為你們是男子，它可以使你們黑暗，可是對於我們便光明了。咳！我覺得這東西對於

你們委實杏茫得很，真糟糕！要之，一個男子之愛我們而又令我們覺得他是可愛的原故，這必然是因為我們覺得是被人愛了而後才能夠把他所努力的力猜得出來。並且，這個男子要是個高明的，則他一定能夠千辛萬苦的使我們感到一切，窺見一切，透過一切，不過單憑他的智慧，也只能令我們暫時的，東鱗西瓜的，和他相溝通而已。啊！這個時常的跟着就消滅了，不見了，絕踪了，因為我們全忘却了，啊！我們全忘却了，就如過耳秋風一樣。因為我們大抵都是直覺的，靈感的，不過容易變遷，容易生反感，並容易隨着四周的情景而加以修改。就以我而論，您得知道我隨着時間，隨着我的健康，隨着我所讀過的，隨着別人向我所說的，在我精神的境地上已經使我變過多少不同樣的女人。真正的有些日子，我頗有一種良母的精神，而無孩子，有些時，又頗有一種蕩婦的精神……而無情人。」

他迷迷惘惘的問道：「您相信差不多所有的聰明婦女都能有這種敏活的思想嗎？」

她說：「自然的，不過她們都甜睡着了，而且又都有了固定的生活，便各方面把她們牽絆住了。」

他又問道：「那嗎，音樂一件事，您到底比別的還愛了。」

「不錯。但我適才說過的那番話都是真實的呀！真正的若沒有安琪兒馬西華，我斷不會把它嗜好得如像現在所嗜好的一樣，崇拜得如像現在所崇拜的一樣。所有那些偉大的著作，我都極其愛好，唉！他爲我奏起那些來直把它們的靈魂都放了進去。最可惜的就是他已結了婚了。」

她以一種快爽的神情說了這席話，但對於她議論婦女的一番學說，和對於藝術的一番欣賞，却非常抱歉，似乎他們談得太深了。

馬西華確是結了婚的。在他成名之前，就同一個交好的女戲子立了約，彼此相依，同享光榮以至於死。

然而他從未提說過他的老婆，他所常來往的地方，也從不把她介紹去，大家僅

僅曉得他已有三個孩子。

馬立約耳遂笑了起來。決定這女人真是一個出人意外的，溫良的，又是一個稀有的典型人物；而且生得絕美。他呆呆的把她瞅着，竟不知道疲倦，模樣很好，使她毫不感到不便，瞅着她那又沉着，又快樂，又有一點執拗的面孔，和那有膽勇的鼻子，以及一種令人極其動情的顏色，一種又熱烈，又溫柔的豔色，好像盛夏時節正成熟的果子，恰到好處，而又極嫩，極美味的，一言蔽之，她好像已達到豔麗的頂點，即在這一年，這一月，這一分時。他不禁尋思：『她莫非染了色嗎？』因就在地髮根上打算去尋一點較白點，或較暗點的輕痕，然而終不能發見出來。

他背後地氈上忽隱隱有一些脚步声，把他驚了一下，忙回過頭去。却是兩個僕人端了張茶點桌子走來。那個發藍焰的小燈，把個大銀器腹中的水煮得吱吱的響，這銀器又光亮又複雜好似一件化學器具。

她問道：『您喝一盃茶嗎？』

他答應了後，她遂站起來，端端正正的走將去，腰肢並不擺動，這種生硬的舉止就與衆不同，走向這張桌子跟前，桌上那件蒸氣蓬勃的器皿，腹中正在唱歌，是放在一些點心碟子，小盅子，果醬與糖食的中間。

於是她的側影便映畫在客廳的帷子上，馬立約耳遂用心來欣賞她這苗條的身材，纖細的腰肢，在他適才所讚美的廣肩與豐腴頸項之下。因她背後所曳的那幅光彩燦燦的衣裙，拖在地氈上，一似把她的身體延長至於無盡，他由不得便苛刻的想道：「咳！真是一個尤物。她能行如所欲的了。」

此刻她正用着一種消魂的美妙舉動，在一個一個人的跟前，奉獻她的茶點。

馬立約耳的眼睛正跟着她在，納馬特端着茶盃也在閒步，便走到身邊問他道：「我們一塊兒走嗎？」

「可以的。」

「立刻就走，對不對？我已疲倦了。」

『立刻。我們走罷。』

他們遂出了門。

到了街上，這小說家問道：『您回家去嗎，或是往俱樂部去？』

『我想到俱樂部去混個點把鐘。』

『到當補園去嗎？』

『是的。』

『我陪您走到那門口。我哩，却厭煩了這些地方。我不進去，只在那兒尋一輛車子好了。』

他們遂彼此挽着手臂向聖奧斯丁教堂走下來。

走了幾步，馬立約耳便問道：『這女人真奇怪！您以為如何？』

納馬特大笑道：『這個病快要發作了。您一定會跟着我們這般人走過的路而來的：我現在倒痊愈了，不過我也曾害過這病。好朋友，這病在她朋友們身上發作的

現象，便是只要一聚首，只要在一處，無論何處一會見了，便只在談說她。」

「在您所說的情形當中，我總算第一次，我差不多是剛才認識她，這種談說是當然有的。」

「就是了。我們就談她。呃！您快要變成個害相思的人了。也是不可避免的，衆人都要照這樣的做一回。」

「她然則是很惑人的嗎？」

「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那般愛舊式女人的，因為舊式婦女都是有靈魂的，有心的，有感覺的，小說上描寫過的，爲了一時的衝動將其弄到手上，而到厭惡時，便隨意說她一些怪話完事。至於我們，却嘗的是時髦的意味，我們不能不承認她是秀雅的，只要不去迷戀她就行。這正是大衆所做的事。所以人也不至於死，也不會很痛苦；人家所恨的，就是她沒有分別。若她願意時，您一定逃不了；況且她早已把您吞沒了。」

馬立約耳遂叫喚起來，這是他祕密思想的回聲：「哦！我會見她雖是頭一次，我相信她把各種天性的要領都給抓住了。」

「一定抓住了，何消說哩！而且同時她還在譏笑哩。無論一個什麼人，那怕是頂有名，頂出衆，頂特殊的，若是不能得她的歡心，定難在她家裏去上十回；而她偏偏要冥頑不靈的把那蠢人斐士倫和粘滯的馬爾蒂迷戀着。她之要引誘這般沒道理的愚人，大家真莫名其妙，或者他們比我們還能承奉她，或者因為他們更要愛她些，要之，婦女之感覺愛倒比感覺任何事件還強。」

於是納馬特便將她談論起來，分析起來，有時因為前言不符後語，便又重說一遍，凡馬立約耳有問，他總回答得誠誠懇懇的，真是個有趣的人，抓住一個題材便不放手，却也有點兒恍惚，確乎具得有一種真正考察的精神，和一些假的推理。

他道：「倒不只她一個；現在約莫有五十個，恐還不止哩，她們都是一樣的。適才到她家裏的那個小弗烈米倫，也是同類的人，不過行爲還膽大些，她嫁的是一

個外國先生，把她住所做了個巴黎中非常有趣的狂人會場。我在她那地方也去過多次。」

他們一面談，一面信步走去，走過馬勒色北大街，王街，總統大街，一直來到凱旋門，納馬特忽的摸出錶來一看道：『好朋友，瞧我們把她談了一點十分鐘了；今天真滿足了。下次我再陪您往俱樂部去罷。請去睡覺，我也要回去睡了。』

一一

一間很光明的大房間，牆上與天花板都幕着極可歎賞的波斯錦，這是一位外交界的朋友送的。黃色底子，好像在金黃奶油裏浸過的一般，畫着極配色的花樣，主要顏色是波斯綠，花樣的組織很是奇怪，在隆起的頂上，四周是一些長毛獅子，大角鹿子，和一些翱翔上下的天國鳥兒。

不多幾件傢具。有三張綠大理石面的長桌，桌上放的全是一個婦人的裝飾品。

當中一張上放的是幾個厚水晶的大面盆。第二張上放了一大隊小瓶子，小罇，大小不一，都用銀箔封口，打着號碼。第三張上擺着許多時髦派俏皮女人的大小用器，多極了，而用法都是極複雜，極奧妙，極精緻的。這房內，只有兩張長椅和一些矮矮的坐具，都包了絨很柔軟的，以備肢體慵惰時的休息，和脫了衣裳後的身子來坐的。其次在一面整牆上，裝了塊碩大無朋的鏡子，打開來直如一帶透明的天際線。這鏡是三塊合成的，兩塊在側面，用鉸鏈聯着，以便一個少婦自己在同時看得見她的面，她的側影，她的背，把她圍在她自己的影子的中間。右邊，在屋龕處，平常總懸得有呢帷，這裏便是浴盆，或可說是大浴盤，也是綠大理石做的，有兩步石梯子通下去。一個很精美的紫銅愛神，是雕刻家卜來多勒手製的，踞坐在盆邊，熱水冷水全從這銅愛神所玩的幾個蚌蛤內流出。這地方的深處，有一方威尼斯的百面玻璃，造成許多曲折鏡，直昇上去成功一個圓穹窿，每一方碎片裏，都蔭蔽得有，包含得有，反映得有一個浴盆和一個洗澡的女人。

稍遠一點，便是寫字檯子，是一件又簡單，又好的英國時髦傢具，鋪着幾張紙，幾疊信箋，以及折過的小信封，信封頭上都是鍍了金的。她寫信或獨居時，多半就在這裏。

馬丹德·毗爾俞穿着一件中國綢的便衣，沒有袖子，兩條光滑堅緻的體面膀膊大膽的從大衣袖中伸出，躺在長臥椅上，頭髮堆挽在腦頂，挽了個淡金色的大髻子，她出浴之後，正在那兒沉思哩。

侍女叩着門送進一封信來。

她接來，看了看字跡，把信箋拆出，才讀了第一行，就靜靜的對侍女說道：「在一點鐘內我再按鈴喚您。」

她獨自留着，拿起一種得勝的快樂笑了笑。第一行字就使她滿意，因為已經曉得這便是馬立約耳的愛情宣告。馬立約耳曾經堅固拒了好久，出乎她意料之外，因為自從三個月來，她都用着一種普濟的仁惠，多方的注意，以及她那從未為一個

人使用過的種種浮費在謀得他的心理。然而他好像總在猶豫，總在隄防，總在反抗她，反抗她那吃不飽的風情香餌在。其實他們也密談過多次，在這中間她會以她的眉目作過多少的誘惑，以她的精神作過多少擒拿，而且他們也共過多少次的音樂晚會，往往在油然顫動的鋼琴之側，在充滿作家靈魂的高唱樂譜之前，他們的情緒都一樣的衝動過，他在他的眼睛裏居然把那投降男子的供狀，和那乞討溫柔的哀籲，看見了。這件事她認識得多清楚啊，這蕩婦！她每每拿起一種貓兒般的巧伎倆，一種不竭的好奇心，把這祕密的痛苦與煩惱在她所能誘惑的男子們的眼睛裏發現出來！她只要一覺得漸漸的把這般男子侵略了，征服了，以她婦女的威力把他們駕御住了之後，並由於他們的聯合擁護，變做一位至尊無上而隨心所欲的偶像時，可多麼的使她寫意！這種舉動在她身上徐徐進行得好像一種隱藏的本能之在發展，這是一種戰爭本能，征伐本能。或者當她結婚的那幾年，這個報仇的需要就已在她心上萌了芽，這是一種把她所受於一個男子的種種而還之於衆男子的黑暗需要，而且還是

那種輪到她的手上便須加十倍報復，非把一切的心願全行打破，非把一切的拒力全行掃蕩，非把一班男子弄得全行痛苦不可的需要。何況她生來又是一個賣弄風情的人；所以從她一覺得生活自由了，她就將那般愛她的人追逐起來，制服起來，一如獵人之獵取禽獸非看見它們落在手上，是不甘心的。凡那般感情女人，溫柔女人的貪婪情緒，她心上一點也沒有；她並不要覺得一個男子的專一愛情，也不想把熱情當中去找幸福。只是在她的身畔須得有衆人的頌揚，誠虔，拜禱，柔情的焚獻等等。無論何人若要做她家裏的長客，必得變做她美的奴隸才行，所以凡那般抵抗她風情的，不脛而相的，不受別種拘束的，絕不能使她在精神的利益上作長久的繫戀。要永遠作她的朋友，就得要愛她；然後，她才有那些意想不到的親切，精細的注意，無限的溫柔，來保衛她身邊這些俘虜。只要一度被編入她那崇拜的隊伍中，似乎就被征服的權力所壓而隸屬於她了。她之統治他們也是很有學問，很巧妙的，將就着他們的缺點，他們的品德，以及他們嫉妒的天性在。凡要求太過的，便隨意逐

出境外，其後又降諭召回，使其不敢不服從，一面給提出些嚴厲的條件；她於是就像一個心術不好的頑童一樣，很開心的頑着這誘惑的把戲，她覺得把老先生們弄得瘋瘋顛顛的，和那把青年人弄得頭痛，是同樣好頑的事。

大家甚至還說起她的情分是照着她所感受的狂熱程度而有升降的；所以那個肥人斐士倫，又無用又和木偶似的遲鈍，就得虧她知道而覺得受下不了的那種顛狂情欲。才終究做了她嬖寵之一。

她於男子們的品德並不十分蔑視；在那只她自己才知道的步驟之初倒還能受得下去，但一到他們將要陷於危險時，便止住了。

每一個人在起初都要把他媚歌的新聲，和他那初不相識的天性帶來的，尤以一般藝術家更其如此，所以在這中間她先就感受了不少的細緻，不少的均勻，不少的最尖銳最纖細的精微情緒的了，好幾次她竟為感動了，好幾次竟把她那偉大愛情以及永遠結合的中斷的夢給弄醒了。但她早是恐怖極了的，所以老是遊移不定的，遮

遮掩掩的，疑慮的，直到最後愛情停止向她活動之時，還堅守着不肯動搖。並且她更生就一副時髦女子的懷疑眼睛，就是一般頂了不得的男子們，在幾個禮拜內，終會被她把他們的幻術看破。因為這般人一自着了她的迷，一自把他們如見大賓的舉止和華美的習慣委棄在撩亂的心曲中間之後，她看見他們全是一樣，也不過是她誘或能力所能駕御的一些可憐蟲而已。

要之，像她這等一個全美的女人，若要使她愛戀一個男子，這男子真不知應具備多少無價的資格啊！

但她也深為厭倦了。她懷着成見所行動的無愛情的社會裏，她曾強忍過多少時間甚長的晚會，呵欠抑在喉嚨裏，渴睡忍在眼皮裏，所用為開心的只靠一些假言假語，只靠一些衝動的私欲，只靠一些因着某某事，因着某某人而變易的好奇心，用心的事，惟願她所尊敬，她所賞識的，不要乏味得太快，惟願在一種情分或一種嗜好當中，把那真正的快樂發現出來，使她苦惱的乃是她的神經，並非她的願欲，凡

那簡單的靈魂或狂熱的靈魂所應有的用心事她全沒有，所以她只算生活在一種快樂的厭倦中，並沒有對於幸福的普通信仰，只在找尋用爲分心的事情，雖然她自以爲是很滿意，其實已經困苦了，疲乏了。

她自以爲是滿了意的原故，因爲她自己忖度是婦女中一個頂能惑人而跳出了圈子的。她對於她自己的妖媚甚爲自得，因就將她那非常的，出奇的，迷人美色中的愛力常常施諸實驗，對於自己精微的思想也甚爲相信，多少爲別人所看不出的事，她都能猜得出，料得到，懂得透底，對於自己的精神也甚爲驕矜，若干高明男子都很敬重的，對於自己智慧的範圍不知有多大，所以她自信是一個差不多唯一的生物，是一顆嵌在這平庸世界中的稀有的明珠，這世界在她看來似乎有點空虛而且單調，因爲她對於這世界太值價了的原故。

她所引以爲苦的這種纏綿不盡的厭倦，她彷彿從未疑到就由她自己之沒良心而招惹出來的，却把這抑鬱的責任，交給別人去負。他們之所以不知道使她消遣，使

她開心，乃至使她動情者，統由於他們缺少真樂和真品德的原故。她常常笑說：「衆人都是討厭的，只有那些令我快樂的人還將就下，因他們也才能令我快樂。」人家尤其在覺得她是無比倫的時節更能令她快樂。她深知道不費辛苦就沒有成功，所以她就把她全部的心思全用在誘惑上，其實除了咀嚼一點足以動人的眼光的供奉，心的供奉，以及一句話而跳動的脈搏外，也沒有頂可愛的地方。

她很詭異曾用過這麼多的辛苦來征服安德烈·馬立約耳，因她覺得自從第一天起，她就使他歡喜的了。其後，她漸漸的把他那隱匿的，祕密激動的，極其精微而集中的天性猜着了，於是，特爲要戰勝他的弱點，因就向他表示了很多的注意，很多的寵愛，很多的自然同情，他到底竟投降了。

自從一個月以來，她已覺得他是着了迷的，因爲在她跟前，他總是不自安的，沉默的，激昂的，但他却不招認。啊！招認啊！其實她也並不喜歡招認的，因那些話說得太直率，太過火時，她又以爲是在受虐待。曾經就爲這件事她不免生過兩回

氣，不准再進她的門。她頂喜歡的便是這些文雅的表示，這些半明不白的心腹話，這些祕密的隱語，以及內心的頂禮；所以她正老實的用着一種智謀，一種格外的巧妙，要從她那些崇拜的羣衆中把這種蘊藉的表白弄到手上哩。

自從一個月以來，她就對着馬立約耳的嘴唇等候着、窺探着、這種或顯或隱的話了，這都是隨着各人的天性，且須說出了才能減輕他心頭的重壓的。

他竟自不說，但他却寫了來。這是一封長信：四張紙的哪！她拿在手上，高興得打戰。她先在長椅上躺舒服了，把脚上的一雙小拖鞋讓其落在地氈上，然後才來讀這信。她吃了一驚。他是用着一種謹嚴的文辭在向她說，說他不願意因她而受痛苦，說他已經很知道她可以答應他來供她的犧牲。他還用着一些極有禮貌而滿篇恭維的言辭，其中又到處露着那到手的愛情，讓她曉得他是知道她那對於男子們所施的行爲，並說他也是着了迷的，但他在爲奴之初却逃脫了。又說他已把昔日的遊蕩生涯重新過起。他走了。

那是一封有決斷而又善於措辭的告別信。

她讀着當然要吃驚的，又讀了一遍，又把這微微動怒而且有情的四張散文信從頭讀一遍。她遂站了起來，把拖鞋穿上，在房間裏徘徊着，把兩隻露在袖子外的光手臂抄在背後，把兩手半插在便衣的小衣袋中，將那揉皺的信捏在一隻手上。

這通意外的宣告，使她有點迷惘，她尋思：『他委實寫得很好，這小子，寫得又誠懇，又多感，又動人的。比納馬特的還好：並不感覺是小說。』

她很想吃烟，遂走近烟桌前，在一個撒克遜的磁盒內取了一支紙烟；把來吸燃了，並向鏡子跟前走去，登時在這三面鏡子中，就看見了三個少婦。她走到跟前，站住了，自己微微鞠了一躬，笑了笑，又打了個朋友的招呼，說道：『很美，很美。』又把她的眼睛審視了一下，她的牙齒露出來，把她的兩臂舉起，她的兩手插在腰間，回過側面來，微微傾着頭，以便在三面鏡中把全身都看得見。

於是她就默默的站着，很動情的，對着自己，被這三面反光把她裹起，覺得很

妖豔，自己看將起來又很迷目的，在她這美貌跟前，不禁被一種自私的形質歡樂迷住了，並且還拿起一種差不多與男子們的肉感同樣的溫柔滿足把自己嘗味起來。

她每天都要這樣的瞻望一番；每每把她驚覺的侍女總是狡猾的笑道：「馬丹常是這樣看法，恐怕房裏的鏡子，都要被你消磨盡了。」

然而這種對於自己的愛情，便是她對於男子們所施的權威與魅力的祕密。因此得虧這樣的自己在賞鑑，得虧把自己細膩的面孔與雅秀的人材這樣的在親熱，得虧她將那把面孔與人材打扮得更其有價值的東西找着了，尋得了，得虧將那使她的優美更生動，使她的眼睛更其古怪的不可見的調和發見了，就完全得虧把那種為她自己所備的一切技巧拿來使用的原故，所以她才自然而然的發明了使別人最為歡喜的所在。

假使在她的美貌上而無這種美點，這種過得去的地方，那麼，她於衆人的愛情必不會具有這種急切的誘惑力，而使衆人一開始就對於她自然的威力絲毫不敢反

叛。

她站得有點疲乏了，遂向着她那老是含着微笑的影兒說道：（她的影兒在三面鏡中也一齊搖唇鼓舌的在說）『我們再會了，先生！』跟着便穿過這間房子，走去坐在寫信檯前。

她如此的寫道：

親愛的麥歇馬立約耳，明天四點鐘來此會我。我一定是一個人的，並且我希望能夠將那種令您生畏的想像中的危險給您滅除。我自己說是您的朋友，我將給您證明我確乎是的。

密舍·德·毗爾命

到次日，她打扮得何等的樸素來接待馬立約耳！一件灰色袍子，一件丁香色的淺灰袍子，黯淡得和黃昏的景象一樣，而是極平整的，一條緊束在頭上的領子，一雙緊束在手臂上的袖子，一層緊束在咽喉與腰肢間的上衣，一段緊束在臀部與腿胫

上的裙幅。

馬立約耳進來時，臉上顏色比平常稍為嚴重，她向他走過去，並伸出她的雙手。她在她的手上親了一下，便彼此坐下來；她靜默了幾分鐘，好把他的不安平定下去。

他不曉得怎樣開口，只等她來說。

於是她就決定了道：『好罷！我們立刻就這大問題提起來好了。這是怎樣的？您寫給我的信，您可知道那是一封極無恥的信麼？』

他回說道：『我極知道，就此給您道個歉好了。因我從前常和一般粗魯的，放縱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也就不免於魯莽了。我儘可以並不把那受損帶傷的解釋給您寄來而一逕走了的。但我忖度要，一方面依着我的天性而行，一方面顧忌着我所認識的您那種精神，必更為合法些。』

她便拿起一種高興的憐憫聲調來道：『瞧啦！您啦！這豈不是一件蠢事嗎！』

他截住她的話道：「我極喜歡不說的。」

她不讓他再說下去，很快的搶着說道：「就是我，我叫您來說的；並且我們一直要說到您心悅誠服的答應不再去蹈險方罷。」

她便像一個小姑娘似的笑了起來，她這身女學生式的衣服確也拿了一種孩子的青春給到這笑的上面。

他吞吞吐吐的說道：「我所寫給您的是真象，是實在的真象，是頂可怕的真象，爲我所恐佈的。」

她復又正顏厲色的笑道：「是了，我曉得的；凡是我的朋友都是過來人。您所寫給我的，等於說我是一個下賤的風騷女人；我就承認，可是沒有人在我手上死過，而且我也相信沒有人在我手上痛苦過。倒有一些如納馬特所說的：病症。您目前正在這病症中，但不久就過去了，於是人家就墮入……怎樣說呢？……墮入照例的愛情中，它再不致於令人痛苦，不過我倒留得有一星兒小火在我朋友們的心上，好

使他們誠實於我，戀戀於我，忠心於我。咳！我可不是一樣的老實，忠厚，誠懇嗎？您看見過好多女人敢於把我適才對您所說的拿去向一個男子說呢？」

她的模樣在同一時既怎的滑稽，又怎的堅決，既怎的簡單，又怎的惹人，他也就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您的那般朋友都是常常烘在這種火上的男子，沒有被您烘之前，他們早已被別人烘過了。都已又燒又烤過來的，所以對於您用來烘他們的爐子都很容易的便對付下了；但是我，馬丹，我是向未被烤過的。並且我覺得，若果我讓這感情在我心中滋生起來時，一定會令人可怕的。」

忽然她又變得親密，把身子對他微微傾着，把手交叉在膝頭上說道：「聽我說：我是一個正經女人。要是把一個朋友為一種我所信為是虛妄的恐怖而失去了，這是使我不歡的。您或者在愛我，是的；但現在的一般男子必不至把今日的婦女們委實愛到感生痛苦的。請相信我，男女兩方我全曉得的。」

她住了口，接着又拿起一般婦女們的奇怪笑容來說了一種可以信為誑語的真話

道：「而且我不配令人心醉的來崇拜我。我是時髦的。我們瞧，我不免是一個女朋友，一位美麗的女朋友，對於這樣的朋友，您或許有些情分的，但是切不可過分，因為我將要警戒了。」

接着她又以一種端莊的聲口說道：「總之，我可先告訴您，我是不能夠真正繫戀於一個任何人的，我之待遇您也和待遇別人一樣，也和那般受優待的一樣，並不算頂好。我對於暴虐的人和嫉妬的人是害怕極了的。若這出於一個丈夫，我於種種都應該支持；但是出於一個朋友，一個簡單的朋友，則我對於這些與親密關係有害的情分上的苛政，便一點也不願意接收的。您瞧，我現在真同別的那般人一樣，溫良了，伙伴似的和您在談話，一點都不瞞您。這下我向您提出的正常論文，您可答應做了麼？如其不對，還有時間您儘可以走的，雖然您的情形很嚴重。以愛情分別，也可以以愛情醫治的。」

他把她瞅着，已經被她的聲音，她的舉止，她個人的種種魅力打敗了，於是覺

得在她的身邊很爲退讓而且很爲顫動的，低低說道：『我答應了，馬丹；我如此的不幸，真倒霉！您真值得人家因您而受苦的。』

她遂止住他說：『現在不說了，不必再說這些了。』

她便把一些不致令他不安的題材引來談了一會。

一點鐘後，他出來了，好痛苦，因爲他愛她；又好快活，因爲她要求他，而他也答應不走了。

三

他好痛苦，因爲他愛她。他與尋常那般講愛情的完全不同，那般人，他們心中所選中的女人彷彿完全住在神光裏的，而他乃是拿起一種疑而不信的男性的明眼把她看得清清楚楚而後才來繫戀的，雖然那眼睛從未把疑而不信的意思暴露過。他那種不安的，透關的，懶惰的，老是爲生活之保障的精神在昔本使他把情欲隄防着在

。所以在他靈的史中，除了幾件和姦，兩件死在厭倦中的短期戀愛，和一些因為乏味而斷絕的金錢愛情之外，便甚麼都沒有了。要是婦女們願意得一個家庭和一個孩子，則他便把她們看作一種有用的東西，要是婦女們來尋找的是愛情消遣，則他便視之為屬於尋歡的東西。

當他最初往馬丹德·毗爾命家裏去時，因聽過他朋友們的一些心腹之言，先就把她防備着了。他所知道的雖然令其感生興趣，令其暗有計劃，令其欣喜，可是也令他稍稍生了一點反感。因為壓根兒他就不喜歡這些博而不精的人們。但是在頭幾次語談之後，他已把她評判出來是一個極能將那傳染最大的魔力拿來作頑的人。這是一種又天然而又由學力作成的美色，輕盈而豔冶，好像一個又肥膩又纖弱的人，裝置了一雙體面的膀膊，是拿來作為牽挽，作為佞倚，作為摟抱之用的，又裝置了一雙長而纖細的腿，是拿來作為逃奔之用，如羚羊腿一樣的，以及一雙小得不留履痕的腳，這美色之在他眼裏看來，好像是一種白白希望的象徵。而且在同她交言時

，他已嘗得一種歡樂，爲他相信在時髦言談中所尋不見的。她那天賦的精神本來已經就是親密的，叵測的，嘲弄的了，而且還天賦了一種諷刺的愛撫，就不必用這些，有時單靠那感情上的，理知上的，典型上的影響，她也會自然而變一個長於誘惑的人，這在她那有陽秋的皮裏，似乎自其祖宗以來，積世所遺的詩趣，還全然存在的一般。所以才使她怎樣的美妙。

她把他選上了，也想把他征服下來同別的人一樣；於是他也逐漸的被一種想與之見面的大需要所牽制，只要他能夠來時，總常常的到她家來。這好像是從她身上所湧出的一種力量，一種風致上的，顧盼上的，巧笑上的，言語上的力量，簡直難以抵抗，雖然他常從她家出來時，總對於她所行的，或她所說的大爲憤慨。

他越覺得被這不可言喻的電流侵略了，這電流便是一個女人用來注射我們，壓服我們的，他越看破了她，明白了她，對於她的天性生出無窮的苦惱，越是熱切的想把這件事弄明白。

但他只管把她察驗清楚，只管有他那比真品德還強的理解力，却總是身不由己的被他所察出的迷住了，制服了。

凡她那彰明較著頑弄得好像一柄摺扇，隨着令她歡喜以及同她說話的男子們，就在衆人跟前或摺起或展開的風情；凡他在起初覺得奇怪，而現在覺得可怕的她那遇事都不莊重的章法；凡她那放在懈怠心上，只要消遣只求更新的願欲，凡此種種，都非常的使他忿怒，致令他一回到家中，便決心把他的造訪逐漸減少，一直減少到他不再去的一天。

到了第二天，偏又借故跑到她家去了。他的慾望增加時，他的熱度也愈高，這恰是愛情不安而痛苦確定的現象。

咳！他並不是個瞎子，然他漸漸沉淪在這情感中，却像一個人因為疲乏即便淹死了一樣，因他的小船已是沉沒而他又離岸太遠的原故。凡別人能夠認識他的他都認識，又曉得情慾之足以蔽他的聰明，但終忍不住要無明無夜的思念她。他曾用過

一種不感疲勞的決心，把這女性靈魂的黑暗底裏，以及這種又聰慧，又明悟，又理性，又孩氣，又當面親熱，而又是活動的難以懂得的混合體，換言之，即是這些聯合而成一個不合規的，感人的，流動的種種矛盾趨勢，拿來分析一番，明瞭一番。但是爲甚麼他又被她如此的迷住了呢？他曾暗自尋思其故，却不甚弄得明白，這因爲他的天性是反映的，長於觀察的，而又是極其謙遜的，他只宜在一個女人身上去尋找那古式的，沉靜的品德，然後一個女人似乎才能以她那溫柔的風韻，不變的繁戀來安定一個男子的幸福。

但他偏在這女人身上碰見了些意外事，一種爲新時代所產生的新鮮人物，並且又是這樣一個女人，便是新系統才開始，並不像大家會認得的，甚至就從她們尙未完備的身體中早把那勾人的風趣流露在她四周圍了。

在帝政復活（路易十八時代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四八年）的浪漫派與惟情派的迷夢女人之後，接踵而來的是第二帝政時代（拿破崙第三時代自一八五二年至一八

七〇年）只是追求實際快樂的女人；其後的女性又發生了一種新變化，變成一種精緻人物，感覺是不準的，靈魂是不安的，是動搖的，是無決心的，好像把那種種用來靜止神經，激刺神經的麻醉藥麻醉過了的一樣，好像吃過殺人的哥羅芬，好像吃過把夢寐引起，把感覺絕滅，把情緒催眠的以太與嗎啡一樣。

他還在她身上嘗得了一種技巧的，作態的，只在風情上用心的女人的滋味。這簡直是一個非凡的，悅目的，迷魂的，雅緻的奢侈品，一見了她便可迷住人的眼睛；一到她身邊便可震動人的心房，搖惑人的志願，宛同在許多美饌之前起的一種食慾，而這東西又有片玻璃窗把你們隔開，特為預備出來，特為陳設出來勾引你們的饑火一樣。

當他決意走下那個深淵的斜坡去時，却也把它所引起的可怖的危險沉思了起來。他將來的變化是如何的？怎樣的辦呢？她或許會把她同眾人做過的那種行為再做一番罷：一定會把他引到這樣一個境地上，即是人之隨着一個女人的好惡而進退，

如同狗之隨着一個主人的脚踵一般，而她也一定會把他編制在那多少有點名氣的寵愛隊伍中去的。但她果同那般人頑過這把戲嗎？何以就在他那傾心於其間的趨勢當中，他沒有察覺一個人，只一個人，爲她愛過，當真的愛過一月，一天，一時呢？

他每每從她家裏把那不使交情冷落的晚餐吃過之後出來，總不住口的同他們說着。他覺得他們都還在迷惘，都還在不高興，都還在頹喪，仍然是那等在實際上未曾滿足過的男子。

沒有的，在這種公開逞奇的運動者中，她並不曾愛過一個人；但是他，在這種人的旁邊更不行了，他的聲名在一羣人或在一所客廳中經過時，真不能引人回頭，真不能使人注目，然則他之對於她却算甚麼？一點甚麼都算不得，只算是一個木偶，一位尋常先生，一個對於出衆女人而成爲平常的，有用的，不出色的傢伙，好像人家和在水裏而喝的葡萄酒一樣。

若果他是一個有名人物，他還可以充得這個角色，拿他的名望還可以把這角色

變得稍微高貴一點。但他却是個無名的，所以他便不願意再來幹了。因而才寫信去向她告別。

當他接到那封短短的回信時，真感動得好像一種幸福竟自落到他身上來了，又當她叫他答應不必走時，他更快活得好像得了救的一般。

彼此才安安靜靜的過了幾天；當其隨着病勢之後而來的和平既靜止了，他覺得那想她的願欲又長大了，又燃燒了。雖則曾下決心並不向她說一句，可是他沒有答應連信都不寫的；因此有一夜，當他不能睡時，好像她在那通宵擾攘的愛情失眠中把他佔有了的一樣，便幾乎不由自主的坐在桌子跟前，在一幅白紙上把他所感覺的通通吐露出來。這並不是一封信，只算是些註釋，是些語言，是些思想，是些痛極的顫，集合攏來變做一些字兒罷了。

這才令他平靜了；彷彿他的悲傷真個輕減了好些，於是躺將下來，果就睡着了。

次日起來，把這幾張紙又讀了一遍，忖度着都是很動人的，遂把來封起，寫上地址，直等到傍晚，才遲遲的送到郵局去，好叫她睡起時剛剛接到。

他仔細想來，她斷不致於對這幾張紙發氣的。但凡珍貴的婦女們，對於這種誠實言情的信，必能盡量寬容。並且這些信，當人家寫時，還是用着顫動的手，用着被一張面影撐滿，惹瘋的眼睛寫成的，所以輪到她們讀時，心中也定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

在這天的下午，他遂走到她家來，要看她如何來招待他，以及她說些甚麼。那裏曉得麥歇布拉東正抽着紙煙和他女兒在講話。他常常這樣整時整刻的伴着她，好像並未拿她當作女兒看待，而是當作朋友在待她。她曾在他們的關係裏，同他們的情分裏，放了點愛情供奉上的調和，是她自己奉與自己，也是她所需要於衆人那種供奉。

當她一見馬立約耳走來，她臉上就帶了種欣喜的開朗氣；急忙伸手出來，她的

微笑好像說：「您很令我歡喜的。」

馬立約耳深望她的父親立刻走開。但麥歇布拉東却並不走開。雖然他很知道他的女兒，並且好久就沒有疑慮她了，相信她已是沒有性的問題，然而老是拿起一種好奇的，不安的，還帶有一點丈夫的注意來管束她。他很想知道這位新客何以能有這樣經久不敗的運氣，並且是怎樣的人，有甚麼價值。或是一位簡單過客同別的人一樣嗎，或是家常團體中的一員？

因此，他就安然坐在那裏。馬立約耳立刻便懂得這人是不能離開他的。便同他好起來，並決定去誘惑他，如他所能的做去，估量凡是一種善氣迎人的意思，或至少一種中立的意思，總比一個敵對者好得多。他費了一些神，做得極快活，極開心，沒有一點感慨的神情。

她尋思着很滿意的：「他不是蠢東西，這齣戲扮得還好。」

麥歇布拉東也想到：「好一個可愛的人，對於他，我女兒或者不會失神落智的

，如對於那般「子一樣。」

馬立約耳忖度該走的時候到了，他遂離開了這兩個人，讓他們去迷惑他。

但他一出這房子，精神上却煩惱極了。在這女人的身邊，他已痛苦得如被她拘禁的囚人一樣，覺得枉自去打動她的心，直同一個閉禁的人拿起拳頭去打那鐵門似的。

他一定是沉溺了，也就不再打算把她捨去：於是，既跳不出定命的支配，他便決定用點手段，忍耐着，堅持着，假裝糊塗，用着巧妙的方法，以及她所貪得的供奉，以及使她迷醉的崇拜，以及一任自己被勾引去的那種志願奴隸的態度來征服她。

他的信很爲得勁。他打算再寫。他遂寫了起來。差不多他每夜走回家去，被白日一些不安的事情激起，這時他的精神便在一幻境當中，只注意於如何的使她感生趣味，如何的來感動她，因就坐在桌前燈下，很興奮的去追思她。於是許多怠惰的

人，因為懶的原故，任其死在心中的詩芽便在這種需要中長大起來。得虧在他那逐日不同的願欲所更新的種種形式之下，將那些同樣的事，那種同樣的事，即是他的愛情，寫來寫去的原故，而後才把他的狂熱在這溫柔文學中鼓動了。他鎮日都在搜索，都在為她把那難以捉摸的印象尋出來，這印象原是為那興奮的情緒從腦中激發出來，宛同一些火星似的。他便如此的將他自家心上的火吹起，使它熊熊然的成為大火，因為這些真正動情的情書，寫的人往往比收的人還更危險些。

也得虧他能自持在這種沸騰的地位中，也得虧用着一些字句把他的血弄暖了，也得虧由着一種專一的思想使他靈魂穩定了，於是他對於這女人才漸漸的將那實際上的概念忘却了。不再像當初剛見她時那樣去評判她，現在只是從抒情辭語中在看她；並且他每夜所寫的，在他心裏也變得同真的一樣。這種日常的理想工作把她向他表現得差不多如在夢中相見似的。況且他以前的抵抗力已在馬丹德·毗爾侖對他證明過的親切情分跟前坍塌的了。在這時候，一定的，雖然他們口裏都沒有說過甚

麼，而她委實比較對於衆人更要喜歡他些，並且她也公然對他表示過。所以他就以一種瘋狂的希望來尋思，到末了她或者會愛他的。

她果真帶起一種複雜的，天真的快活，受了這些信的誘惑了。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能以這種方法，能以這沉靜的蘊藉，來諂媚過她，親熱過她。從來沒有一個人會有這樣的思想，於她每晨睡起之際，便由侍女拿着小銀盤把一個紙信封送到她床上去做她感情的早點。這裏頭尤有可貴的，便是他絕沒有說過這些事，他自己彷彿是不知道似的，在客廳中他依然比那些朋友還更冷淡些；他又並不把暗地給與她的
那些柔情做過一點兒暗示。

她從前自然也接過許多情書，但多是另外一種聲調，不甚含蓄，很急迫，很像帶一些命令式的。當三個月中，即是病症的三個月，納馬特也曾費工夫給她通過一種小說家美麗的信，很誘惑的，是一種馬立滿德的文體。目前在她書桌的特別抽屜裏，她還把這幾封極細緻，極迷人的信扎藏着存，這信是出於一個真正動情的文人

之手，他曾用他的筆尖把她愛撫到成功之望已絕的那一天才止的。

馬立約耳的這信却不同，是一種極有力的志願的集中，是一種極正確的誠懇印象，是一種澈頭澈尾的服從，是一種可以經久的忠誠，所以她接到它，折開它，咀嚼它，總是帶着一種別一些爾扎尙未給過她的欣喜在。

她對於這個男子的友誼是明顯的，因她常常請他去看候她，以致馬立約耳在他的關係裏頭更其絕對的謹慎起來，同她言談時，也像並不知道曾在紙片中崇拜過她的一樣。她忖度這種奇怪的情形，真是一種書上才有的，於是在她深深的滿意裏頭，覺得這個如此在愛她的人恰就在她的身邊，因就尋出了一種活潑的同情酵母，使她拿起一種特別的樣子來看量他。

直到現在，在一般因她而震動的人心裏，她已曉得都有些奇怪的經營，雖然仗恃她的風情不屑去窺探，終不是她獨自一人操縱得了的；她從這中間察見了，看出些不足使她動心的強而有力的顧慮。於是因為馬西華便連音樂也嫉妬起來，因為

納馬特便連文學也嫉妬起來，此外還常常嫉妬幾件別的事，她之所以不高興，便由她所得的只是一半的成功，但是在她跟前，她又沒有這種力量，能夠在這般有雄心的男子們，成名的男子們，或藝術家的靈魂中把一切趕開，這因為事業之於這般人便等於一個情婦，沒有一個人能把他們分得開的，而且只要一下碰見他們的一個，它就成了他的一切了。至少他也是這樣發誓的。就中只有肥人斐士倫倒確實在愛她，然而這却是肥人斐士倫呀。她看穿了沒有一個人於她具有這樣章法的；所以她對於這個把勝利給與她的小子私心甚為感謝，因而就取了一種溫柔的行動。現在她正在需要他，需要在她的跟前，需要他的顧盼，需要隸屬於她，需要這種奴隸的愛情。他好在對於她的虛榮並不如別的人那樣恭維，而加勁恭維的却是這種把一個風騷女郎的靈肉完全統治着的至尊些，如她的驕矜，她那喜弄權威的本能，她那沉靜女性中的凶猛本能等等。

她漸漸的就拿起一種日漸蠶食不盡不止的態度，如同佔據人國一樣，把他的生

活全壟斷了。她所安排的一些盛會，或在戲園中進出，或在大飯店去晚餐，無非爲的是他：她拿起一種征服的滿意把他拖在後面，簡直不能離開他，寧可說不能離開他這被誘惑的奴隸地位。

他追隨着她，很高興的覺得被她優待了，覺得被她的媚眼，被她的柔聲，被她種種怪想頭愛撫了；並且只生活在一種願欲與愛情的轉運中，又瘋顛，又發燒，如像害熱病似的。

第
二
部

馬立約耳剛剛來到她家裏。雖然早晨她曾給了他一個電報，約他來相會，但她此刻還沒有回家，馬立約耳因就在她家裏等着她。

在這間客廳裏，他覺得甚麼東西都可愛，甚麼東西都令他欣喜，然而每次當他一個人在這裏時，總覺得心裏就難過起來，呼吸也有點急迫，人也有點不暢快，她未出現之前，總使他坐不住。於是在這種幸福的等待中間，他就徘徊起來，生恐有些意外耽擱使她不得回來，或者要到明天才會得着。

當他聽見一輛車子到大門前停住了時，他就希望的震動了一下，及至門鈴響了之後，他方不狐疑了。

她進來了，氣色匆匆的，高高興興的，帽子還戴在頭上，是她向來所無的樣子。她道：「我有件新聞要告訴您。」

「是甚麼？馬丹。」

她看着他笑道：「甚麼！我就要到鄉間過幾天去了。」

一種突兀而強的煩惱便湧上心頭，問道：「哦！您這麼得意告訴我的才是這件

事啦！」

「是呀！請坐下。我一總告訴您好了。您曉得的，或者您不曉得，我那可憐母親的兄弟，麥歇哇耳撒西，是一位橋梁總工程師，他有一點產業在阿拂郎失，他同他的老婆孩子都在那兒過活，因他的職業也在那兒。從前每年夏天，我們都要到那兒去的。今年我不願意去；但他就發了氣，很把我爸爸數落了一番。說到這上面，我給您談點心腹話，爸爸是嫉妬您的，他也把我數落了一番，說我太自重。您以後該少來幾次才好。但您不要煩惱，許多事我都爲您安排好了的。爸爸因就責備我，定要我答應到阿拂郎失去過十天，或十二天。我們禮拜二早晨就走。您對於這件事有甚麼說的沒有？」

『我說您只是使我難過罷了。』

『就是這些嗎？』

『有甚辦法呢？我又不能禁止您不走。』

『您竟沒有辦法了嗎？』

『可是……可是沒有……我不曉得有甚麼方法。您呢？』

『我呀，我倒有一點意思，就這麼樣：阿拂郎失是接近聖密舍爾山的。您曾認得聖密舍爾山麼？』

『不認得，馬丹。』

『這樣好了！下禮拜五，您儘可以起一種遊覽這勝地的念頭。您儘可以住在阿拂郎失，禮拜六下午黃昏時，儘可以到公園去散步，那園是臨着海邊的。我們就在那裏做一個不期而遇。爸爸自然要做臉色，我却不管他。第二天，我就設個計策，我們同着那一家人一齊往修道院去遊玩。您就做得極其歡喜，裝得極其可愛，您願

意時，本可以做得像。先把我舅母征服下，於是您就在我們下山的那個客寓中請大家吃一頓晚餐。大家就睡在那地方，我們只能在第二天分手。您就從聖馬羅回家，八天之後我也就回巴黎了。這意思好不好？我是不是一個好人？」

他極其稱謝的低低說道：「您真是我在全世界所最愛的一個人了。」

她道：「噓！」

他們彼此斷看了幾秒鐘。她含着巧笑，並且在這笑情中把她的謝意，把她心坎上的謝意，以及很誠懇，很生動，幾乎變得溫存的同情給他送了過來。他哩，便拿起兩隻要把她吞下去的眼睛把她望着。很想撲在她腳跟前，打幾個滾，咬她的衣裳，喊出幾句話來，使她看見他那不知云何，以及自頂至踵，浸在身體中猶之在他靈魂上的那種不可言喻的痛苦，痛苦的就因為他的愛情，他的恐怖而細膩的愛情，全不能給她表示出來的原故。

但無須他表示，她早已懂得了，如像打槍的，猜中他的子彈在那紙版上蒼蠅大

的黑點地方，定要打一個窟窿的。在這個男子的心中，除她之外更無別的了。他之對於她遠過於她之對於自己。所以她很高興，覺得他是很風流的。

她很和藹的向他說道：『然則，決定這樣我們就同意做去了。』

他的聲音早被情緒咽住了，咕咕巴巴的說道：『是極，馬丹，決定這樣了。』

又息了幾秒鐘，她便不託別故，逕直對他說道：『今天我不能久陪您。我回來就專爲向您說這件事，因爲我後天就要動身。明天一天我很忙，並且今天在晚餐前我還得跑四五趟哩。』

他立刻就很困苦的站起來，他是除了不離開她之外，更沒旁的想頭的，於是親了她的手，便各自走了，心裏頭雖有點不快，但希望却很大的。

他所過的這四天真長。這幾天在巴黎，寧肯不說話，寧可冷落朋友，一個人他都不會。

他準於禮拜五早晨搭八點鐘的火車。那一天他睡得很少，發寒發燒的來等待這

個旅行。在他黑暗岑寂的房間裏，只聽見一些晚馬車的輪蹄聲，越惹動了他起程的心願，過這一夜，好像坐在牢裏一般。

自從黎明的熹光射進垂着的窗簾，就是那每天清晨的愁慘灰色的微光。便跳下了床，打開窗子把天色望了望。生怕遇着陰雨的天氣。天氣却很好。一點兒薄霧飄蕩着，倒是晴明的預兆。他極其快樂的把衣服穿好，兩點鐘以前他就準備妥貼，因為那種急於離家的不耐煩，咬着他的心，非趕快上路不可；並且他僕人也剛等他收拾完了，便去叫了部馬車來，生怕遲了，就尋不着似的。

這車子最初幾下顛頓對於他就像幸福在搖動一樣；可是當他跑進蒙八辣士車站，才是一樁困難事，方曉得火車開時還有五十分鐘之久。

有一個車室恰是空的：他便把它全租了，以便獨自一人好舒舒服服去做他的好夢。及他覺得啓行了，對着她奔了去了，已被快車迅速而安穩的輪轉載着走了，在這種靜境中，他的熱望反而越是增加，於是就生了一個蠢孩子的怪想，很想用力去

掀起那粗綑包的車壁，給車子添一點速度。

走了好久，直到日中，他仍然很感動的在等待，很麻木的在希望；漸漸的一走過阿爾釀當時，那一片羅爾莽地的綠色才把他眼光從車窗上引了出來。

這列車穿過一帶跨在山谷上面一起一伏的長地方時，只見這裡的一些農莊，牧場，種蘋果的草地，一處處都環繞着許多大樹，濃密的樹頂，在太陽光下好像是透亮的。已到七月末了；正是豐收時節，這時候號為強健乳母的土地更把它的生命與精力花發起來。在一切園場裏，是由一些綠葉高垣把它分開，或把它聯結起來的，許多褐色雄牛，許多肋上生有又模糊又奇怪的斑紋母牛，許多額頂很寬，喙上有刺毛，而樣子又凶猛又高傲的紅色牝牛，也有挺立在園場之側的，也有肚子吃得極飽睡在草地上的，接連連穿過這一片膏腴之邦，全看不盡，因此，那土地好像全流着果子酒與肉的汁在。

到處都是小河，從白楊腳下同垂柳的疏幕裏流過；有些小溪，從深草中一閃，

又不見了。到很遠處又現出來，一派肥沃的鮮氣把全部田野都浸遍了。

馬立約耳坐在這快車中，接接連連飛奔過這等美麗的蘋果園，中間又養着許多畜羣，不禁把他的愛情也遊移了，迷離了，分開了。

但是當其在阜里坦小車站換車時，又重新不耐煩起來，到最後的四十分鐘，把他衣袋裏的錶總不只摸出過二十來回。隨時他都伏在車窗上，末了才從一帶不很高峻的淺山上望見她正在那裏等他的那座城池。這車子已走得緩了，他只有一點鐘的距離，便要不期然的在公園散步時會見她了。

一輛旅館的大馬車將他接着，就只他一位旅客，幾匹馬拉起，緩緩向着阿拂郎夫斗峻的道路走上去，這裏的房子，全繞在山的高處，遠遠望去直是一個堡壘。但是走近了，却是一座美而且老的羅爾莽地古城，小小的居宅都很整齊；而且是一樣的一堆一堆的重疊起來，頗有種古代尊嚴和近世不羈的樣子，中古和村野的樣子。馬立約耳把他的提包丟在房裏之後，立即問人往公園的路怎樣走，跟着就大踏

步走了去，雖是早去了一點鐘，但他總希望或者她也去得很早的。

到了柵門前，只一看，就曉得是個空園子，或者幾乎是空的。只有三個老年人在那裏徘徊，都是本地紳士每天下午閒時到此來散步的；還有一羣英國人家的瘦腿孩子們，也有女的，也有男的，都圍着一個棕色頭髮的家庭女教師在那兒嬉戲，這教師心不在焉似的望着前面，像正在夢想別的事一般。

馬立約耳前去尋覓路徑時，心裏早跳了起來。他走到一條濃蔭匝地的大榆樹道上，這路恰將這花園截成了兩部，憑中伸開去的便是密葉構成的厚穹窿；其後，走到別一部份，便忽然傍近一片巍臨天際的露臺，他登時就把那使到這地方的原故撇開了。

就從他站立的這一端的台基脚下，展出去的便是一片意想不到的沙原，這沙原的遠處直與海天混爲一色。一條小河就由此中流過，並且在那太陽火炙的藍天下，還映着許多點染在沙原上的水涼的波光，彷彿平沙上開了許多大窟窿，中間又另有

一個天地似的。

黃沙中間，離海岸有十二或十五基羅邁當遠處，還沒在一些退去的潮水當中，便是一座奇形怪狀，金字塔一樣的尖銳岩石，頂上戴了座大教堂。

在這片廣漠的沙嶺中，只有一個蹣跚在活動泥淖之上，圓背的礁石，做這大教堂的近鄰：這是有名的董北乃倫礁石。

更遠處，於一行藍色浪花的綫上，還望得見許多別的礁石，都浸在水裏只露出褐色的背脊來；接着把眼睛從左邊天際線上轉過去，便可以由這多沙的寂鄉一面，發現一片廣闊的羅爾莽地地方的綠原，樹木之多，很像是一片無邊際的大森林。所有的天然現象，只在這一個地方，突然的表示出來，顯出它的偉大，它的能力，它的鮮明，它的優美；於是人的視線從森林的幻影上移過來，便又來看這座花岡石山，孤孤單單的蹲踞在沙嶺中，拿起它稀奇古怪的面目，巍臨着那平沙茫茫的海岸。

馬立約耳原也是好奇的，每遭奇景，總不禁心曠神怡，大抵這些奇景全在旅客

眼睛留連的一些生地方中，所以那種奇異的樂趣，便猛然侵入了他的心上，使他發起癩來，他精神很爲感動，很爲軟化，已把他那絞心的事情忘記了。但是悠揚的鐘一聲響，方把他警醒了，希望他們巧遇的狂熱又重新勾住了他。這園子差不多常都是空的。英國孩子們已不見了。只那三個老者還在做他們單調的散步。他也照他們一樣走了起來。

不久之間，她定然會來的。一定會從走向露臺的這條路端上望見她的。他一定先認出了她的身材，她的步法，隨後又認出了她的面目，她的巧笑，並且一定會聽見她的聲音。真好運氣！真好運氣！覺得她漸漸的走近了，還在那尋不着，看不見的地方，但她想着他在，可知她就要看見他的。

他幾乎發出一聲微呼來。因爲一柄小藍綢傘，彷彿小得只有一個傘頂，在那邊一叢灌木之上，一閃的走了過去。定然是她無疑了。接着一個小孩子現了出來，一面滾着鐵環；其次又是兩位太太——他認得就是她，後面有兩個男子；他父親同另

外一位先生，她全身都是藍的，好像春日的天色。啊！是的！他沒有辨清面貌之前，就認識她了；但不敢就對着她走去，覺得自己要咕咕巴巴的，面紅筋漲的，在麥歇布拉東懷疑眼光之下，他真不知怎樣來解釋這種不期而遇的事情。

但他還是迎着他們走去，不住的舉着腿，好像只留心在瞻望天邊。可是她並不費力去做那種驚詫的樣子，就這樣的招呼他道：『日安，麥歇馬立約耳，景緻好極了，可不是？』

這個招呼倒把他噤住了，不曉得用什麼聲口去回答她，只吞吞吐吐的道：『哦！是您啦，馬丹，真好運氣碰見了您！我好久就想來把這美妙的地方認識一下的了』

。』
她笑着道：『可是您偏選了這個時候，我正在這裏。在您那方倒是十分可喜的』

接着她就介紹他道：『這是我好朋友中的一位，麥歇馬立約耳；這是我舅母』

，馬丹哇耳撒西；這是我舅父，橋梁工程師。」

彼此鞠躬之後，麥歇布拉東同這少年只冷冷的握了一下手，大家又繼續散起步來。

她把他位置在她與她舅母的中間，又很快的送了他個眼風，這眼風頗有種沒氣力的樣子。她又說道：「您於這地方是怎麼樣着想的？」

他道：「我，我想我從沒見過這樣美的。」

她道：「啊！若您在這裏住上幾天，如像我一樣，您才覺得它真刺激您。它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印象。在那些沙磧上的海潮，真個是永不停止的大運動，一天兩次來沖洗這地方，並且快得很，飛馳的馬都跑不過它的前頭去，這樣出奇的景緻，天公隨便的給了我們，我發警說它竟使我神魂都飛越了。我已不復知有自己。是不是這樣的，舅母！」

馬丹哇耳撒西，是一個灰色頭髮已經老了的女人，是一個外省的名太太，是一

個學生習氣尙未脫盡的高等職員總工程師可欽敬的妻子，據說她從未見過她甥女有這等得意的模樣。她想了一想後，才道：「也沒有甚麼奇怪處，總由人太少見的原故，也與她一樣的，平常只是看戲臺上的佈景去了。」

『可是我年年差不多都要往底厄卜同土威爾海邊去的哩。』

這老太太笑道：「底厄卜同土威爾，除了尋朋友外，人是不去的。那里的海水只爲洗一些巧遇的。」

這話說得好簡捷，或者沒有甚麼不好的意思。

大家又走到露臺上來，這臺彷彿把衆人的脚不知不覺就勾住了。無論在園的那一方，不由人不歸結到此地，猶如皮球之在斜坡上滾走的樣子。此刻西下的太陽映在修道院高高的影後，極似張着一幅又透明又輕密的金色帷子，這修道院已漸漸的黑暗了，儼然一個絕大的雕花框子嵌在一片光明的布上。但馬立約耳並沒有看這些，所看的，只是身畔那張裹在藍雲叢中的嬌豔面孔。他從未看見她像這樣的精雅過

。他不明白何以她好像變了一個人，覺得很顯明，一種流露在她肌膚上，在她眼睛中，在她靈魂裏的出人意外的鮮明，這是一種從這個地方，這帶天氣，這片光明，這種綠色上而來的鮮明。他簡直不會像這樣認識過她，像這樣愛過她。

他在她身邊走着，又尋不出甚麼話來對她說；她袍幅的摩擦，有時她手肘的微觸，他們眼光的交合，完全把他刺殺得好像把男子的個性全給殺死了一般。於此他才猛然覺得他已被這女人的交際摧毀了，被她吞沒了，他現在算只剩了一點想頭，一點招呼，一點崇拜。她已把他以前的那個人消滅淨盡，如同人家燒了一封信似的。

她看得很清楚，也懂得這種絕對的勝利，於是就顫動着，搖惑着，更爲活潑得如同在這田野氣中，以及在那充滿光力的海氣中一樣，並不看他，只向他說道：「我極爲高興的看見了您。」

跟着她又說道：「您打算在這裏住多久？」

他道：「若今天能算一天，便是兩天。」

隨後他就轉身對那位舅母道：「馬丹哇耳撒西能不能惠許我偕同您的丈夫明天往聖密舍爾山去頑一天？」

馬丹德·毗爾命遂代她親戚答道：「既然我們有運氣在這裏碰見您，我斷不答應他們拒絕您的。」

工程師的老婆便道：「是的，麥歇，我誠心的答應了，可是您今晚須得到我家裏去晚餐。」

他鞠了一躬也答應了。

這下登時就把他歡喜昏了，這種快活便是你們得到一件極有希望的新聞時在心裏所發生的那快活。但他現在得到的是甚麼呢？參入他生活中來的是怎樣的新東西呢？一點甚麼都沒有；只不過從那不可靠的推測裏，他酒醉似的覺得在消魂罷了。

他們在露臺上散了許久的步，直至太陽沒了，看見火一般的天邊，畫了一個黑影而花岡石山岩上的薄霧也起來了方罷。

這個時候他們兩人只談了些簡單的事情，把大家在一般奇景前頭所能談的，說了又說，有時又斷看一眼。

其後大家都回到別墅來，它建築在阿拂郎失的出口處，一個臨着海灘的體面花園當中。

馬立約耳原本就打算要謹慎些的，加以麥歇布拉東的一副冷淡的神情，和那差不多是仇對的樣子，正令他有點不安，所以很早的便告辭走了。當他拿着馬丹德·毗爾命的手指放在口邊時，她就以一種奇怪聲音一連向他說了兩次道：『明天再會，明天再會。』

他一走後，麥歇同馬丹哇耳撒西，他們許久以來，就依外省的習慣，提議去安息。

馬丹德·毗爾命道：「可是我還要往園子裏去走哩。」

她父親道：「我也一樣。」

她遂起身出去，圍着一條紗巾，他們相傍着向那條明月所照的沙路走去，這路通過那些青草地與那些叢林，彷彿一條小河似的。

稍稍寂靜了一會，麥歌布拉東才細聲的說道：「好孩子，你可給我一個斷語，就是我從沒有給過你一番勸告嗎？」

她曉得起了勢了，因就對這攻勢準備起來，說道：「請您原諒，爸爸，您至少也勸過我一次。」

「我嗎？」

「是的，是的。」

「是一番關於……你生活的勸告嗎？」

「是的，而且是一番糟透了。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若你再勸我別的，我斷

不照着做了。」

「我勸告過你甚麼來呀？」

「就是勸我嫁給德·毗爾命那一次。以此就證明您缺乏判斷力，缺乏明澈的眼光，沒有普通男子的知識，並且特別不懂得您的女兒。」

他默然了幾秒鐘，頗有點吃驚，並且有點窘，其後方緩緩說道：「是的，那一次我錯了。但是在做父親的意見裏，我敢斷言今天所勸你的却不會錯。」

「請說罷，能依從的我總依從。」

「就是這一點，你上了當了。」

她便大笑起來，笑得很厲害，並且把他的意思補足道：「可不是就上了麥歇馬立約耳的當嗎？」

「是上了馬立約耳的。」

她便道：「您大概忘記了，我已經上過麥歇喬治·德·馬爾蒂的當，上過麥歇

馬西華的當，上過麥歇喀士東·德·納馬特，以及別的十來個人的當的，您都會嫉妬過，如今我竟不能尋找一個溫良而忠實的人，而不使我那一羣人狂怒的了，頭一個就是您，您那天性真像給了我一個尊嚴的父親和一個總監督似的。」

他道：「不如此，不如此，你絕不會上過一個人的當，反而在這種朋友的關係中，你還長了許多鑑別力哩。」

她粗聲暴氣的說道：「好爸爸，我已不是一個小姑娘了，我答應您對於馬立約耳不更比別的朋友增加關係就得了，您一點也不要害怕。而且我承認是我叫他到這兒來的。因我覺得他還風流，也比那般老朋友要聰明些，要少自私些。這也與您的意見相同啦，就是您相信發現我把他更寵愛了一點的那天。啊，您並非頂討厭的人呀！我是很明白的，若我高興時，再向您細說罷。總而言之，麥歇馬立約耳很令我歡喜，所以我曾自家相商要同他作一度不期而然的旅行，倒也是可愛的，像這等既然能夠使我們消遣而又不蹈危險的事，也要自家禁不許爲，真就太笨了。況且您

又在跟前，我也不至於犯甚麼危險的。」

說完後更坦坦白白的笑了笑，她也明白每句話中的意思，並且很明白她已用那狐疑的觀念將他拘束起來，意思就是疑他好久就在嫉妬了，她現在很爲高興，因她竟能用一種隱約的，未經聽聞過的，大膽的調皮把這種意思發現出來。

他不言語了，很不自在，很不高興，很生氣，覺得她居然在他做父親的不安的心裏，把他自己也不願知由來的一片隱恨給猜想出來。

她又道：「一點也不要害怕。這是很自然的，在這種季候中，同着舅父，舅母，您，我的父親，以及一位朋友往聖密舍爾山去散一回步。況且大家都不曉得他的。即使有人曉得，也沒有一個人能說甚麼。待我們到巴黎，我一定把這位朋友安頓在別的那些隊伍中去的。」

他道：「就是了，放下他罷，我也不說了。」

他們又走了幾步。麥歇布拉東問道：「我們回屋裏去了罷？我很疲倦，要睡去

『我不，我還要散散步哩。這月光真好！』

他很留神的咕嚕道：『不要走遠了。人是拿不定會碰見甚麼人的。』

『啊！我就在這些窻子底下。』

『那嗎，請了，好孩子。』

他匆匆把她額角親了一下，便進去了。

她稍稍走遠一點，在榆樹底下一條埋在地上的粗板凳上坐下。這一晚很溫和，田野間的塵氛；海中的氣息，濃霧的光明，四下都充滿了，因在這中天耀眼的明月之下，一帶海灘全被水蒸氣籠罩完了。

水蒸氣升起來好像一片白烟，遮着那一帶沙邱，現在海潮漲起，當然早被淹沒了。

密舍·德·毗爾侖兩手交叉在膝上，雙眼老遠的眺望着，彷彿要把這一片黯淡

而又不容易透過如同黃沙一樣的大霧穿將過去，在心靈中間去尋那不可見的東西似的。

這時，假若在巴黎的裝飾室裏，她正坐在鏡子跟前，已經自問了若干次：「我愛甚麼？我意欲甚麼？我希望甚麼？我願意甚麼？我是甚麼？」

在她自喜其成爲她這個人，以及一種歡樂的需要外，這些都是她委實消受得不少的，她心上並不感覺有別的，只是一些行將消滅的好奇的情趣。她雖是慣於去注視，去研究她自己的容貌，她的個人，然而却深知並不如去考察她的靈魂。直到現在，她還是只取了一種把別人感動，而難於使自己興奮，至多只能令其開心的模糊興趣。

但她每次覺得在心上對於一個男子發生一點親切的念頭時，每次一個對手女人同她爭奪一個她所獲的男子，把她婦女的本能激動，因而在她血管中點燃了一點緊戀的燒熱時，她總覺得在這已死的愛情上，察覺出一種比那成功以後惟一的歡樂還

更熱烈的情緒。但那熱烈總不經久。爲甚麼呢？她疲倦了，她自以爲沒味了，或者她看得太清楚了。在一個男子身上，所有起初令其快活的，所有起初令其起勁的，不安的，使她動情的，使她牽掛的，不久便顯得認清楚了，尋常了，鄙俗了。他們好像都不一樣；各個人似乎都有他的天才，都有他的品德，值得明明白白的把她長久把握住，並值得把她的心丟在一種愛情中去的。

何以如此呢？是這般男子的過錯，或是她的過錯？是這般男子缺少她所期待的，或是她缺少足以使人愛的？人之愛，是因爲猛地碰着一個生物，便老實相信是爲他而創造的，因而才愛之的嗎？抑或是生來便賦有愛之能力，於是便愛了起來呢？有時她覺得大家的心上似乎都像身體一樣，長有幾隻肩膀，長有幾隻又溫柔，又伸着的膀膊在拉她，在摟她，在抱她，似乎她自己的膀膊却是殘廢了的。只有一些眼睛在她的心上。

大家不是常見一些男子，一些上等男子，偏偏澈頭澈尾去愛一些無思想，無價

值，又不體面，毫無配得上他們的女子嗎？爲甚麼呢？何等的神祕呢？這樣人類的變態，斷乎不僅僅是一段天緣，而是人心中早有的一種根苗，突然發起來的原故。她以前曾經聽過多少的心腹話，曾驚異過多少的隱情，乃至還親眼看見過從那狂醉中間忽然而來的變像爆發在一個靈魂當中，而且她也曾思量過多少次。

有時，她會帶着一種幾乎難信的，嫉妬的，垂涎的驚異，在這社會當中，換言之，就是在這佳賓盈門，清客滿室，到處都是人所用爲自娛，用爲消遣的小小狡猾的糟糕社會當中，發現一些生物，也有婦女，也有男子，在這些人的身上，都要產生一些出乎尋常的事的。這現象並非用着一種明白顯著的舉動自行顯露出來的；乃是她拿起她那不安的敏感把它覺察出來，猜想出來。因爲在那般人的面容上，笑意中，尤其在他們的眼睛裏，總有一些令人不解的，迷離的，幸福的事象，一種流露在身體當中，使肌肉與眼光加倍光明的靈魂上的快樂，要表露出來。

不知道甚麼原故，她很恨這般人。這般講愛情的每每令她生氣，不過她總是將

這一種又深切又苦澀的無明之火抑制在心裏，這火也就是那一羣把她愛得心跳的人給她影響起來的。她相信她是拿起一種又敏捷又正確的格外透關的本事把他們認識了。却也不錯，每每在社會中大家尚在懷疑時，她早就把那些關係全觀察清楚了。

每逢她一想到這上頭，那是說一想到這裏溫柔的狂念時，她總覺得自己是辦不到的，因為有了這狂念，然後才能把別一個人的相近生活，以及他的目光，他的言語，他的思想拿來去給我們，然後也才有那使我們心顫的人無能名的親密之人來到我們的身邊。然而很有多少次，因她實在被這種弄疲倦了，被這不可言喻的願心糾纏傷了，被這希望變動，希望一種老是暗中摸索而想把情分尋得的心意痛苦夠了，所以很多次她都帶起一種在她自尊心上暗暗發生的羞愧，想遭遇一個男子，能在一些時，或者幾個月裏，把她整個思想，整個身軀放在那堅強的激動中的這樣一個男子；因為在這情緒世紀中，生活是應該取得一種如夢如痴的特別意態的。

她不僅是希望這種遇合，甚至還略為的在尋找，但也不過略為而已，並且是懶

懶的，進行不力的。

所以，她對於一般只能令其着迷幾禮拜的高明男子們，總是剛有一點傾心的勢子時，遂變成了些不可救藥的失意，常令她短期活潑的心情仍舊死了。她對於他們的價值，對於他們的天性，對於他們的人格，對於他們的精雅，對於他們的品德，實在是期望得太過了。在他們中間的每一個，她老是在結尾觀察出那些傑出之士的過失，每每比他們的名望還要更顯露些，觀察出所謂能幹也只是一種特別的天賦，如像一種好目力，一種好胃口似的，不過是一種工作室中的天賦，一種孤獨的天賦，與別的人羣，並沒有甚麼多情而又密切的關係的。

但是自碰見馬立約耳以來，一件別樣的東西遂把她牽繫到他身上去了。然則她愛他嗎？她拿愛情在愛他嗎？沒有虛假，也無須特為表白，他確乎以他的情分，以他的溫柔，以他的聰明，以他那又真誠又簡單的人格引力早把她征服了。他早經把她征服了，因而她才止不住的在思念他；她才止不住的要見他的面；才覺得世界上

的人都不如他更可愛，更同情，更不可少的。像這樣是不是愛情呢？

她雖是在靈魂上並未把衆人所說的那種火焰察覺出來，但她還是頭一次覺得懷有一種願望，對於這男子很想做一點事情，過於只是一個勾引人的女友。她愛他嗎？拿來愛的，難道在她那寵臣四周憑她的心所燒起的光圈中，不應該是一個有特殊精神，與衆不同的人嗎，難道不該是那極能令你們欣喜，令你們欣喜得幾乎不能離去的一個人嗎？

在這種情形中，她的確愛了他，或者至少，她愛他的意思已很切近了。於是她就拿起一種尖銳的注意，從這裏頭深深思索了一會，便自己答道：『是的，我愛他，但我沒有突進的勇氣；這就是我天性中的缺點。』

其實在阿拂郎失花園的露臺上，適才她看見他走來時，這突進的勇氣，她已覺得有一點了。這也是頭一次，她把那種支持我們，簇擁我們，將我們向某一個人丟去的不可解的東西也感覺得了；並且在他身邊走動時，把他帶在她的左右，覺得爲

他的一種愛情炙灼着，同着西下的太陽，走到聖密舍爾山影之後，儼若一幅傳說中的幻象時，她也感受過一番絕大的歡喜。愛情的本身豈不就是一首靈魂上的古歌，一些人之於它，本能的便相信了，而別一些人則因思之思之的原故，有時到後來也會相信的？她是出於後來相信之一途嗎？她已感受了一種又柔軟又奇怪的渴望，很想把她的頭倚在這男子的肩上，很想更接近他，很想把尋不出的這種「十分接近」找出來，很想把那假意表示，久久保持的東西：她自己的祕密真情也給與他。

是啦，她對於他會有這等突進的勇氣的，就這時，在她心坎上也還有的。大約只須她在這上面再讓一步，就可以變成繫戀了。她對於人的魔力其抵抗也太過了，攻擊得也過了。要是有一晚也像今夜一樣，同着他在柳岸下去散步，並且爲酬報他的熱情，便時時把嘴唇遞給他，豈不是甜密的事嗎？

此刻別墅的窗子打開了一扇。她使回過頭去。自然是她父親在探望她。

她對他叫道：『您還不會睡嗎？』

他道：「再不進來，你要受寒的。」

於是她便起身向着房子走去。到了她臥室裏，尚把窗帷揚開，對於那一片在月光之下逐漸變白的海氣尙癡看了一會，此際她的心，在柔情揭起之下，也好像剛剛放光的濃霧一樣。

然而她却睡得很好，直待侍女進來，才將她喚醒，因爲大家得早點起身，好趕到山上去吃午餐。

一部大四輪車來載這些人。聽見輪聲在沙石上滾着，直到大門的階石前，她就俯在窗欄上去，登時就同安德烈·馬立約耳的眼睛碰着了，因爲他正拿着眼睛在尋找她。於是她的心便微微跳了起來。她很驚異，很急迫的把血管中新奇印象審視着，因爲一望見那個人，血管便跳動了，並使得血液也奔騰起來。她就像昨夜在睡着之前一樣，連連的說道：「我就要愛他了。」

隨後她和他對面時，她也看出他如此的在依戀她，如此的一個愛情病象，使得

她委實想張開膀膊並把嘴唇伸過去。

但他們只交換了一個眼風，立刻就使他的臉色高興得慘白起來。

車子走了。這是一個清明的夏晨，到處都是鳥兒的歌聲和少年的情趣。大家走下山坡，渡過小河，經過一些小村落，所走的全是石子甚多的小路，把這般坐在車凳上的旅客們不住的震跳起來。大家好久沒有談話，於是馬德丹·毗爾命便把這路的情形拿來同她舅父開玩笑；這一下算把岑寂打破了；飄飄在空氣中的快活好像都滲進了這般人的精神中。

從一個小村落走出去。那海岸忽又現了出來，並不像昨天傍晚時那樣黃，但到處都是清澈的水光，凡沙石上，凡瀟原上，全蓋的是水，車夫說：稍遠的大路上也是水哩。

當這一點鐘之間，大家都緩緩的在走，好空點時間待海潮向大海中退去。

一帶都是農莊的榆樹或橡樹的林子，是必須從這中間經過的，隨時都把眼睛遮

着，那個在滿潮時節聳立在岩石頂上，漸漸長大的修道院的影子簡直無法看見。其後，它又猛的在樹巷當中顯露出來，愈走愈近，愈近便愈出奇。鮮紅的太陽也正照着那一所教堂在，這教堂是踞在它那岩石下，嵌在花崗石中間的。

密舍·德·毗爾侖和安德烈·馬立約耳都在眺望它，跟着又彼此廝看一下，彼此跳蕩的心境上都混雜了些在這七月的玫瑰晨色中所要表現的一種詩情。

大家隨隨便便的談着。馬丹哇耳撒西講的是一些活葬的哀史，是一些黑夜裏被軟沙把人吞沒的悲劇。麥歇哇耳撒西則在爲海隄而作辯護，因爲藝術家都在攻擊它，倘着眼在岩石的交通上，以及着眼在起初可變牧場，後來可成耕地的沙邱之變化上，則又誇起它的好處來。

車子忽然停了。因爲海水正把大路淹着的。除了蓋在石路上的水衣外，別的差不多都看不見；不過人總以爲那地方必有一些深淵，一些窟窿，跌下去便鑽不出來的。所以得等一等才好。

麥歇哇耳撒西指着那將要出現的道路：「啊！海水快要下去了！」果然那些薄薄的水面都疾速的退了下去，好像被土地喝了，或是被一種又祕密又強大的力量遠遠的吸引去了一般。

他們都下了車，好切近的來把這海水又啞又快又奇的起程情形看一個仔細，並一步一步的跟着走去。在這沉溺的草原中，緩緩的一處一處俱冒了起來，露出許多綠色的斑紋；並且這斑紋漸漸長大，漸漸拱起，變做了些小島。不久，這些小島又變做了幾個大陸樣子，被許多小海洋分開；到末後海灣現出，那向着遠海退走的海潮便飛奔起來。可說這直是一幅極長的銀色布，被人拖在地上，拉了許多窟窿，許多裂紋，把些淺草原的裸形露將出來，却還沒有把那些隨之而走的棕色細沙發現哩。

大家又上了車，都站在車上，好看得分明些。前面的路已乾了，幾匹馬又走起來，但都走得很緩；因為車子顛頓失了均勢，安德烈·馬立約耳忽覺得馬丹德·毗爾倫的肩頭靠在他的肩頭上。起初還以為是車子的動搖才偶然有這種接觸；但她老

是這樣依靠着，並且往往車輪一跳，震動了她所站的地方，便覺得她身也顫動了，心也顫動了。他不敢再端詳這少婦，早被這種意外的親熱幸運得癱瘓了，於是就在一種凌亂的思想中，彷彿大醉後的一般尋思道：『可能的嗎？我們兩個都狂了嗎？』

車子馳驅起來，得坐下才對。於是馬立約耳便感覺了一種奧妙的，驕矜的，忽然的需要，就是要在麥歇布拉東跟前做一個不討厭的人，於是他就用着些當清客的注意把他留心起來。這當父親的之對於恭維話的感受力也與他女兒一樣，所以竟自受了誘惑，不多久就有了笑容了。

最後大家到了隄上，遂向着山前奔去，這山便是從沙中聳起，巍然立在大路那端的。朋托松河浸着它左面的斜坡；右邊是些生有細草的牧場，也就是車夫呼之爲海翅的地方，在那尙被海水浸着的沙邱中也占了些地位。

那高大的古跡在藍天的幕上映得更大了些，現在它那一切細小的所在全看得很清楚，第一就是它那有小鐘樓小尖塔的頭，它那翹着一些怪模樣的承露管，彷彿怪

頭髮般的修道院的頭，這是憑着我們神父們的古怪信仰，才將他們的聖堂加了冕的。

大家走入旅館時，已經將近一點鐘了，午餐是在這兒預定的。却因女店主過於小心，還絲毫沒有預備；得等一等。所以大家上桌子時很晚了，都非常的餓。但香檳酒一喝了，大家的精神才又快活起來。

衆人都覺得很高興，並且有兩個人的心更自信與幸福是十分接近了的。當其酒喝得快活，話說得投機時，那種生之幸福便在各人的身上發展了，每每到一頓盛筵之末，這幸福總會把我們鼓舞着，慫恿着去承諾一切，允許一切的，所以到餐後吃糖果時，馬立約耳便趁勢要求道：「你們可願意都在這里留連到明天不？在這裏看月光一定是極美的，今夜同在這裏晚餐也一定是極可愛的。」

馬丹德·毗爾命立刻就答應了；兩個男的也隨着應允。只有馬丹哇耳撒西因為小孩在家裏不放心，還有點遲疑，但她丈夫却極力穩定她，並向她提說她常時也都

在外面的。議決了，他便拍一通電報給他的管家婦。他覺得安德烈·馬立約耳很是可人，因他曾用了許多恭維話來認可這隄岸是應該有的，並且評判它並不甚妨礙這出的景緻如大家所倡言的原故。

離開桌子之後，遂一齊走去遊覽這古跡。大家都從懸崖上取路上去。那城，由一道有雉堞的城牆把沙磧隔着，一大堆中古時候的房子，高高矮矮建築在那修道院下面的大花岡石岩上。這城牆一路盤旋上去，拿它一些尖稜，一些銳角，一些戰壕，一些哨樓，將這古城拱衛着，再舉眼向四面一望，每個轉折處總要發現一片新的天際，所以同那城牆，在人的眼裏，也一樣是可驚歎的。大家皆默默無言，因在一頓長時間的午餐之後，不免都稍有點喘息，而把這可驚的建築物看來去老是有點驚異之感的原故。在他們頭上半空中，直是一種複雜到不可思議的東西，有箭形的尖頂，有花岡石的花，有從這一個塔通到那一個塔的弓形飛簷，說明白點，便是一種又廣大又玲瓏的營造術上的花邊，漏空的繡在蔚藍底子上，而且一隊隊的稀奇古

怪的獸面承雷管便從這上面伸出，好像是從這上面突然翹起，要飛了的一般。在海
水與修道院的中間，山岩的北部上，一片幾乎達到山峯的野坂，因有許多老樹，大
家遂呼之爲野林，這野林便從人居的盡頭處展將開去，在沙磧的深黃界限上，點染
出一片暗綠斑痕。馬丹德·毗爾侖同安德烈·馬立約耳因走在最前頭，遂都停了步
來細細觀看。她在一種毫無感覺的欣賞之中，一直倚在他那麻木的膀膊上。她向上
攀登着，很輕盈的，老是安排着同他向着這夢想不到的古跡攀登上去，或者所嚮往
的還有別一些東西。她似乎很願意這樣險峻的路，永遠不要走完，因她於這中間覺
得差不多竟是平生第一次，最爲滿足的了。

她低聲說道：「天啊！這裏真美呀！」

他看看她答道：「我只是思量着您在。」

她笑道：「我不是很有詩情的，但我以爲這裏真美，我委實覺得很感動的。」

他咕咕巴巴的道：「至於我，我直把您愛得同一個瘋子似的。」

他覺得她的手臂輕輕的一壓，於是他們又走了起來。

一個門衛在修道院的門前等着他們，於是他們就從這一道夾在兩座廣塔之中的壯美石梯上走了進去，一直走到衛兵處。接着他們便從這一個廳子走到那一個廳子，從這一個院落走到那一個院落，從這一個穹窿走到那一個穹窿，一面聽，一面驚愕，一切都覺得舒適，一切都可以讚美，立柱成林，顯出一種宏壯的美來，而上層教堂內的全部歌經臺便支持在這些大石柱的上面，就全體而論，真可謂盡善盡美的了，三層高的古跡，一層一層的聳上去，委實是一種可怖的建築物。是中古代武士派與僧侶派的營造術中最爲出奇的大傑作了。

繼而他們走到遊廊上。這更使他們驚異得只好止步在一片四方的大庭心之前，這庭心是一些頂玲瓏，頂秀麗，頂精緻的小石柱環出來的，爲世界上所有遊廊的小石柱所不能及的東西。沿着四面的走廊，在兩兩並列的精巧柱身上，上頭載着雅緻的柱帽，下面便是一道連環的石花瓣，一種變化無窮的古式花紋，一種常新的，古

怪的，文秀的，簡單的創造，爲一般純真老藝術家的作品，鐵錘之下，把甚麼夢幻，甚麼思想，全都嵌鏤在石頭上了。

密舍·德·毗爾命同安德烈·馬立約耳手臂挽着手臂，細步細步的在這中間走了一遭，別的人都有點倦了，只站在入口的門邊，遠遠的在那裏歎賞。

她站着說道：『天啊！我實在愛這地方。』

他道：『至於我，我簡直不知道我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在何處生活，也不知道我看了些甚麼。只覺得您在我的身邊，如斯而已。』

於是她就靦面的把他瞅着，笑了笑，低低的喚道：『安德烈！』

他懂得她已是傾心向他了。他們遂不再說，仍舊循路走去。

大家又繼續着把這古跡遊覽起來，不過都只草草的看了看。

然而那一道齒形的石梯又使他們分了一會兒心，這梯是安置在懸空跨於兩個鐘樓的一道環洞之內的，好像是作爲登雲之用的一般；並且他們還更爲驚詫的，一走

到瘋人路上，這是一條極其使人頭暈的花岡石小徑，又沒有欄干，循着這路可以盤旋到最後一個高塔的絕頂上去。

她問道：『這裏可以過去嗎？』

嚮導人答道：『是不許走的。』

她拿出二十個佛郎來。那人便遲疑了。全家人在這不可測的深淵與夫這無邊際的天空之前早已駭得不敢出氣，對於這冒險的舉動，都反對起來。

她遂問馬立約耳道：『大概您很可以走的嗎？』

他笑道：『比這個更困難的，我也曾跨過來的。』

於是，不管別的人，他們兩個遂各自走了。

他在前頭，向那正正臨着深淵的奇窄的屋簷邊上走去，她跟在後面，靠着牆溜將過去，低垂着兩眼。不要去看不無底的大洞，她現在很是感動，幾乎害怕得寸步難移，一面把他伸過來的手抓得緊緊的；但覺得他果然強而有力，毫不氣餒，從頭

至脚極其堅穩，她只管害怕得頭昏，也不由的尋思：『真正的，這才是個男子呀。』他們孤單單的站在半空，真與翱翔的海鳥一樣的高，所臨着的也就是那些白翼野禽，一面不停的在飛，一面拿起小小的黃眼睛在偵察着那一片天空。

馬立約耳覺得她打起戰來，遂問道。『您暈了嗎？』

她低聲答道：『有一點兒，但同您在——處，我却不怕。』

於是他就緊緊的挨着她，拿起一隻胳膊摟過去把她扶着，她得了這等可靠的援助，方安了心，也才抬起頭向遠處望去。

他把她幾乎完全摟抱着在，她也讓他抱去，並且把這令其經過天空的壯健的保護仔細享受起來，她也自自然然的知道他，這是婦女的一種奇怪自然，知道他斷不致於在這鵬程上來接吻的。

當他們下來會着那些人時，大家都正懸心吊膽在等候他們，麥歇布拉東很生氣，向他女兒說道：『上帝，你剛才所做的可真蠢到底了！』

她却拿起一種極自信的樣子答道：『並不，既然是成了功。成功者即非蠢人，爸爸。』

他把肩聳幾聳，大家遂走了下來。在大門前還站了一會來買照片，及至回到旅館，已是晚餐時節。女店主還勸他們再到與海相對的沙灘上去散一會步，好於滿潮之際把山岩這面再欣賞一番，她說，在這一方，沒有比它更壯觀的了。

雖然都疲倦了，但大家還是起了身，繞着巉崖過去，稍稍離開一點，走到那外貌堅硬其實又軟又可慮的海灘中，一到這裏，那脚本是踏在一片鋪開的黃色好地氈的上面的，像是很堅實，然而猛然就陷到小腿，原來才是些騙人的，鍍金的泥淖。

從這面看起來，那修道院忽然就把它那海洋大教堂的神氣失却了，這從遠處農莊上看去原是極壯觀的，而為恐駭海水，乃掉出一副諸侯邸宅的戰鬥面目，以及它那鑿有炮眼的大城牆，城下又是用水泥鐳牢在古怪山脚上的大火炮臺。但是馬丹德

·毗爾侖同安德烈·馬立約耳却不甚留心這些。他們只想着自己的事，只想着在彼此所張的大網內緊緊摟着，只想着兩個人一同關在那不知有世界，只看得見一個人的牢獄當中。

當他們轉回來時，坐在各人的盤子跟前，在幾盞明燈的快活光綫底下，他們好像才醒覺了，同時也才覺得他們都已餓了。

大家在桌子上留連得很久，一直吃畢，舒舒服服的談着話，把月色也忘記了。沒有一個人想出去，也沒有一個人說起這事來。那輪滿月只管以詩情的清光映在漲潮的微波上，此時海潮業已帶起它那幾乎看不見而只覺駭人的水聲捲到沙灘上來；它只管把那繞山盤旋的巖道絕壁照得雪亮，並且只管在那茫無涯際的，因沙邱之起伏而使寒光曲屈的海灘當中，把修道院所有的浪漫塔影光耀得纖細無遺——大家總無意來看這些了。

當馬丹哇耳撒西被渴睡壓着，提議去睡時，還沒到十點鐘。但提議竟通過了沒

有絲毫反動。大家極親熱的道了別後，便各自進了臥室。

安德烈·馬立約耳深知自己斷睡不着；因把壁簷上兩隻蠟燭點燃，將窗子打開，去瀏覽夜景。

他周身很無力的壓在這種虛望的苦惱之下。他本知道她就在那裏，非常相近的，離他不過兩道門，但是他之要與她到一處，差不多如同止住那海濤不令來浸沒這帶地方，是一樣不可能的。他喉嚨裏幾乎想喊了起來，並且神經裏也有種空虛的，極不安甯的期待的苦痛，他便自問要做點甚麼事，既不能支持這種寂寥的空幸福之夜。

所有的聲息，無論在旅舍中的，在這城內獨一無二的迂迴街上的，全都漸漸的死了。馬立約耳還倚在窗前。但知時間在過去，一面把上潮時的銀棧水幕呆呆的瞅着，把上床的時候極力延緩下來，彷彿感受了一種模糊天幸的預兆似的。

似乎忽然有一隻手觸着他的門鎖。他便戰動着轉過身去。他的門已徐徐的打開

。進來一個婦人，頭上蒙着一條白紗，周身都裹在一件絕大的便衣中，好像是和雪，和絨，和絲做就的。她一進來就很當心的把門閉上；跟着，好像並沒有看見他快活得雷打了似的站在那雪亮的窗窻之前，只對直走到壁爐簷前，把兩支燭全吹熄了。

二

第二天清晨，他們都要到旅館門前來告別了。安德烈·馬立約耳先下樓來，便帶起一種又幸福，又不安的緊逼的感情，把她等着。怎麼辦呢？她的態度將如何？她與他將怎樣的變化？他剛剛投身進去的是有幸福的風流韻事嗎，抑或是可怕的外事呢？她能夠隨心所欲的來造就他，或是把他弄成一個精神顛倒和吃鴉片烟的人一樣，或弄成一個成仁赴義的犧牲者，全隨她的便了。他在兩輛馬車的旁邊走了一會，因為他們的行程業已分開，他是要繼續他的誑話去完成他聖馬羅的旅行，而別

一些人則是回阿拂郎失去的。

何時他再同她相會呢？她能把到她家去造訪的時期縮短呢，抑或很遲的才回去？他很有點恐懼，對於她的頭一眼，和她的頭幾句話，因為在夜來他們短促的擁抱時，他簡直不會看見她，幾乎又沒有說過話。她雖毅然獻了她的身體，但總帶着一種害羞的蘊藉在，毫不留連，毫末把他的愛撫滿足；末後，輕腳輕手的便去了，只臨走時悄悄說道：『明天再會，我的人。』

在這草草會合與這奇怪會合之後，安德烈·馬立約耳的心上到底還留了一種男子們的說不出來的不足之感，這恰是一個人不能把他信以為成熟了的愛情之果折到手上，而同時，又是狂熱的戰勝了，差不多很有把握的希望把她最後的放縱登時就征服下的感情。

他聽見了她的聲音，心已顫了起來。她高聲怒氣的在談話，一定正在反抗她父親一種甚麼心願，並且當他在樓梯末了一級上看見她時，她唇角還帶得有那種表示

不耐煩的怒容在。

馬立約耳立刻就走了兩步；她一看見他，便笑了起來。在她忽然沉靜的眼光裏，猛就閃出一種安舒的神氣，並且還流露在她的容色中。接着，在她那婉然伸出的手中，又得了一種證據，顯見她拿自己來做禮物的這種行爲，是毫不牽強，毫不追悔的。

她向他說道：「然則我們就要分手了嗎？」

「咳！馬丹，我苦惱得很，遠過於我能出諸口的苦惱。」

她悄悄的道：「這斷不會是長遠的別離的。」

當麥歇布拉東走來時，她便很細聲的說：「說您要往不列達尼去作一度十日之遊，但不要當真去。」

馬丹哇耳撒西很激動的跑來道：「你父親對我說些甚麼？你打算後天就走嗎？」

但你至少得留到下禮拜一日去的。」

馬丹德·毗爾倫把眉頭微微一蹙，辯道：「爸爸真是個粗人，總愛說話。這海也同往年一樣，給了我一些很不舒服的神經病，我委實說過要走。因為一月以來都沒有休息過。但此刻我們尚無庸留心到這上面。」

馬立約耳的車夫來催他上車，因不要誤了朋託松的火車。

馬丹德·毗爾倫故意問道：「您哩，又甚麼時候在巴黎相會呢？」

他帶着遲疑的樣子道：「我可不很清楚，我願意看看聖馬羅，布來士，都亞乃倫，特來巴色的海岸，哈斯的海岬，阿德倫，邦馬失，摸兒比朋，所有不列達尼地方的名勝。這要占我……」

在一種默計的沉寂後，他便張大其詞的說道：「十五天或二十天。」

她笑道：「好多日子……若我的神經還像昨夜那樣痛法，那我兩天內就回去了。」

他被情緒激動起來，頓想大聲叫道：「多謝啊！」他便把她最末一次伸過來的

手，高高興興的吻了一下，一種情人的吻。

接着就同哇耳撒西夫婦及麥歇布拉東等交換些恭維話，多謝的話，極同情的話，麥歇布拉東更因他旅行的宣布稍稍放了點心，然後他才上了車，走得遠了，還回過頭來把她望了望。

他毫不留連的一直回到巴黎。在路上甚麼也沒有看見。一個整夜都搖在車箱角上，半閉着兩眼，交抄着兩臂，把靈魂沉浸在一個紀念裏，除了想着那番實在的夢外，更無別的思想。一自到了他家裏，一自第一分鐘住了下來，在這書齋的寂寞中，這裏便是他向日起居，作事，寫字，的所在，以及在他的書籍，鋼琴，四絃琴種種隣誼中間，平常覺得很恬靜的，此際却心慌起來，簡直忍耐不住，好像一種燒熱病在心裏攪起了似的。最可驚的便是既不能用心，又不能屬意，甚麼都覺得不滿足，不但把他的思想剝蝕乾淨，並且把他的身體，把那消遣生涯的平常習慣，把書籍，把音樂，全部都固定了，於是他便自審要如何做去才能把這種新擾亂平伏得下去。

。因而那想出去，想行走，想動作的需要好像出其不意的鑽到他心上，可以說這是一種由思想傳染到身體上的搗亂病，而且也只是一種按納不下的，本能的想頭，想尋找，想覓取一個人而已。

他遂決了意，披起外套，戴上帽子，打開門，已經下了樓梯，才自問道：「往那兒去呢？」忽然一個正在進行的念頭便湧上心來——便是爲要隱蓋他們的幽期密約，應該去覓一所又祕密又隱藏又美麗的房子。

他便一路尋了去，把小街跑了後又到大街，把大街跑了後又到通衢，很不安的去請教那般滿面是笑的看門人，滿面狐疑的女房東，看過了多少陳設不妥的房間，晚間回來，很是喪氣。第二天九點鐘起來，又去從事尋覓，末了在黃昏時候，才在阿夕依的小巷裏，一個花園深處有三條出路的地方，尋得了一所四無隣舍的院子，左近一家裝飾店，答應兩天裏頭就給他舖陳出來。他便選了一些帷幃，打算要幾件松木塗漆的簡便傢具，和幾張結實地氈，這花園是一家麵包店在經理，這店就住在

別一道園門旁邊。因就同這商人的老婆定了約叫她以全力來打掃，來收拾這個住宅。一個本區園丁也答應了來充實那幾片花壇上的花。

直到八點鐘，一切都準備好了，回到家中，已經非常疲倦，忽然看見一封電報放在他書桌上，他的心就跳了起來。連忙拆開。上面寫道：「朕將於明晚返宮，欽遵此教。密舍。」

他還不曾給她寫過信，既然她得離開阿拂郎失，便害怕他的信寄不到。立刻他就把晚餐吃了，忙坐在桌子跟前，要把他靈魂中所感覺的種種，拿來給她表白。這是一封長而且難的信，因為一切表示，一切言辭，以及思想的本身，似乎都很薄弱，都很平庸，都極可笑的為來說明一種如此其精細，如此其動情的優美行為。

他睡醒時又接到她一封信，說她定於今晚回家，請他幾天裏頭不要見一個人，好叫人都相信他當真遊歷去了。並約他翌晨十點鐘時候，也到臨着色倫河邊的突嫩麗花園的高臺上去散步。

他是前一點鐘就跑了去，在那大花園中漫遊了一會，只有些清晨的過路人，一些走往左岸各部院中去遲了的辦事員，一些商店中的夥計，一些幹着各種工作的人。他看着這般匆匆行路的人等，都是爲了逐日的麵包需要，不得不被拖去幹着種種蠢事的，他遂把一種反應的樂趣拿來咀嚼起來，並把自己拿去與這般人一比較，他這時却在等候一個情婦，等候一個社會上的女王，遂覺得自己真是一個有運氣，受優寵，而置身在戰鬥以外的人，他想到此間，很打算把蒼天感謝一番，因爲這位神聖之對於他只管是主持光陰與人類的無言真宰，調節晴雨的造化小兒。

在十點鐘的前幾分時，他就走上高臺，偵察她來了不曾。

他想：『她一定來得很晚的！』然而剛剛聽見左近紀念物上的大鐘打了十下，便相信遠遠的便望見了她，步履很快的穿過這園子，好像很忙的女工人要趕到大商店去的一樣。他遲遲疑疑的想道：『果是她嗎？』他本認得她的行動的，但深爲驚訝她的舉止都變了，在她那窄小黯淡的裝束中變得非常的規矩。她一直對着右邊一

行石梯走來，彷彿許久許久，就實習過的了。

他自言自語道：「哈！她準是愛這地方，以前便常來散過步的。」他看見她把衣裳提着，好放脚到石梯上去，接着便很輕捷的走將上來，因為他趕快的迎上前去，一到身邊，她便帶起種和藹的笑容，笑容裏又生了點不安的神情，向他說道：「您太不謹慎了。實不應該這樣的露面呀！我差不多從利渥里街上就望見您了。來，我們到那橙樹後面的凳上坐去。下次就在那兒等我好了。」

他耐不住的問道：「您常到這兒來嗎？」

「是的，我很愛這地方，因為我是一個晨遊者，所以就常到這兒來練習，並且瞻賞風景，這兒真個美麗。並且在這兒碰不見一個人，森林當中可就不行了。可是請您不要把這秘密洩漏了。」

他笑道：「我一定要好生保守着的！」

他便暗暗的把她一隻手，一隻垂着掩在她衣褶當中的小手握着，歎了一聲道：

『我如何在愛您呀，就因為等您，把我已等病了。我的信您可接到了？』

『接到了，多謝，我是很感動的。』

『然則您尙未嘔我的氣嗎？』

『並不。我為甚麼定要嘔您的氣。您是十分溫良的。』

他搜索了好些情緒上同酬答上又熱烈又顫動的言語。不過尋不着，並且動情得連選辭的自由也沒有了，只好重複說道：『我如何在愛您呀！』

她便向他說道：『我之叫您到這兒來，因為也一樣的有水有船。縱不像那一方，可是也並不醜。』

他們遂在凳上坐下，傍着臨河岸的石欄，這是別處幾乎都沒看見過，只有這裏才有的。此際，這高臺上的生人，只有兩個園丁和三個管理孩子的女僕。

一些馬車在他們脚下的河岸上走動，他們全看不見。一些脚步聲也在左近響動，原來靠着下面的石牆正是散步場的所在，他們此刻尙未找到交談的話，便一同來

瞻顧這巴黎的美景，這美景從聖普意島，從聖母教堂的雙塔，一直展到墨董的小坡上。她重複說道：『總而言之，這裏是美麗極了。』

他猛的想起他們那天從半空中，在修道院塔頂上的旅行的狂影，於是把那已逝的情緒追念起來。向她說道：『啊！馬丹，您還記得我們在瘋人路上的飛翔麼？』

『記得的，但我現在從遠處想來，我真有點害怕。天呵！若叫我再那樣做時，我的頭真要暈了！我那時被天氣，被太陽，被海弄得十分醉了。您瞧，朋友，就在我們當前的，也一樣很壯觀。所以我是頂喜歡巴黎。』

他不覺愕然了一下，朦朦朧朧的感覺得前次在她身上所顯露的一些事象，現在的言語裏全沒有了。他遂悄悄的說道：『不管甚麼地方，只要我在您身邊就得了。』

她捏着他的手，不做一聲。這種輕微的把握比較一番溫柔的言語，或者還能刺到幸福裏，因此，把他一直壓迫到此刻的那種拘束方從他心上輕鬆，他也才能夠向

她談論了。

他緩緩的向她說，用的是一些差不多都很莊重的言詞，說他早將他的生命交付了她，爲求個長久使她歡喜。

自然是感謝的，不過時髦的懷疑婦女，原是把這種諷刺生活過慣了的，所以她只笑着答道：「您不要這樣相約罷！」

他轉過腰來正正對着她，拿起一種好像針一般的刺人的目光把她一直注視到底，一面把他剛說過的話，更長的，更熱烈的，更詩情的說了起來。凡他在那極其激動的信上所寫過的，更非常的熱切給她表白出來，以致她聽起來好像墮在香雲中去了的一般。委實在她婦人的心絃上覺得被這讚美的口愛撫得遠過於她的本來面目，好過於她的本來面目。

但他說完了時，她却簡單的回答他道：「我也是一樣的，我很愛您。」

他們把手互相握着，一如那般的在鄉野路上並肩而行的青年男女，此刻他們只拿

起一種杳杳茫茫的眼睛瞅着那些小汽船在河上馳行。好像在巴黎城內，在這種或遠或近對他們飄來的亂轟轟的市聲中間，以及在這充滿社會生活的生命裏頭，孤單單只是他們兩個，其孤獨之感尤過於數日前在那凌空塔尖上的時候；當這幾秒鐘的中間，他們真個忘記了生存在地球上的除他們外還有別的一些東西。

到底還是她最先回復了現時的感覺，覺得時間已經過去，便道：「您願意明天再到這兒相會麼？」

他想了幾秒鐘，被這就要要求的話弄得很不甯靜的，他道：「是的……是的……一定來……但……我們不能在別處相會嗎？這地方太寂寞了……而且……大家都可以來的。」

她遲疑道：「這倒不錯……然而至少十五天後您方能出來見人，好使大家相信您的旅行。我們相會而使人不曉得您在巴黎，這一定是很可愛很奧妙的。但在這時候我又不能請您到我家去。那嗎……我沒有別的方法了……」

他自家覺得很難爲情的說道：「我也不能約您到我家去。就沒有別的地方，別的地方了嗎？……」

她聽了這話，也不吃驚，也不生反感，是一個有經驗，懂方法，而不矯揉造作的婦人。她道：「倒是的。只是要費點時間去想。」

「我早已想過了。」

「已經？」

「是的，馬丹。」

「那嗎？」

「您曉得老田街麼，在阿夕依區？」

「不曉得。」

「這就在都爾倫米倫與釀得所日街的中間。」

「以下哩？」

「在這街中，或可說在這小巷中，有一個花園；在這花園裏，有一所院子，有兩條出路通到我剛說過的那兩條街上。」

「以下哩？」

「這院子正等着您在。」

她想了一下，還是並不為難的提出兩三個問題。都是有關於女性的縝密的。他一一給她解釋了，似乎滿意了，因她已站起來悄悄在說：「好罷！我明天來。」

「幾點鐘？」

「三點鐘。」

「我在第七號的門後等您。不要忘了。只走過時叩一下就行。」

「是的，請了，朋友，明天再會。」

「明天再會。請了。多謝。我敬愛您。」

他們都站了起來。

她道：「不要同我一道走；在這裏留個十分鐘，再從河岸上走去罷。」

「請了。」

「請了。」

她走得很快，帶着種極隱密，極規矩，極匆促的樣子，以致真像一個巴黎城中又精細又辛苦的姑娘，早晨跑上街來，幹正經事的一般。

他也覺路向阿歹依來，極其撩亂的生怕明天把房間預備不好。

但他已看見許多工人在那裏。牆上的壁衣全蒙好了，氈子也鋪在地板上了。一羣人也有在敲，也有在釘的，到處都有人在打掃洗滌。花園都還寬綽，都還精雅，本是一個老公園的廢址，很有幾株又大又老的樹子，幾叢恍若森林的叢薄，兩個綠廳，兩方青草地，幾條穿過叢薄的小徑。左近的園丁已經栽種了許多玫瑰，許多洛陽花，許多風呂草，許多茜草，以及其他二十來種植物，都是人家很用心的或遲或速培養出來的，所以在一天裏頭竟能把一個荒園花園錦簇起來。

馬立約耳好生快活，好像他剛才在她那裏得了一個新成功似的，並且又得了裝飾店的保證，發誓說全部傢具定於明天上午安置好，於是他便走走往各大商店去，買了些古玩把房子內部也一樣繁榮起來。爲牆壁上選了些照片，都是近代著名的圖畫拓本，爲壁爐臺和桌子上選了許多得克的陶器與幾件家常東西，都是婦女們常常喜歡拿在手上玩的。

這一天就費了他兩個月的進款，他用得很高興，想着十年以來都在儉省，並不是因爲吝惜，只是沒用處，現在他却自詡是當了個大闊老了。

第二天了，從早晨起身。他就到這院子來，管理着那些運來的傢具，安置在合宜的地位上，又親自爬上梯子去懸掛那些圖畫，又焚了些香，薰那些帷幕，灑那些地氈。他在那高溫度中，在那從他身上激發的迷醉中，頗有一種感覺，把想事情辦得頂有趣，頂精緻，爲他向來沒有這樣做過的。每分鐘他都在看錶，計算還有多少距離才是她進來的時候，催着那些工人，又要求好，又要收拾，還急急要把那些東

西陳設得秩序井然。

因爲謹慎起見，在兩點鐘前就把那般人造走了，然而那錶上的時針却走得太慢，到最後一輪尤慢，於是他就在這所等候他那極大幸福的靜宅中，獨自一人夢魂顛到的咀嚼起來，一面從寢室到客廳之間，走來走去，高聲的說着，揣想着，毫無理性的，把他直到今日才得嘗試的愛情享受咀嚼起來。

其後，他又來到花園中。陽光穿過樹葉落到草上，並且更以一派迷人的樣子照在一個玫瑰花的石鍾上。天也預備了要來粉飾這幽會似的。跟着，他就暗藏在門後，一會兒又把門半開一下，生怕她弄錯了。

三點鐘一動，立刻各工廠各廟宇的十來個大鐘都接接連連響了起來。現在他已把錶拿在手上看在等候，當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時，他不禁就震驚得心跳起來，因爲雖把耳朵膠貼在門板上，却沒聽見巷內石板上的腳步聲。

他開門一看：可不就是她。她一見了這地方很爲驚詫。開始就拿起一種不安的

眼光把左鄰右舍的住宅全梭巡了一遍，方放了心，因為住在此地的一般正派紳士確沒有她認識的；跟着，又拿起一種滿意的好奇心來把這花園瀏覽了一番；繼後，才把剛剛除去手套的兩隻手背全遞到她情人的口邊，末了，便挽着他的手臂。

逐步問她都在說：「天啊！怎麼這樣的美麗！這樣的想不到，這樣的迷人呀！」

一眼瞥見玫瑰花甌，太陽正從林隙射下，把些花朵照得光豔非凡，她遂叫道：「好一個仙境呀，我親愛的朋友！」

她便摘了一朵，親了一下，拿去插在自己上衣間。他們於是就走進院子，她顯得如此的高興，以致他很想跪在她跟前，縱然在他心坎上覺得她之注意他或者比愛房子還狠些。她周遭看了看，拿一種小姑娘忽然摩得一件新玩具的快樂，跳動起來，却不怕她婦人的貞操便因而墮入這美麗的墳墓中去了，只以一些感謝的滿意，來尊重這種漂亮行為，知道人家是特為來巴結她嗜好而設的。因為她走來時，正害怕

這是一個裝飾極壞的平常房子，被苟合用鎔了的。却不料恰恰相反，都是新的，意外的，精緻的，完全爲她面設的，而且應當是很值價的。這男子真算是十全十美的人了。

她就轉身向着他，舉起兩膀，做了個悅人心目的招呼。於是他們便緊緊摟抱着，閉着眼睛接起吻來，這吻實發生了一種奇感，又幸福，又無常的感覺。

他們便在這十分緊張的寂靜中間，臉對着臉，身體對着身體，嘴對着嘴，足足有三點鐘，這對於安德烈·馬立約耳實是一種感覺的迷醉與靈魂的迷醉的混合。

於分手之前，他們還在花園裏遊了一遭，並且坐在一個綠廳中，在那里無論從那一面都望不見他們。安德烈便滔滔不絕向她說了起來，好像對於一尊爲他剛下寶座偶像在說的一般，但她聽得頗爲疲倦，他也從她眼裏看出那厭煩的反影來，這是一種造訪太久因而怠惰的疲倦。不過她總是含情欲語的，臉上籠罩着一些溫柔的笑容，稍稍有點兒不耐聽，並且把他的手緊緊捏着，很不經意的，或者也很甘願的。

她不宜再聽他說了，從中打斷他的話道：『我絕對的該走了。我得於六點鐘就到侯爵夫人卜位蔣家裏去的，我此刻去得太晚了。』

他遂緩緩的把她引到門口，就是她進來的那道門。他們又抱着親了一下，她向街中偷看了一眼後，方挨着牆根走了。

一自他獨自留下之後，他遂感覺了一種突然而生的空虛，是被一個婦人在摟抱之後悄然而去給我們剩下來的那種空虛，並感覺了心上的一種奇怪小裂口，就是被那越走越遠的脚步所做弄出的小裂口，因此，彷彿是被人拋棄了的，並且太為寂寞，一似於她身上毫無所得的一般；於是便在沙徑上閒步起來，尋思着這希望與事實的無窮矛盾。

他在這裏一直勾留到夜，才漸漸把心定了，於是遠遠的對她顛倒得較之她在手臂之中委身於他的時節，還確實些；其後，回到自己家裏，把晚餐胡亂吃了後，就動手給她寫信。

第二天的日子，他覺得好長，夜景更其是漫無盡期似的。又給她寫信。她何以竟一字不回呢，一點甚麼不說呢？但在翌日的早間，他却接了封短短的電報，與他約定次日同時再會。這張小小的藍紙才猛然把他等得正在痛苦的相思病給他解除了。

她也和頭次一樣，準時的，有情意的，並且含笑의 走來；他們在這阿歹依的小房子內的幽會全與頭次一樣。安德烈·馬立約耳起初很驚異，並且模模糊糊的極爲震動，何以並未把他預料走近的消魂之情，感覺在他們中間花發起來，而感覺出的乃是那奪魄的肉感，後來却在這與到手的占有慾稍異的幸福當中，把那期待的占有慾忘記了。他之所以貪戀她，是由於愛撫，這就是一根比甚麼還強的，可怕的繩索，只要着它一套上了，它便把一個男子的肉一直勒得出血，人們斷難擺脫的。

二十天過得如此的溫柔，如此的輕快！這事好像是不應該有盡的，好像永遠都如此，不見一個人，只單單的爲她一個人而生活，因此，在他那有關於學藝不成，

而常被等待所蝕的思想中，便產生了一個不可能的希望，想祕密的，幸福的，隱藏的來生活。

她每三天來一回，服服貼貼的，好像是被以幽會爲消遣的心情，是被這一所化爲奇花溫室的小房子的魔力，是被這愛情生涯的新鮮味道牽曳着在，既然沒有一個人有追究她的權利，所以並不十分危險，然而也很神祕的，好像是被她情人已經成功和正在滋生的溫柔所誘惑了。

末了一天，她遂對他說道：「如今，我親愛的朋友，您應該出面了。明天下午您到我家來。我已經宣佈您回來了。」

他很是苦楚的道：「哦！何以這樣早呢？」

「因爲若是叫人偶然曉得您在巴黎，則您之在此出現而不使人起疑，不免太說不通了。」

他也知道她說得有理，於是便答應了明天到她家去。跟着，他又問道：「那嗎

，您明天定有客了。」

她道：「是的，並且在我家裏還有個小小的盛會。」

這新聞頗令他不快，問道：「那一類的盛會？」

她高興的笑道：「是我對於馬西華用了個很大的奉承才換來的，他答應在我家裏奏他的底董曲，還沒有一個人知道的。這是古代的爱情詩。馬丹卜拉蔣很是憤激，因她自視起來好像就是象養馬西華的惟一的主人。說不定她也要來，因為她要唱

歌。我可有本事麼？」

「您的客多嗎？」

「啊！沒有多少人，只是幾個親密的。您差不多都認識。」

「我可以不來參與這佳會麼？我在我的寂鄉中是極其幸福的。」

「啊！不能，朋友。您要曉得我待您比衆人都好呀。」

他的心便跳了一下道：「多謝，我明天一定來。」

「日安，親愛的麥歇。」

馬立約耳便注意這已不是阿歹依的愛友了，並且只短短的握了一下手，委實是一個在交際場中，職務叢集，又忙迫，又活潑的婦人的草草表示，他走進客堂去時，馬丹德·毗爾倫正對着那位體面馬丹卜黎葉走去，這女人的肩胸完全坦露出來，還自負有那雕像的形式，因此，大家才給她起了一個含有諷意的徽號，叫女神。她是一個國家學會會員，註冊部與美術部職員的老婆。

納馬特喚道：「呵！馬立約耳，您從那裏出來的，好朋友？大家都以為您死了哩。」

「我是從非里士歹爾旅行回來的。」

他正講說他的一些感想，小說家遂截住他的話道：「您認識男爵夫人弗烈米倫

麼？」

「不認識，只會見過。但是大家對我頗在說她。都說她很好奇的。」

「不錯，名譽不甚佳的一位奧國貴婦人，但也有一點滋味，一枝令人心醉的嬌花。來，我給您介紹好了。」

便挽着他的手臂，牽向一個少婦跟前走去，這婦人，大家常把她比作一個洋囡囡，一個淡白容貌而悅人心目的嬌豔洋囡囡，是鬼物發明出來，創造出來，專爲使一般有鬍子的大小子們墮入地獄之用的，她的一雙眼睛又長，又細，又分開的，眼角似乎還有點向鬍邊吊起，好像是中國人種的眼睛；她那藍色瑤瑯的眼光，只在眼簾內一閃一閃的，眼皮難得有十分睜開的時候，是一種遲重的眼皮，特地造來爲遮蓋，爲掩蔽這女人的神祕的。

她的頭髮很亮，閃出一派絲上的銀光，小小的口，薄薄兩片嘴唇，好像先由一個水彩畫工點染了一下，然後又由一個雕刻師的靈巧之手鏤琢而成的一樣。口中發

出來的音嚮，有點水品的顫聲，她就利用這聲音，並懷藏着種種意外的，刻毒的思想，總想用一種奇怪的，不好的，特別手段，和一種破壞的魔力，以及她那冷酷而放蕩的誘惑力量，與夫她那惡劣女孩的沉靜的胡爲，把她那行動魯莽而極其熱情的戀人弄得非常的不安起來。全巴黎都知道她是真正社交場中一個頂狂放頂機智的社交之花；但是沒有一個人正確的曉得她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甚麼樣的思想，做些甚麼。她通常總是憑着她那不可抗的能力，在罵駁那般男子們。她丈夫也同是一個不可解的東西。一個和藹而高大的貴族，好像甚麼都沒有看見的一樣。是瞎子嗎，是冷淡嗎，是開玩笑的嗎？或者他除了那些實在使他開心的古怪脾氣之外真果沒有看見別的事罷。大家都在議論他。議論他的話很不好。中間還有言語，說他正在利用他老婆的陰私哩。

在馬丹德·毗爾侖和她的中間，很有些自然的牽掣，很有些凶猛的嫉妬，很有些在深仇宿怨以後的親密時期。她們互相頑笑，互相懷疑，並且互相窺伺，如同兩

個性命相搏的戰士，彼此尊重而又極願意互殺。

男爵夫人弗烈米倫，在此時，已戰勝了。她適才獲得了一個勝利，一個大勝利；就是她把納馬特征服了；她把他從她敵人手中奪去，從她敵人手中解放出來，而把他收錄在她舊部之下，明明白白的當作一個奴隸。這小說家彷彿失了魂，彷彿墮入了圈套，彷彿着了迷，彷彿麻木了似的，對於他在這女人身上所發現的一切。他遂禁不住的到處都在說她，其實那些話，人家已經說過多次了。

他介紹馬立約耳去時，馬丹德·毗爾命的眼光便從客廳的那一端落在他身上，他只笑了笑，便附着他朋友的耳朵說道：「您瞧，這裏的女王很不高興的。」

安德烈舉眼看時，馬丹德·毗爾命已轉身向着馬西華去了，他正從掀起的玻璃門下走出來。

他後面幾乎緊跟着的便是侯爵夫人卜拉蔣；這人一來，正好使納馬特說道：「喂！我們所預奏的底董曲不免是第二次了；頭一次當然是在侯爵夫人家裏演奏的

。」

馬丹弗烈米倫說道：「我們的女朋友德·毗爾倫的收集，真太無價值了。」

馬立約耳聽後，一種忿怒，一種反對這個女人的仇恨，遂從心坎上發出，而且是一種反對這社會，反對這人類的生活，反對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嗜好，他們薄弱的傾向，他們輕薄子的消遣的憤慨。於是趁着納馬特正俯首向那少婦低聲談話時，他便轉過背來走開了。

那位體面馬丹卜黎葉正孤單單的在他跟前幾步。他遂走去致了一禮。照着納馬特的意思，這女人之在羣雌叢中，正代表着一種老脚色在，她又年輕，又高大，又美麗，以及極其合度的容顏，以及火色調勻的栗色頭髮。又和藹，而又極感人的，由於她那和氣迎人而又極沉靜的嫵媚，由於一種鎮定而又聰明的風騷，由於一種假作欣喜的心情，她畢竟極不老實的也糾結了一夥同黨，好好生生的保持着向那般危險的競爭者表示出來。她的住宅算是一個親密的狹小俱樂部，凡在其間來往的都

頌揚着他丈夫的名望。

她同馬立約耳交談起來。很是尊重這個聰明而蘊藉的男子，彼此雖然說得不多，但或者比起那些人來却值價得多。

最後一些客都進來了。那肥人裘士倫進來時尚在喘氣。末了尙拿着手巾把他那隨時都是濕的，都是放光的額頭，輕輕揩了一次，其次是社交哲學家喬治·德·馬爾蒂，再次是男爵格拉威與伯爵馬郎丹。麥歇布拉東在今天早晨曾同女兒吵過一陣。他很是注意馬立約耳。但馬立約耳正很焦慮的望着她（馬丹德·毗爾命）走來，走去，把大家照顧得遠過於照顧他。但也有兩次，的確她從遠處很快的瞟了他兩眼，彷彿說：「我想看您在，」不過太短促了，以致他對於這眼風的意思不免很輕視的。而且，他還不能不去看納馬特對於馬丹弗烈米倫的殷勤因而把馬丹德·毗爾命惹得生氣的情形。他想：「這就是了，就是社交之花被人搶去了一件稀有的玩具而生的嫉妬與漂亮的忿怒了。」然而他已經苦惱起來；尤其苦惱的是察見她拿起一種

偷偷摸摸的樣子，不斷的去瞧那些人，察見她雖看見他坐在馬丹卜黎葉身旁，而竟自毫不掛念他。大約她已把他的身心完全把握在手上的了，縱就有別的女人在勾引，她也是很放心的。然則他們日前所生的愛情，便專為的是她，而在她心上便絲毫不讓一個別的思想忽然而生嗎？

麥歇布拉東已在要求大家靜默，而馬西華也把鋼琴打開，馬丹卜拉蔣也推近琴邊，將手套脫去，因為她就要來唱那急切的底董曲了，這時，門又開了一次，一個少年現出來，立刻把衆人的眼光都定着了。他生得又高大，又自然，兩片起波紋的疏髻，一頭又卷，又短，又是淡金色的黃髮，一種十足的貴族模樣。馬丹卜黎葉像是很為感動似的。馬立約耳便問她道：『這是誰？』

『怎麼樣！您不認識他嗎？』

『不認識。』

『這是伯爵羅多夫。北爾羅。』

「哦！就是和西日士猛·發伯爾決鬪的那個人嗎？」

「正是他。」

這段故事傳聞得很廣。伯爵北爾羅是奧國公使的參贊，一個前程遠大的外交家，都說他是一個伶俐的畢士馬克，因為在一個公共聚會中，聽見一句對於他女王的不好的言語，第三天便同說這話的，有名劍術家決鬪起來，並且把那人殺了。在決鬪之後，輿論便因之而大遭蹂躪，所以第二天，伯爵北爾羅竟在撒哈·白爾納爾大戲院顯了大名，受了那種使他名字顯揚在光榮的騎士詩中的優寵。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個有魔力，而又極其出衆的，可愛的健談者。納馬特曾批評過他：「這是慣能馴服我們這般體面惡婦人的人。」

他拿起一種媚悅婦人的樣子，坐在馬丹·毗爾侖身畔，是時馬西華已坐在琴台跟前，拿指頭來回按了一會。

聽歌的人差不多都把坐位換了，都移近前來，好像如此才聽得更真，同時也才

把女歌者看得更清楚。納馬特是挨着馬立約耳並肩坐着的。

全體都啞靜得很，都在等待，都在注意，並且都很恭謹的；接着，那音樂家就慢慢的動起手來，把音符一下一下的聯續得非常慢，很有點樂頌的神情。這中間又有停頓，又有複奏，又有連次的短句，有時幽滯，有時蓬勃，彷彿多思多慮的，然而却是一種出人意料的發端。馬立約耳不覺就夢想起來。似乎看見一個婦人，加尼基的皇后，正當她盛年極美的時候，在一片海水浴着的岸上，細步細步的走着。他看出她似乎很痛苦，在她靈魂裏頭定有種絕大的不幸；於是他便將馬丹卜拉蔣觀察起來。

這個意大利女人，巍然不動的，淡白容顏隱在她那繁密的黑頭髮之下，這頭髮黑得如同沉沉的夜色一般，瞪着眼光，正在等候。在她那武健而又有點剛毅的臉上，即是在那眼睛眉毛好像染了幾筆墨痕的臉上，換言之，在她那熱情的，有力的，微褐色的全人格上，似乎硬有一種動人心魄的事象，一種在墨黑天空猜得出的大風

暴的威力。

馬西華一面微微搖着他那有長髮的頭，一面仍將他在象牙琴鍵上所得意的刺人的故事，繼續演奏出來。

忽地一種寒戰先傳遍了那女歌者的一身；她遂半啓櫻唇，發出一種極其傷心而無邊悲傷的呻吟來。這並不是那般優伶在戲台上扮演悲戲時所激發的一種喪氣的喊叫，也不是專在客廳中博人喝采的那等誤於愛情的嬌囁，乃是一種說不出的呼喚，不是出於靈魂而是出於肌肉，迸發出來如同一種帶傷之獸的哀鳴，質言之，便是被人捉住的牝獸的呼聲。其後，她歌喉一息，馬西華便又把這顫動的，頂興奮，頂淒其，可憐王后的故事重新奏起，這王后是被她一個所愛的男子拋棄了的。

於是乎，這婦人的歌聲又悠揚起來。現在她不是囁呻而是述說，述說那忍不住的寂寞之苦，述說愛撫既逝以後不可止的飢渴，述說知道那人一去不返的悲哀。

她熱而且顫的嬌音，使得衆人的心都震動起來。這個頭髮烏黑的黯然欲泣的意

大利女人，彷彿對於她所說的極爲痛苦，極爲愛好，至少能以一派狂熱來愛好的。她歌聲住後，滿眼都含着熱淚，她自己輕輕的揩了。納馬特便對馬立約耳側過身去，並以一种藝術家稱揚的感動來說道：「上帝！這時候她真美絕了，好朋友；這個婦人在此地真算是惟一無二的。」

跟着，他想了一想又道：「其實誰曉得？或者這只是一個音樂家的空中樓閣，因爲除了幻影之外，甚麼都沒有的！不過能把這幻影寫出來，却是何等的藝術！藝術都不過幻影而已。」

在第一段和第二段樂詩的中間，有一點休息時候，於是大家都熱烈的祝賀起這訂譜的及唱歌的人來。納馬特恭維得尤其熱烈，而且是真誠的，因爲他是一個有感覺，有瞭解天才的男子，並能夠對於以各種形式所表示出的美都同樣的感得出。那將聽歌時所感證的一切，向馬丹卜拉蔣述說起來的神氣過於諂媚一點，使她稍稍有點慚愧；而別的婦人們聽了也都發生了一種忿意。大概他也是有意的要開這種玩笑

罷。當他回身去找他的坐位時，却望見伯爵羅多夫·北爾羅正挨着馬丹弗烈米倫坐了下來。她立刻就帶了副與他談心腹話的樣子，於是他們便互相含着微笑，好像這一席親切的言談使他兩人皆大歡喜，皆大迷惘的一般。馬立約耳越來越無興致，是時正靠在一道門上。納馬特遂走去同他站在一塊。那肥人斐士倫，喬治·德·馬爾蒂，男爵格拉威，伯爵馬郎丹等，却圍繞着馬丹德·毗爾倫，她正站在那裏獻茶。這一來她好像被包裹在一個崇拜者的王冠中了。納馬特却做了一個諷刺神情使他朋友來注意，並說道：「這是一個無珍寶的王冠，但我可以決定她定然會爲她目前尚未到手的那寶石，而把這堆萊因河的石子拋開的。」

馬立約耳問道：「甚麼寶石？」

「就是北爾羅，就是那個又體面，又不可當，又不可比的北爾羅，今天這個佳會，就是特地爲他而設的，人家費盡心思手段，要求馬西華到此來演奏他弗洛郎丹的底董曲的原委，也爲的此人。」

？」

安德烈只管不大相信，却覺得一種愁絲縛緊了。便道：「她認識他有好久了嗎？」

「呵！不多久，頂多十天。可是在這短期戰爭中，她已努過多少力，用過多少征服的兵法了！要是您早在這裏，您要大笑的。」

「哦！何以呢？」

她第一次會見他是在馬丹弗烈米倫家裏。那夜我也在那裏赴晚餐。北爾羅在這人家裏是極好的，就如您現在所見的一樣；只在這時候把他瞧一瞧就夠了；所以我們體面的女友德·毗爾侖登時在他們周旋之後，便開始戰爭，要把這唯一無二的奧國人征服下來，她成功了，她將來定會成功的，雖然那年輕的弗烈米倫比她更狡猾，更不拘事實，或者更猛勇些。但是我們的女友德·毗爾侖却更知道風騷，更富於女性，爲我所知的那種時髦女性，換言之，即是被那勾人技巧修飾得更不可當些，這技巧在她身上早將她原有的天然風韻取代了的。應該說這還不只算是技巧，乃是

美學，乃是女性美學的真意。她所有的能力就在這上面。她自己認識得極對的，因為她喜歡自己比喜歡衆人還厲害，而且對於征服一個男子的妙法，以及自擡身價來操縱我們的妙法，她從沒有弄錯過。」

馬立約耳抗辯道：「我相信您說得太過了；她待我却常常都是極簡單的。」

「因為簡單就是那與您合拍的好手段。不過，我並不願人說過惡；我覺得她差不多高於她一般同類的，不過都不是婦人。」

馬西華把琴音調了幾下，衆人都住了口。於是馬丹卜拉蔣又唱起第二部詩來，唱時，她真變成一個有實情而在肉感中失了望的超絕的底董了。

但這時納馬特對於馬丹弗烈米倫同伯爵北爾羅二人的並頭私語，終未離開過眼睛的。

剛剛最後的琴韻，被一陣拍掌聲音掩住了以後，他又講了起來，很發氣的，好像接續着一個爭論，如像正對着某一個敵手在答辯的樣子。說道：「不是，都不是

婦人。就是她們中間最老實的，都是沒良心的滑頭。把她們認得越清楚，在她們中間越是尋不出一點柔醉之感，爲一個真正婦人應當給與我們的。她們也還風致，但只是把人的神經激怒起來，因爲她們是假造的。呵！這也很可以嘗味，可抵不住從前的真酒。朋友，您瞧，婦人生於此世之被創造，不過只爲兩件事，也只有這兩件事，才能把她們的真實，她們的偉大，她們頂好的品德繁榮起來：便是愛情與孩子。我的話同麥歇蒲魯東一樣的。然而她們這些既不足以言愛情，又不願有孩子，及至因爲拙劣而竟有了愛情或孩子，那便是一個不幸的事和一個重累。真正的，這都是些怪物。」

這文人說話的粗魯聲口，以及從他兩眼中射出來的怒光，使馬立約耳吃了一驚，因就問道：「那嗎爲甚麼又把您的半生光陰都在她們裙帶下銷磨了呢？」

納馬特很鮮明的答道：「爲什麼？爲什麼？不過因爲這事對於我有趣味，不幸呵！其次……其次……您能不能禁止醫生到醫院去看病呢？這些婦人，在我便是我

的臨床實驗學。」

因這反映才使他安靜了，他又說道：「而且我還要崇拜她們，因為她們在今日總算是好的。畢竟，她們不是婦人，我也不大是個男子。當其我對於她們中一個差不多有了一點繫戀時，我就很開心的把從我心上分泌出來的一切，拿來發明，拿來致察，本着一種化學家的好奇念頭，因要實驗毒汁，而就自行服毒。」

息了一會，他又道：「本着這態度，所以我絕不會真正被她們愚弄的。我把她們的把戲玩起來，同她們一樣的好，或者比她們還好些。並且這些把戲我玩起來，不過為我的書，至於她們，便毫無用處，只是玩玩罷了。她們都是些蠢東西！及至她們在她們的容態上，感覺老來之愁已在發生時，她們的失意，精緻的失意，就會來的。」

聽了這一番話，馬立約耳便覺得有一種與悶人潮濕相似的愁思落在心頭，就是綿綿小雨把地面弄得很泥濘的那種潮濕。他知道文學家大抵都不錯，不過他總不能

就許可他有十分道理。

因而就生了一點不快，同他辯論起來，不過並不是專爲這些婦人作辯護，而是要指出她們不善的動機，都從近代文學中得來的，他道：『在這個小說家與詩人們將她們激動，而使其夢魂顛倒的時候，她們便要尋覓，並且相信她們的心在她讀品當中早感到的，全在生活裏面尋到了那相當的一切。今日你們總是要把那些誘惑的詩情的面目剷除淨盡，而只表白些打穿後壁的真實面目。朋友，書本上越有愛情，生活中也才越有愛情的。你們是意識的創造家，她們是相信你們的創造的。現在你們只是一般煽動者，專門拿那精確的實際來做煽動之資，所以她們也就跟着你們相信一切皆是平凡的了。』

納馬特，他當是喜歡作文學辯論的，當馬丹德·毗爾命走近他們時，他正起頭在講論這件事。

她真果是在她的良辰中，穿得極其迷目，帶着一種挑戰的大膽樣子，很像要找

人生氣的光景。她便坐下來道：『我喜歡的就這兩個談話的人打岔了，不要使他們來談我。況且你們兩人只是來這裏聽歌的。你們爭論些什麼？』

納馬特毫不爲難，並且拿起一種漂亮的嘲弄聲口，把那提起的問題洩露給她。跟着又被一種願欲鼓動起來，卽是一般競爭光榮的運動家，當着婦人們在校場中所激發的那願欲，高聲大氣的把他的證據引出。

立刻她對於那爭論的根原便高興了，並且她自己也被這題材所激動，因就很精神，很精細，很正氣的，爲這般時髦婦人辯護起來。有幾句話很打動馬立約耳的心，就是對於頂能猜想得到的迷戀與忠實而發的話，爲小說家所不懂的，所以當她走去坐在馬丹弗烈米倫的旁邊時，那女人老是把伯爵北爾羅緊緊的保持在她身邊的，納馬特與馬立約耳因被她將那些女性科學與恩寵給他們表示出來的言語所惑，遂彼此稱說她是真正一個利口的佳人。

這文人道：『您看她！』

這真是一個大決鬪。目前那奧國人和那兩個婦人在說些什麼呢？馬丹德·毗爾命走將去時，恰恰碰見他兩個正密談得很深切的，乃至到她們互相談笑起來，却變得單調了；於是，她才拿起一種極不舒服的樣子，把剛剛在納馬特口中所聽見的種種述說出來，將這單調打破了。這些話定是故意對於馬丹德·毗爾米倫應用的，這些話自是從她最近征服中而來的，這些話自是故意在一個極其精細的男子跟前說的，這男子什麼都懂。

在這個不朽的愛情問題上，火又重新燃了起來，於是這位女主人便打個招呼，把納馬特和馬立約耳都叫了過去。她又把衆人也叫了去，一時便衆聲齊發起來。

一個普通的爭論起了頭，很快活，很熱情的。在這上面，人人都要議論幾句，於是馬丹德·毗爾命遂找了一個頂細膩，頂足以消遣的方法，一面任那感情，或者是假的，發展出來成爲一種滑稽的意見，因爲她在這成功的一天裏頭，真是比起她平日來還更惹人愛，更聰明，更美麗的。

安德烈·馬立約耳一自離開馬丹德·毗爾命，而她面前那種刺人的風韻遂花發起來。他覺得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周圍，在他的肌肉中，在他的靈魂中，在空氣內，乃至在全世界內，都有一種生之幸福業已消滅的變形，這幸福便是好些時來支持着他，活動着他的。

他經歷了些甚麼呢？並沒有甚麼，差不多一點都沒有。一直到這盛會的末尾，她對於他仍是極嬌媚的，曾以兩三次的眼風對他說：『此地對於我的只有慫。』然而他總覺他初不願知的那感想，她終於洩露給了他。這事也沒有甚麼，差不多一點也沒有的；不過他總覺疑慮，如同一個人發覺了他父親或母親的一種可疑行爲似的，一曉得她自從這二十天以來仍恢復了她舊日那等生活，常常都在拜客，常常都在外面行動，常常都在弄手段，並又把那討厭的情戰幹了起來，攻打着她那些對手女

人，驅使着男子們，仍是歡天喜地的去迎受恭維的話，把專爲他而施的打扮完全爲着別的人打扮起來；而這二十天之內，正是他相信她答應把全個身心都給了他，一如他之對於她一樣，寸寸光陰，都帶有一種他們溫柔上，極新鮮，極活潑的感情在的。

已經！她已經把那種種都幹過了！呵！將來他一定不會驚怪的。因爲現在他才把這個社會，這些婦人，這等情感認清楚了，他的聰明本夠來了解這些事的，他便不會更有過度的要求，也不會有悲戚的不安了。她是美好的，原爲尋樂，原爲領受敬意，原爲聽聞諛詞而生的，從衆人中間，她既把他挑選出來，而大膽的，正經的委身給了他，所以他不免要畢生做她一個任意指揮的順奴，和一個美人生活中沒齒不二的崇拜者的。不過在那細微之感所蝕曲的靈魂底下的黑窟裏，總有一些東西在苦痛他。

自然，是他的錯了，自從他自己認識以來，當是這樣錯的。因爲他跨入社會去

時，很帶了種感情的遠慮。而他靈魂的皮膚又太嫩了。因為如此，所以他的生活原先總是孤獨立的，害怕交際，害怕寒心。他錯了，因為寒心這件事差不多常是從我們不認可而來的，常是因為別人身上有一種和我們太不相同的天性，我們便不肯與之同意而來的。他也曉得這種原因，也曾常常的在觀察；但他偏不能將他人格上特別的震動稍微修改一下。

的確，他絲毫不能責備馬丹德·毗爾倫的，因為在她所施捨的那些幸福日子裏，她之所以要使他離開她的客廳而藏匿者，正因為要避却衆人的眼目，躲開那般監督者，而後才能更安穩，更妥當來與他幽會。那嗎，這困苦何以又鑽進了他的心？哈！爲什麼呢？這由於他本相信她是整個身心都屬他的，如今他才知道，才看穿，他斷乎不能把這個屬於全社會的婦人的全體捉住，占有的。

並且他極清楚人的一生只是一個大概，而他直到現在也正同流合污看，一面把他那不高興的不夠的滿意隱在一種志願的野蠻面目之下的。但這一次他却想着要將

那希望不休，等待不已的圓滿弄到手上。而這圓滿却是世界所沒有的。

這一夜他憂悶極了。於是他就把他曾經感證出來的苦印象中的理解拿來自慰。當他睡上床時，這印象本該逐漸減少的，却反而生長了，既然他止不住不去探討，因就把他心上這些新疾病的細微根原搜尋起來。它們閃開了，又來回幾次，如同小小的一股冰風，並在他愛情中弄醒了一種痛苦，還很微弱，還很遼遠的，但是已經不安得有如過道風釀出的頭痛情形，有如使凶惡疾病更加疼痛的威駭。

於是他才明白了，這就是嫉妬，不僅是一個講愛情的人衝動所生的特質，並且還是男性公同具有的。

他以前在一些男子當中，乃至他的那些男子當中，並未怎樣看見過甚麼嫉妬，所以他並不知道這感覺，縱然在前也稍稍窺探了一下，但他總以為與這行將變化的不同，很不同。可是他每每回想起這情婦，就是在那來往頻頻的幽會日子中，就是在那情緒應甚熱烈，萬事應該絕緣的最初擁抱的時代中，他以為是獨自占有的情

婦，一回想起她比在委身於他之前，還更為不羈，更為放蕩，賣弄着她那些舊有的，無益的風騷，不惜把她個人見人就浪費起來，而不將至可寶貴的讓給她的愛人，因此他就覺得嫉妬起來，肉的嫉妬還遠過於靈的嫉妬，還不僅是一種朦朧樣子，如那苦人的燒熱病，而且還是極明白的，因為他已在疑她了。

他起初的狐疑是從本能中來的，是從一種在血管中溜走得遠過於在思想中的不信之感而來的，是從一種差不多屬於男子形體的不高興中來的，就是對於他女伴毫無把握的那種男子。一起了狐疑，他便猶豫起來。

總之，他之對於她究竟什麼呢？是第一個情人或是第二個？是直接承繼她丈夫麥歇德·毗爾侖的，或承繼納馬特，馬西華，喬治·德·馬爾蒂的，或是做了伯爵北爾羅的前輩呢？他知道她什麼？她真美得迷人，而又比任何婦人更風韻些，又聰明，又精細，又伶俐，但也善於變，又疏懶，又倦怠，又容易乏味，愛自家過於愛衆人，並且異乎尋常的風騷。她只有一個情人嗎——或者在他之前已有過許多情人

嗎？假如以前沒有，將來却不要這樣幹嗎？她從何而有此膽量，敢在旅舍的夜間，把房門打開出來？她何以會容易的到阿夕依的小房子來？在赴小房子之前，她只是提過幾個有經驗而又小心的婦人問題。他曾用着極深心而又慚於幽會的男子態度來回答她；可是她立刻就決然相信的說了一個是字，大概前此曾經受過許多風流教訓的了。

並且當她拿起一種秘密威權來叩這道小門時，他在門後等她的那小門，那時他心裏跳得何等的厲害！而她走了進來却並不見有一點情緒，只忙着去窺探鄰家有無認識她的人！在這所秘密的，租佃的，爲她而消費了多少而陳設的小房子裏，她立刻就像在她自己家裏一樣！即令一個大膽的女人，心性高傲的女人，不恤人言的女人，味味然來到這全不熟悉的幽會地方，她能夠保持着這等安靜嗎？

如像心坎上的擾亂，形體上的狐疑，不知何往的脚步的自然恐怖，種種表現，設若她在愛情遊行中沒有一點兒練習，設若這些實施不會把她一來的真操破壞過的

話，則她能不感到這種種嗎？

馬立約耳在床上的熱氣中，被靈魂之苦所引起的這種又激怒，又難當的燒熱鼓動着，不安寧極了，展轉反側的，很像一個被連續假設所牽曳直在一個斜坡上滾去的人。他也努力想把這種行動止住，不要再繼續下去；因此故意搜索，故意尋覓，故意把一些正確合理的印象拿來咀嚼；但是恐懼的根芽總種在心上，他實在不能使它不生長。

但他却怎樣責備她呢？並沒有別的，只好責備她不與之完全一致，不如他之了解人生，並且在心裏沒有一種感覺官能完全與他的感官調和罷了。

第二天清早一醒來，就想去見她，就想在她跟前把他這點忠忱在她心頭再弄強健一點，這思想在他心頭滋長起來就像餓一樣，直到相當的時間才正式第一次去造訪她。

他走進那間親密的客廳時，她正一個人在那裏寫了許多信，一見了他，遂把雙

手伸着他走來。

她道：『呵！日安，親愛的朋友。』帶着一種怎地活潑，怎地老實的神情，以至他那尋思過的種種惡劣想頭，尚在他腦筋中飄過一些影子的，在這樣接待之下，蒸散了。

他挨着她坐下，登時就把他在愛她的狀況向她說起來，因為現在已和從前不同了。他很溫存的要使她懂得在地球上只有兩種的愛情者：一種是願欲得瘋子一樣，然而在占了勝利的第二天便微弱下來，一種是被佔有慾所征服，所剋制着的，在這種人身上，那肉感的愛情便開展出來變成一種完備的，苦惱的愛情之奴，因為肉情當中又混了些無形的，說不出的招呼，為一個男子之心往往向一個女人所打的那招呼。

一定要苦惱的，不過每每也還很幸運，因為就在極親密的時候也絲毫不能滿足她的需要的，就是在我們身上所具有的這等需要。

馬丹德·毗爾命很嫵媚，很明白的聽他說，聽得揚揚自得，就如看戲時看見一個戲子把他所扮的脚色演得還好，而這脚色也能以一種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所發的回聲將我們感動之際所有的那種揚揚自得的情形。這真是一種回聲，一種老實情感在戰兢兢的回聲；但是這種情感並非在她身上叫喚出來的。然而她却覺得非常高興的把這感情生了出來，非常高興的尙是在一個能夠將它如此表白出來的男子身上生出的，在這樣一個男子身上，就是極其使她歡喜，而她也果真繫戀於他，並且逐漸在需要他，並非爲她的身體，並非爲她的肉，乃是爲她那對於溫柔，對於貢獻，對於服役異常貪婪的神祕的女性人格，並且非常高興的很想抱吻他，很想把她的口伸給他，很想把一切都給與他，好使他長時如此來崇敬她。

她遂拿起一般婦女很狡焉的巧妙手段，毫不矯情的回答他，一面向他表示說在他那傾向於她的心中，他是極有進步的。這一天，恰巧到黃昏時候，竟沒有一個人到這客廳中來，他們便一直並頭互說着那同樣的事，把那對於他們靈魂並非同感的

一些話拿來互相愛撫着。

當馬丹卜拉蔣來時，已是掌燈時候。馬立約耳遂告辭走了，因為馬丹德·毗爾命把他一直送到第一個客廳，他便問道：『甚麼時候我得在那地方見您？』

『您願意在禮拜五麼？』

『就是禮拜五罷，什麼時間？』

『一樣的。三點鐘。』

『禮拜五再會。請了。我崇敬您。』

當其靜候幽會這兩天，他便發明了，看得了一種空虛的印象，為他從未如此感證過的。他正缺少一個婦人，她不在時便甚麼都沒有了，這婦人本來不遠，又可以尋得的，但簡單的社會約法却不准他隨時同她在一塊，不准他傍着她去生活，於是就在他的寂寞裏頭，在這時間有時走得太緩的逝去的光陰中，對於這件如此容易而又絕對不可能的事大發其氣。

禮拜五的會期來了，三點鐘還很早，已在她即將令其歡娛的地方等着，已把他不舒適的病勢減輕了，因為有些地方是她絕對不會到的，曾經把他等得心頭痛苦過。

在他極願意聽的三下鐘聲之前，他倚在門畔已等了好久，鐘聲一動，卽好生耐不住了。三點一刻又過了。他便謹謹慎慎的從門扇中間伸出頭去把巷裏望了望。從這頭到那頭全沒一個人。這幾分鐘對於他就變成了一種苦痛的俄延。再毅然摸出來一看，時針不過才指在半點上，然而他靈魂裏頭已有了一種印象，不知在此地站了多久了。猛然覺得街畔石上有一點輕微聲音，接着又是幾下帶着手套的叩門聲，立刻就使他把一天的怨恨都忘記了，對於她又生了種感激不盡的感動。

她微微帶着喘息問道：「我來得太晚嗎？」

「不，不很晚。」

「您想我幾幾乎來不了的。我家裏多少客，我真不曉得怎麼樣才把那些人弄出

門去。告訴我，您在這裏可是用您的名字？」

「不是；爲什麼有這個問題？」

「假使我有擺佈不開的事時，好送個電報給您。」

「我叫麥歇尼哥爾。」

「很好。我絕不忘記的。天呀！這園子裏真好呀！」

那些花，都由園丁把它整理，更新，蕃殖得好好的，因他看見這位顧客很不惜費，又不講價，所以青草地上五個花畦都弄得芬芳馥郁的。

她走到紫草花石鐘腳下一條凳子前面，便站住道：「我們姑且在這裏坐一坐，我告訴您一樁很滑稽的故事。」

她遂講了一件很新鮮的惡謔，說起時還很感動。因爲人家說馬丹馬西華，就是那藝術家早前娶的那個老情婦，忽然妬性大發，在晚會正盛時，猛的闖進了馬丹卜拉蔣的家裏，其時，這侯爵夫人正由那音樂師伴着高唱入雲之際，於是就扮了一齣

的戲法：這意大利女人又驚又怒，而客人們却大樂起來。

馬西華簡直發了狂，打算去拖他的老婆，却被這婦人打了他幾個耳光，握着他的鬍子頭髮亂扯，又咬，又撕他的衣裳。

並且纏住他，使他一點動不得，直至納馬特同兩個僕人聞聲而至，才奪開了這惡婦的手，爪，牙齒。

及至這兩夫婦走了以後，才恢復了安靜。就從這時候以來，這位音樂家還不曾露面，而納馬特却拿起一種又伶俐，又開心的玩笑，把這齣戲給他到處傳說。

馬丹德·毗爾侖現在說起還覺不安，還很專心的，以致無論什麼都分不開她的心。馬西華，納馬特的名字不斷的在她口上掛着，馬立約耳很不快的說道：「您是剛才聽見的了！」

『是的，剛才一點鐘的時節。』

他遂帶着一點苦味尋思道：「這就是她來得晚的原故了。」

跟着他又問道：「我們進去了嗎？」

她又柔順又分心的，仍是低低的答道：「也好。」

一點鐘後，她便走了，因為她很忙，他遂獨自一個轉到那間寂寞的小屋內，坐在房裏一張矮椅上。在他週身和全靈魂中，都生了一種印象，她若不來，他所具有的便只是一種他才看得見的一個無底的黑洞。他一無所見：他並不懂得，他再也不能懂得。雖是她並沒有躲避他的接吻，但至少也有點躲避他溫存的擁抱，對於他總有點怪不願意的神氣。雖是她並不拒絕，並不遁逃。可是她的心好像並未同她一道進來似的。她的這個心總是勾留在別些地方，很遠的，逡巡不已的，被一些小事情分開了。

他明明白白的覺得，以他的肉感去愛她，直和以靈魂去愛她是一樣的，或者還厲害點。然而任她愛撫誘惑，他總搖搖不定的極想追隨着她，極想歸順她，極想把她再弄過來。却是爲什麼呢？中什麼用呢？既然這種活動思想的牽慮在這一已是

有了的了！那嗎，他只好等了，等着這逃去的情婦回心轉意的時日，一如等她那別的怪脾氣，忽然而甘做愛人的脾氣一樣。

他緩緩的回到他家裏，很慵懶的，脚步也極遲重，眼睛只向着街石上，活得太疲倦了。並且才想起他們沒有約得下一次的會期，又不曾約在她家裏，又不曾約在別的地方。

五

一直到冬令開始，她差不多總老老實實來幽會。但只是老實罷了，並不甚靠得住。

在前三個月，她得總是很晚，有時遲一刻鐘，有時遲兩點鐘。因為秋天霖雨逼得馬立約耳立在花園門後雨傘下等候，兩隻脚踏在泥水中間，一面又在打寒戰，於是他就就在門後修了一個賣報亭一類的木屋，上茅旁壁的廊房，好令他每幽會時不

至於傷風。樹子都沒有綠色了。在玫瑰花和一切別的植物的地位上，現在已改種了又高又大四個花壇的菊花，有白的，有粉紅的，有紫的，有朱紅的，有黃的，都將它們甜蜜而又有點羞澀，有點愁人的香氣散布在潮濕的空氣中，同時它那枯葉上又帶了點陰雨悶人氣味，要之，這都是晚季的名貴之花。對於那小屋的門前，園丁又用了許多稀有的種類，配顏合色的，極其藝術的，憑意做成了一個色彩精絕的馬爾特大十字架，但馬立約耳打從這新奇如錦的地方走過時，總不能不心緊的想着這個花十字架很像指示一個墳墓似的。

現在他長日的留居在那小亭子裏，把那些花全認清楚了。雨絲便落在他所蓋的茅草頂上，其後，一點一點的沿着板壁滴下，所以每逢到這個人聖堂去站崗時，有種同樣的印象湧到腦際，而同樣的理解也發生了，繼續而來的無非是同樣的希望，同樣的不安，同樣的喪氣。

這對於他直是一個把握不住的東西，與一個或者不存在的東西：卽是這女人心

上的溫馨，所發生的一種無休止的鬭爭，一種內心的奮激的很費力的鬥爭。他們真奇怪啊，他們的幽會！

有些時她是笑迷迷的走來，很喜歡談話，帽子也不揭，手套也不脫，而網也不除，甚至不抱吻的就坐着了。這些日子，她每每想不到去抱吻他。她腦經裏全是勾魂攝魄的忙事情，其迷人之深遠過於想把她嘴唇伸去親一個戀人的心願，這戀人正爲失望的狂熱所苦着在。他坐在她的身邊，口頭心上全是熱情話，只一點說不出來；只好聽她說，只好答應着她，似乎對於她所告訴他的話甚感趣味，有時把她的——隻手握着她，她也毫不注意的，友誼的，而血脈略不奮張的隨意把她手擺出來。

有些時她似乎又很溫存，很溫存的對於他：他遂拿起一雙不安的眼睛，拿起一雙精明的眼睛，拿起一雙無力把全部征服下的情人的眼睛來將她瞅着，懂得了，窺破了這相對的愛情必因在近幾天裏，思想中間，未被一個人，一件事所攪亂，所侵入的原故。

並且因她這種有恆的遲延，馬立約耳早證實出來，她已不大熱心於這幽會了。因爲凡人對於所愛的，對於令其喜悅的，對於牽制他的，才能趕快的跑去；但於所不甚願意的，總以爲去得未免太早，總要借些別的口實來延緩，來中止他的脚步，故意把這種困難的時候延遲起來。以他自己來說，就是一個特別可比較的，這事不斷的到他的心上。譬如在夏天，大家都愛的冷水，每天，人都要趕快收拾好，早點出去淋水，但一到了結冰時候，人就覺得出門之前總有些小事情須得在家來做的，於是比起平日的習慣，常要遲過一點多鐘。阿友依之幽會現在對於她就好像是冬天的淋水浴。

況且已是好些時候，她把這幽會之期隔疎了，或移到第二天，或在末後送封電報來，或是像在找些不可能的託詞，她每每察覺這些舉動他都全受下了，但這一來却使他內心也擾亂了，形體也痛楚了。

若果她能把那些冷態，讓他看得明白，覺得老是在增加的那種情慾的倦意，一

任其表現出來，或者他也就忿怒了，跟着就冷淡了，跟着就喪氣了，跟着就不伏了。然而她却相反，表示得比從來更其繫戀他，更其受他愛情的承奉，更其願意把他保持着，表示的地方，專在那些偏愛的友誼上，使得別的那些崇拜者都動手嫉妬起來。

在她家裏，她從沒有把他看夠過，而在打給安德烈通知他不能到阿夕依來的電報上，同時又常急切的請他去晚餐。或在晚間去留連一點鐘。他起初把這些招請還當作是一些賠償損失的辦法，繼後他方懂得她是很愛看他，過於看其他的人，懂得她是真正的在需要他，需要他崇敬的言語，需要他戀愛的目光，需要他包裹和接近的情誼，需要他跟前的隱祕的愛撫。她之需要這些，便如一個偶像，既要變做真正的上帝，就需要人家的祈禱和信仰一樣。在這個空空洞洞的小聖堂內，她只算是一個木雕的偶像。但是只要一個信徒走進這聖堂來，崇拜，發愿，頂禮，熱心的禱祝，為她的教義所迷醉，則她就如釋迦牟尼，亞納，耶穌一樣了，因為但凡被愛的

東西便是上帝一類的。

馬丹德·毗爾命覺得比起任何一個女人來，她更其是爲那受崇拜的脚色而生的，爲那造化特命於婦女們的任務而生的，要做一個受崇敬，受追隨的人，要以美色，秀雅，嫵媚，風情來戰勝男子們的。

她簡直就是這種精緻的，目空一切的，暴躁的，高高在上的人中女神，被男性愛情的崇拜弄得又驕傲，又尊貴，儼然就成了一尊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了。

可是她對於馬立約耳的情誼，如她那活潑潑的志願，差不多公開的給他實證來，不但不恤人言，或者還帶有那祕密的心願，要故意把別的人惹勸鼓舞起來。大家每到她家來時難得不碰見他的，差不多常常都安坐在那張大的軟墊椅上，卽納馬特所謂的害人的自在椅；並且她也感覺得一種老實的喜悅，對於整個晚間獨自同他在一處，或是言談，或者聽他說。

現在她既嗜好這種他洩露給她的親密生活，又嗜好這種與一個有修養，又明白

愛撫麼，就是頂輕微的，頂不要緊的，好像也可以使她疲乏，使她神經震動。所以每當他一面談話，一面親切的握着她一隻手，用來吻她的手指，有時一隻一隻的稍放在唇際久一點，很貪戀的樣子，把那手指抓得好像抓糖果似的，則她總是好像把手指擺脫，並且手腕中也似乎有一種退縮的隱力。

又每當她去赴約之後，他對着她的頸上，就是在衣領與腦後一些金色頭髮之間，長長的親起來時，好像要在她與肌膚連接的衣褶下，找出她身軀之香似的，她也是有點微向後退的小動作，並且就在這奇異的嘴唇下面，她肌膚上也有一種不見的迴避情形。

他一遇着這種情形，便像被刺了幾刀，只好帶起這血流不止的創痕轉入他溫柔的寂寞裏去。怎麼她竟不會有過這種纏綿時期嗎，凡是自己甘願而無功利的捨了她身體時所發生的那種纏綿？這時期是短促的，跟着就疲乏了，跟着就生厭了。不過這却是很稀有的，彷彿這時期簡直沒有，或不能歷一小時，或不能歷到一天！這情

婦直未把他當作情人，而是把他做成一種她生活當中的聰明伙伴。

他埋怨什麼呢？豈那完全給出的或者沒有給出嗎？

他並不埋怨，他只是害怕罷了。他害怕別的人，害怕那人忽然而來，或明天或後天便碰見的，不管是那一個，藝術家也好，時髦男子也好，官僚也好，社交家也好，不管是誰，只要爲悅婦人之目而生的，只要無理由的令人喜悅的人，他就害怕，因爲他自己就是這種人，只須一見就能把那戀把兩臂張開的念頭注到她心上的。

他把這個未來的人業已嫉妬起來，如同有時嫉妬那無名氏的前輩一樣；實則這少婦的那一夥密友都動手在嫉妬他的了。他們都在議論，並且在她跟前也曾暗暗的密密的示過一點意。有些人看來，他已是她的情人。別一些人則與納馬特的見解相同，以爲他不過是受她的愚弄，如同往日一樣，苦惱着他，不過爲來激刺或招惹別些人的，其實並沒有什麼。她的父親倒很感動，並曾勸戒了她幾次，她總是做得極高傲的來領受；她越看見這些謠言在她四周緊興起來，她越故意的彰明較著去偏寵

馬立約耳，以一種與她謹慎生活相反的奇怪舉動。

但是他對於這些猜疑的謠言倒甚不安寧。便向她說起這番事。

她道：「並不要緊的呀！」

「至少要是您拿愛情在愛我，倒也罷了！」

「我可不愛您嗎，朋友？」

「或者是，或者不是。在您的家裏倒很愛我，在別的地方便不如了。在我，却甯肯反過來；願意您也這樣。」

她笑了起來低低說道：「人只能做人所能做的。」

他道：「您要曉得在無論若何的動作中我都費過大力在愛你的。我早有一種印象，時而想把那捉摸不住的拉攏來着，時而覺得摟抱的乃是一塊冰，化在我懷中時直把我凍壞了。」

她略不回答，彷彿不甚愛這等論題，因又帶起一種分心的神情。如她常在阿歹

依的時候一樣。

他也不敢深說了。把她瞅着如同大家在博物館看那些珍重東西，觀覽者雖是愛到命裏，却不能拿回家去。

他無明無夜的只有痛苦的時間，因為他是帶着這種定見，帶着比思念還更厲害的感情在生活，覺得她已是他的而又不是的，把她征服了而她又是自由的，把她取得了而又沒有捉住的。他是在她身畔生活的，不過是接近她，而未達到她的身上，他把她愛得飢渴交並的，好像他的身體和靈魂總沒有飽滿過。於是好像初次和她生關係的時候，便給她寫起信來。頭一次他既能用墨水把她真操的頭一道防線攻下了，那嗎，再拿起墨水的力量，他或者能把這親切與祕密的抵抗戰勝，也未可知。他漸漸把拜候的次數隔疏了幾次，只在差不多每天都有的信中把他愛力上的妙詞反覆陳說起來。有些時候，他寫得太辨給，太動情，太苦惱時，她也回他幾封。他給她的那些信，因為說起好聽，署的日子，總在半夜，一點鐘，兩點鐘，或早間的三

點鐘，寫得很明白，很清楚，很有思致，很忠誠，很蓬勃，而又很纏綿幽怨的。她於此事極其理會，因也在信中放入很多興會，甚至許多怪想，但他却枉自把那些信讀了又讀，枉自覺得它又正確，又聰明，又甚為委婉，優美，以及對於他男子的虛榮尚能滿意，然而終使他心頭不歡。使他心頭不歡得還過於在阿歹依房裏所給與的那些吻。

他使追尋這所以然。得虧把那些信讀來背得，然後才深知道他把那理由覓得了，因為凡人總是由筆跡上便能把人們觀察得極清的。語言方可以迷人，方可以誤人，因為它酷肖面容，因為看見它是從嘴唇中發出的，而嘴唇既可喜，兩眼又復可以迷人。至於白紙上寫黑字，便是赤裸裸的靈魂了。

男的，則因為修辭的工技，則因為專門的巧妙，則因為習於用筆來辦理一切生活上的事，所以往往能夠把他的特性隱藏在他那文學的，有益的，無個性的散文中。婦人只是為說自己而才寫，所以每句話總要把自己寫入一點兒。她一點不知道文

章的狡猾，總不知不覺把什麼都表示出來。他遂把她曾經念過的名婦人的筆記與書牘都記憶了起來。那些東西都表白得多麼清楚，又貴重，又精明，又多感的！在馬丹德·毗爾倫信中，最打擊他的，就是從沒有洩露過一星兒感覺來。這婦人能思想，而不能感覺，他又記起別的一些信來。一個小紳衿女人，在旅行中會見，他曾愛過她三個月。曾給他寫過一些又細膩又顫動的信，全是些又祕密又出人意外的語言。甚至他既驚其輕快，又驚其渲染的雅緻，又驚其詞句的變幻。她的這樣天才是從何而來的？只不過從她極有感覺中而來，並沒有什麼別的。婦人對於詞語是毫不功的：這只是些直接的情緒，把詞語放在她的精神裏；她是不查字典的。當她覺得怎樣有力時，她就恰切的怎樣表現出來，在她活動忠厚的天性中間，也不吃力，也不向外面去尋找。

他在那寫給他的字裏行間所努力看破的，也正是他情婦的忠厚天性。這却是又可愛而又精細的。但她怎就不能爲他尋找一些別的東西呢？哈，他卻爲她找出過

多少話，又真實又滾熱，熱得與熾炭一樣的。

每當他侍僮把他的郵件給拿來時，他就拿眼去尋她那寫在信封上的相思的字跡，及至一認識了是它，於是一種不由自主的情緒就湧了起來，跟着心就跳動了。伸出手去，把這紙拿着。又將地址看了一遍然後才打開來。她向他說些什麼呢？這上面有愛之一字嗎？她絕不單寫這一個字的，她絕不將它說出來不隨着一個很字的。——『我很愛您』——『難道我不愛您嗎？』——『我多麼愛您』。這些套語他全明白的，沒有別的可說時，便把這些添將上來。當其人受到愛情時，還能稱出分量的輕重嗎？還能判斷得出人之愛得很，或不很嗎？多麼的愛，好像就愛得並不多！愛就是了，無所謂甚，無所謂不甚。人不能夠補足這些的。人不能想像的，人一點也不能說這個字以外的。這個字雖短，卻是意義完全。只這一個字，凡身體，靈魂，生命，一切都是齊備的。人感覺之如同血的熱氣，人呼吸之如同空氣，人之將其具在自己身上如同思想，因其正可成爲惟一的思想。能存在者只有它。這簡直不是一

個字，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境界，只用幾個字母把它外貌表示出來罷了。任憑如何做，總沒奈何，總看不見，總證察不出，總嘗不到，總如以前似的呼吸不得。馬立約耳已變作了這小小一個動詞的犧牲了：眼睛只在字裏行間跑來跑去的，要從其中找尋出一個溫柔的反應，和他自己的一樣。其實他所尋見的，不過是說的：『她很愛我。』絕不是喊出來的：『她愛我！』在她書牘當中，她老是續着在聖密舍爾山所開始過的那又美麗，又詩情的小說在。這只算是愛情文學，而不是愛情。

當其他讀了又讀之後，遂把這些親密而又失望的紙，關在一個抽屜裏，仍舊坐在他的軟墊椅子上。他在這椅上曾渡過多少堅苦的時光。

過了一些時候，她便不甚回信了，自然有點疲乏來造詞與重述那同樣的事的。況且她已鑽進了一個時髦行動的時代，使得安德烈隱痛的心中愈加痛苦起來，早覺得有些令人不歡的小小的不測之變快要來了。

這是一個佳會最多的冬季，一片快樂的風氣侵入了巴黎，流遍了全城，二馬車

與四馬車終夜都在驅馳，凡這些車子由街中經過時，在那揭開的玻窗之後，一些打扮整齊的婦人都白森森的露出來。大家都在娛樂；口裏談的非是些戲劇，跳舞，朝會，晚會之類。這種傳染，就像一種尋歡的瘟疫，傳遍了社會各階級，所以馬丹德·毗爾命也受了傳染了。

這件事開始於一個美的成功，即是她在奧國公使館跳舞會時所獲得的。因為伯爵北爾羅在他與馬爾黨郡主奧國公使夫人中間，切實介紹過一番，而這公使夫人便突然的，而且十分的被馬丹德·毗爾命所惑。所以在不久的時候，她就變做了這郡主的一個密友，就從這裏，她便猛速的把她的關係推廣到外交界中與特出貴族階級中。她的風致，她的誘惑，她的秀雅，她的聰明，她稀有的精神，都幫助她很得了勝利，並且把她放在時髦叢中，列在頭等，因此，法蘭西一般最有名的婦人們都已介紹到她家裏來。

每逢禮拜一這一天；總有一列玻璃馬車停在佛瓦將軍的街畔，而僕人們也昏頭

眩腦起來，向着客堂投報那些鼎鼎大名時，往往把公爵夫人錯爲侯爵夫人，伯爵夫人誤爲男爵夫人。

她簡直發了狂了。凡是那些恭維，那些招請，那些敬禮，凡是那種變做一個傑出的，變做一個特選的，行到各處，通巴黎都在讚美，都在諂諛，都在崇敬，以及凡是成爲一個被人注意，被人歎賞，被人招呼，而又富有吸力，而又到處出衆的一種快活，便在她靈魂當中，把一種只務外觀的惡疾引發出來。

她的那般藝術黨徒便着手來戰爭；於是這個叛亂方在她那些老朋友中間引出了一段親密聯系。斐士倫也被他們允許加入，在這隊伍中還變成一個有力份子，馬立約耳被舉爲首領，因爲大家並非不知道他對於她的勢力，和她對於他的友誼。

但他看見她翻然飛進那時髦的，狐媚的羣衆當中，卻如一個小孩子看見他那放了線的紅氣球飛走了是一樣的。

好像她竟逃在一個漂亮的，五彩的，跳舞的人羣中間，遠了，離他所希望的祕

密幸福更是遠了，於是他就嫉妬起這社會，嫉妬一切，嫉妬男子，婦人，以及東西。他深恨她所過的生活，以及一切她所看見的人，一切佳會，與夫她所去的那些舞場，歌榭，戲園，因為這些都零碎碎把她拖住了，把她晝夜的光陰都給併吞了；他們的親密只有很少的一點自由時間。因為太被這種強烈的怨恨所苦惱，他幾乎病了，所以在她家裏也帶着一種極其暴亂的神情，以致她便問他道：「怎麼樣了？您現在大變了，並且這些時也很瘦。」

他道：「我怎麼樣，我太愛您了。」

她給了他一個感謝的眼光道：「人不要太愛，朋友。」

「這是您說的嗎？」

「是呀！」

「您不懂得我要死在枉自愛您的這件事上嗎？」

「第一，您就不要枉自的愛我。再則，人也不會這樣死。末了，我的朋友們都

在嫉妬您，可見我待您總不壞的。」

他握着她的手道：「您不了解我！」

「不然，我很了解您。」

「您可聽見我不斷的投入您心中的失望哀鳴麼？」

「是的，我聽見的。」

「所以？」

「所以……那就使我很困難，因為我正無量的在愛您。」

「然則？」

「然則您就向我叫道：『都要與我一樣；像我一樣的思想，感覺，表白。』但我卻不能夠，可憐的朋友。因為我就是我。應該要准許我一如上帝造成我的一樣，既然我已如此的給了您，既然我毫不懊悔，既然我並不想恢復，既然您比起我所認識的衆人來是我頂親愛的。」

「您並不愛我。」

「我正拿我身上尋得出的愛之全力在愛您。若是這力量或者不同，或更大些，這是我的錯嗎？」

「我若把它靠得穩時，或者我也滿足了。」

「這些話您是怎樣着想的？」

「我想我相信您可以別樣的愛，而不相信我能夠引起您的真愛情來。」

「不然，朋友，您錯了。您對於我不但從前沒有這種人，就是將來也沒有的，至少我是絕對這樣想。相與您，我便無須乎撒謊，無須乎把您所願欲的捏造出來，但許多婦人的行爲都是異樣的。您得知道，不要亂動，不要神經過敏，信任我的情分，它已老實的，完全被您獲得了。」

他曉得他們的距離已遠，便咕咕嚕嚕的道：「唉！這了解愛情與談論它的樣子真怪呀！我之於您，確乎是您願意常常坐在您身邊的一個人。但您之於我，卻充滿

了全世界；我於此中只認識您，只感覺您，只需要您。」

她和藹的笑着回答道：「我知道的，我猜見的，我了解的。我感激已極，所以我向您說：常常這樣的愛我，這是可能的，因為這才是我真正的幸福，但不要勉強我來做戲，不但使我困難，並且也不宜於我們。從有些時來，我就覺得這病症要來了；它對於我是極殘酷的，因為我正深深的戀着您在，不過我卻不能打疊起我的天性，將它弄得同您一樣。須把我看成生就的一般才對。」

他忽然問道：「您可想過，您可相信，只要一小時，或前或後，您可以別樣愛我一下麼？」

她很爲難的來回答，於是便默想了一會。

他極苦楚的等候着，並且又道：「看明白，看明白如像夢想別的事一樣。」

她緩緩的吩咐道：「我以前倒能夠把我自己欺騙一些時。」

他叫道：「呵！如此的細緻，如此的心象啊！人對於心的趨勢是不能如此理會

的。」

她又尋思起來，對於她特別的思想，對於這種尋究，對於她的往事，很覺有趣，於是便道：「在如我現在愛您的愛您之前，委實的，我倒相信了一些時，相信我對您將不免有多少的……多少的……多少的……多少的縛束的。自此一來，我一定不免會不甚單純的了，不甚誠懇的了，不甚老實的了，在後來。」

「爲什麼到後來便不甚老實呢？」

「因爲您太把愛情範圍在這種方式裏：『全或無』，而這全或無的意義，在我却以爲：起初是全，繼而便無了。常無一開始，作女人的便要撒謊了。」

他很神經的辯道：「但您真不懂得我悲哀而苦楚的想着您儘可以別樣的愛我一點嗎？您本感覺得到的，所以您如此在愛的却是別一個人。」

她毫不遲疑的道：「我不相信。」

「爲什麼呢，是啊，爲什麼呢？有一個時候，您本已感覺過愛情的，您本已被

那狐疑觸傷過的，狐疑這種希望，斷不是真的，而且很苦痛，就是希望把她的生命，她的靈魂，她的肌肉，和別一個人的生命靈魂肌肉混而爲一，希望隱沒在他的身上，並希望在他的身上取得，您本已覺得這不可解的情緒是可能的，您總有一天或別一天要感受的。」

「不然，這是我一種想像，它曾誤過我，也曾在我身上自己弄錯過。凡是我能給出的都給與您了。自從我做了您的情婦以來，我已思索過多少次。您須注意，我並不害怕您什麼，也未怕過什麼言語。真正的，我完全承認我不能再增進我的愛，也不能比我現在所做的愛得好些。你瞧我現在對您說得好像對我自己一樣。我之所以這樣做，因爲您是很聰明的，因爲您諸事了然，諸事透澈，並且毫不隱藏。尤其是您的好處，也是我們加勁相愛與長遠的惟一方法。這就是我希望的了，朋友。」

他聽了這番話，比如渴得要死的人渴了一點水似的，於是他就跪下來，把額頭

放在她衣裳上。握着她的雙手，放在唇邊，一面又連連說道：「多謝！多謝！」當他舉起頭來瞻望她時，她兩眼都含着淚；跟着，她也把兩臂交在安德烈的頸頭上，輕輕拉他起來，並俯身下去，在眉頭上親了一下。

她道：「您請坐下罷；在這兒跪在我跟前，是太不謹慎的。」

他坐下了，兩個人都互相看着，靜了好一會，她便問他願不願隨便那一天引她到雕刻家卜來多勒的展覽會場去，這地方大家早滿口恭維的說起來。在她裝飾室中，曾有他的一個模樣極可愛的銅愛神，水就從它傾到浴盆內去的，所以她願意去看一看，凡收集在伐蘭遊廊上的，這精緻藝術家的完全作品，這些東西，八天以來就把全巴黎都轟動了。

他們訂了一個日子，接着馬立約耳便站起來預備走了。

他很低聲的問道：「您願意明天到阿歹依來麼？」

「呵！我以爲一定能夠的。」

於是他便快活得閉氣而去，沉醉在這個或者當中，這在他心裏頭，是從沒有死過的。

六

馬丹德·毗爾命的馬車，兩匹馬拖着，正在格羅乃兒街石上飛跑。此時正是四月初間，那最後降落的雪彈子錚錚的打在車子玻璃窗上，並濺在已經鋪滿了一層白粒的地上。那般往來的人，都躲在傘底下，疾疾忙忙的走着，頸項藏在大衣豎起的領子中。在入春兩禮拜後，自有一種晴冬可厭的奇寒，重新凍起，把皮膚都凍結了。

兩隻腳踏在熱水球上，身軀裹在一件皮外套裏，那又蒙茸，又細膩，又不動，又溫和的愛撫溫暖着她，直透過她的衣服，親親熱熱取悅着她那生怕觸犯的皮膚，這少婦便很困苦的尋思，約莫一點多鐘，她應得坐在一部街市馬車中到阿歹依去和

馬立約耳相會。

很想送一個電報去告他一下的。但她又想到自從兩個多月以來已經同他很少幽會過，因為她適才努過大力要以她被愛的那樣子去愛他。

一看見他怎的痛苦，她不覺又惻然起來，所以在那番談話之後，又在一種溫存的真傾向中親過他的眼皮，她那老實的情分果然又頂熱烈，頂快活過一頃時。

她自己根究起來，也很驚異她那不經意的冷淡，為什麼她不能照別的婦人們之愛她們的情人一樣把他一直愛到底，既然她覺得是深深的系戀着他在，既然他比起別一些男子更使她歡喜些。

她這溫柔的慢性，只是從一種懶惰的心情發生的，或者如像別的懶惰，都可以克制下來。

她也曾試過的。試着熱奮的去想他。每逢幽會的日子又試着把自己鼓舞起來。實實在在，有幾次她竟到了這種境地，如像在夜間，想到竊賊和鬼怪，人便害怕起

來。

甚至對於這情慾把戲，頂愛撫頂緊湊的把戲，她也努過力，也稍稍興奮過。起初成功還好，把她顛狂起來如同迷醉似的。

於是她便相信在她身上生出了一種稍有點像樣的燒熱病，覺得把她燒了起來。她愛情中斷的舊希望，遂遙遙與她在聖密舍爾海灘前，乳白夜霧之下，決意委身的那一晚接續着復活起來，不過誘惑性並不大，周圍也甚少那詩情的氣氛，與意識，但是比較精確，比較人道，在關係證明之後把幻象折開了的。

於是她就將衆人所說，當其兩個被靈魂之情緒所纏綿着的身體，聯合一處時，不禁整個身心皆向那一個人傾注的偉大趨勢，喚將起來，窺伺起來，然而徒有此舉。這種趨勢偏絲毫的沒影響。

然而她仍堅決的要模仿這種纏綿，要加多幽會的次數，要對他說，『我覺得一陣一陣更愛您了些。』不過心頭總侵進了一種疲倦之感，再無力量自己騙自己，並

長遠的去騙他。她又極其驚異的察覺出從他接受的那些吻，雖然她不十分做得無感覺，却總厭煩他過於長久。並且她又察覺出一到這些應該幽會的日子，從早晨起來就有一種模模糊糊的意流露在她身上。在這些早晨，她何以不像別的婦人們，覺得她的肌肉被這等待感動着而極想受一個人的擁抱呢？她也受過擁抱，也接受過，微微推拒一下，繼而就戰敗了，粗魯的被征服了，並且不由己的顫動起來，不過却絕不纏綿。敢是她那太嬌嫩，太細膩，太出奇的貴族化，與精緻的肌肉，尙保存着那無名的羞恥，一種又神聖，又高尚的動物的羞恥，還不知道她靈魂已是極時髦了的嗎？

馬立約耳漸漸也明白了。他看見了這人工的熱烈之難於發生。他猜出了這種犧牲的實驗；於是一種致命的，難安的悲痛便溜進了他的靈魂。

她現在也曉得了，同他一樣的，實證已做過，什麼希望都沒有了。所以今天才緊緊的在她皮衣中，雙腳放在熱水球上，舒舒服服的寒戰着，看那雪彈子打在車子

的玻璃上，而她簡直尋不出這種勇氣，走出溫和的地方，坐在一部冰凍的街車上，去與那可憐的少年相會。

這種振作的意思，破壞的意思，躲避愛撫的意思，確乎平靜了一會兒。她也很知道要在女性競爭之中俘虜一個男子，由她獨自保守着，便應該委身於他，應該要拿一條鏈子把他拴住，即是將這個身子繫在那個身上的鏈子。她知道這樁事，因為這是不能免的，合邏輯的，不可辯詰的。他的行止既如此的合理，所以她也願意同他合理相處，以盡她做情婦的本分。那麼，她還得委身，常常的委身；但何以要如此其常呢？他們的幽會難道對於她不會帶有一種頂大的魅力嗎，不會帶有一種更新的吸引力嗎，如像由她所供獻出來，而他不該浪費的那種難以了解而又稀少的幸一樣？

她每到阿夕依去一回，她的印象總以為拿了許多極貴重的東西給了他，一種無價的禮物。當她拿與的時節，那拿與的快活簡直與某種犧牲的感覺不能分別；這並

不是着迷的沉酣，而是憐憫的自得，和使他有幸福的高興。

甚至她還計算起來安德烈的愛情，若她稍稍向他拒絕一點，它才有經久的命運的，譬如越是禁食，越是飢餓，肉慾的心願，也恰像一個胃口。自她定了這種計劃，她就決定凡到阿歹依去的那一天，便裝一點小病。這旅行，在前一分鐘時，彷彿被這雪天弄得極苦惱的，忽然又似乎很自在了；一面笑着自己，又笑這突然的變動，一面也明白她何以要如此費力的來維持一件極其平常的事。剛才她不願意，目前她又願意了。剛才之不願意，因她早爲這幽會的事感受了千百種零星的小煩惱。她的指頭因搬鋼針時一不當心已刺破了，並且毫無所事的，急急忙忙跑進臥室去把衣服脫了，又急急忙忙爲這討厭的差事獨自一個穿將起來。

她便留連在這番思想上，第一次把它探討起來，貫徹起來。這種定期的愛情，在頭一天或頭兩天就通知了的，好比那種事務的期會，或一種醫生的診病，豈不有點俗惡；乃至有點逆胃。在一番意外的，自由的，半醉的長期並頭之後，自然只有

撮唇接吻，只有把兩張互相狐媚，互相呼喚，拿起一些又溫柔的又熱烈的言語來互相誘惑的口聯在一處而已。像這樣，直是一種特殊的接吻，毫無驚異之感，而先期就通知了，她一禮拜去承受一次，把錶捏在手上看時間。委實有幾天不該去看安德烈的日子上，她倒覺得杳杳茫茫的很想去會會他，及至她用着賊計，設着疑陣，坐着齷齪馬車向他那裏去時，被這種種把心分開了，所以這心願反只僅僅現一現就算事。

呵！阿歹依的時間呀！她在她的那一般女友的時鐘上，都計算着在；她在馬丹弗烈米倫家，在侯爵夫人卜拉蔣家，在體面馬丹卜黎葉一家，看它一分一分的走近了，因她每逢這一個下午，總在巴黎街上亂跑，免得留在家中，忽地來個意外的客，一個想不到的阻礙，遂使她脫不了身。

她自己忽然說道：「今天是罷工的日子，我須得去晚點，不要太麻煩他。」於是說罷，直向卜拉蔣家，卜拉蔣家不見內卜達討，是藏在黑網之下的，這車子真是一個

少婦的起居室，全是施有帷帳的。這小儲藏室內的兩扇玲瓏小門翻在兩旁之後，便現出一個用鉸鏈釘着的鏡子，恰有她臉高。在這鏡子背後，緞子做成的奧閣處，列了幾件小小的銀器，一個粉盒，一個擦嘴唇的脂盒，兩瓶香水，一瓶墨水，一支筆，一把精緻小刀是用來裁書的，一本最新出版的小說預備在路上讀的。還有一具精緻掛鐘，又大又圓好比一個金核桃，是釘在帷幃上的，此刻正指着四點。

馬丹德·毗爾命尋思道：「至少我還有一點鐘。」於是就按了一下鈴子，使那坐在車夫旁邊的隨從拿起聽筒以便接受命令。

她也取了一端，這聽筒是掩在車帷裏的，便把一個礎玉管嘴接在她唇際道：「到奧國公使館去。」

接着她就照了照鏡子。帶着一種會晤頂心愛的人時所感證的高興樣子，一如她平時顯鏡一般自己看了起來，跟着又把皮外套打開一半，重新把她的上衣審察了一番。這是一件冬末禦寒的裝飾。領上緣了一道很精細的白羽，明光閃閃的。微微粉

披在肩頭上，又帶些輕灰色，彷彿一種鳥翅，因此全個身子都包裹在這蒙茸的寬邊中，把少婦弄成一個野雀兒的樣子。在她那斜方形的帽子上，另有一種烏羽豎在上面，是一個色彩鮮明的帽飾，配着她那怎的體面的嬌豔面孔，簡直像冰雪裏頭的鴛鴦，從灰色天上飛起來的一般。

等到車子驟然掉向公使館大門邊的時候，她自己還在顧盼。於是她就將皮外套抄緊，掩了鏡，閉了壁廚上的小門，當車子停住時，她就先向車夫說道：「回家去罷，我用不着你們了。」

跟着才向那迎到門塔前的隨從問道：「郡主在家嗎？」

「在家，馬丹。」

她便進了門，上了樓梯，走入一間小客廳，郡主馬爾黨正在那裏寫信。

這公使夫人一見了她女朋友，便拿着一種十分快活的神情，兩眼發光的站將起來；於是她們就對着臉頰，在口角邊，一連抱吻了兩次。

繼而，就彼此挨着在火跟前兩張小坐具上坐下。她們彼此很親愛，彼此都無量的相悅，對於各方面又互相了然，雖然馬丹馬爾黨是一個瑞典女人嫁與奧國人的，但他們差不多是一樣，同一個種類的婦女，在同樣的氣氛中長養出來，賦有同樣的感覺的。當她們在一處時，便彼此對着練習一種祕密的特別的勾引，而一種適意的以及深深高興的真感情，因就從這中間發生出來。常常整半夜的滔滔說個不了，對於她兩個並沒有好處，不過還有趣味，這由於她們嗜好相同的原故。

馬丹德·毗爾命道：「您瞧我多麼愛您呀！您今晚本要到我家去晚餐的，然而我總不能不來看您。這就是一種情愛了，我親愛的。」

這瑞典女人笑着答道：「我也一樣。」

所以，由於習慣的事務，她們竟你爲我，我爲你的化費多少漂亮，如同在男子跟前一樣，不過是不同的漂亮，幾幾乎是一種別樣的戰爭，眼前雖無敵人，個中却有敵意。

馬丹德·毗爾命一路說着話，一路看鐘上的時候。五點快要打了。他從一點鐘以來就在那裏了。她便尋思：『這也夠了，』遂站了起來。

郡主說道：『要走了嗎？』

那一個慨然說道：『是的，我很忙，我被人等着在。不然，同您坐着多好。』她們又重新抱吻了一下，於是馬丹德·毗爾命便請人叫了一部馬車坐着去了。跛脚的馬用起無限的辛苦，拖着這部舊車子；這少婦覺得在她的心上也正具有這畜生的跛與疲。當這畜生喘氣時，她覺得這行程長而且難。其後，快要看見安德烈的這點欣喜方給了她一點安慰，其後，又心焦起來，焦的是她快要使他悲傷。

她看見他在門後凍僵了。那些厲害的雪猶在樹子中間飛舞。當他們走向小房子去時，雪彈子錚錚的打在他們的傘上。他們的脚都踏在泥濘裏。

花園裏是又愁，又慘，又死，又泥濘的。而安德烈則臉色青白。他只是噓氣。他們進門的時候，她使道：『天呵！真冷呀！』

然而兩間房裏都燒着大火。不過只從正午燒起來，四周潮濕的牆壁還未能弄乾，肌膚上仍然寒戰。

她又道：「我很想不忙脫去我的皮外套。」

她只打開了一半，露出臉來，畏寒的上身仍裹在羽毛叢中，簡直同那並不留住
在一定地方的移居鳥兒一樣。

他坐在她身畔。

她又道：「今晚到我家去吃一頓絕佳的晚餐，我早就很得意的。」

「有些什麼人呢？」

「呃……第一就是您，其次是卜來多勒，我很想認識的。」

「呀，您請了卜來多勒嗎？」

「是的，納馬特給我引來的。」

「但這完全不是爲您而生的男子，卜來多勒！大抵一般雕刻家都不是爲來愉悅

美婦人而生的，這人尤其不比那些。」

「啊！我親愛的，這是不可能的。我非常尊敬他。」

自伐蘭遊廊展覽之後，兩月以來，這雕刻家卜來多勒已經把巴黎征服了，馭制下了。大家業已很敬重他，很親近他；人都說：「他造了許多精緻的小肖像。」然而及至全般藝術家與賞鑑家被招呼到伐蘭街的展覽中，把他全部的作品評判之後，他的聲名方大噪起來。在那展覽會中好像有一種意外魅力的宣傳，一種極特別的天才，把精雅與優美轉譯了出來，使得大家相信是在參與一種新形式的感人的生禮。他所選擇的最高等的女像，都很少，很少穿衣的，他從那上面表出種種秀雅的典型，而蒙上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緻手段。尤其是他作過許多研究的舞女造像，以那姿態與動作的調和，在其舉止與位置上，把藏在女性身上的所有輕盈而稀少的美赤裸裸的表現出來。

一月以來馬丹德·毗爾侖已費了許多力要把他吸引到她家裏。但這藝術家是野

的，以說他同一頭熊一樣。但是她畢竟成功了，由於納馬特的居間，納馬特爲這認識的藝術家很做了些老實和癡愁的廣告。

馬立約耳問道：「您還有什麼人呢？」

「馬爾黨郡主。」

他很是厭惡。這婦人很令他不歡的。又問道：「還有呢？」

「馬西華，北爾羅，喬治·德·馬爾蒂。就是這些，除了我這般精選外，沒外人。您認識卜來多勒嗎，您？」

「是的，有點認識。」

「您覺得他怎樣？」

「是個精雅的，比我所遇的一般人，尤爲有情於藝術的一個人，並且他談起來也很有趣。」

「這就可愛了。」

他便在她皮外套下握住她的手。輕輕的捏了捏，又親了一下。於是她才忽地覺得她忘記了說她病痛，便猛然的尋了一件別的理由，低低說道：『天啊！真冷呀！』

「您冷嗎？」

「我已是冷透骨了。」

他便起去看了看寒暑表，度數果然是很低的。

他又重新坐在她身畔。

她又剛說了一句：『天啊，真冷呀！』於是他相信明白了。自從三個禮拜以來，每逢他們的幽會，他都把她那溫柔傾向中看不見的低減記着在。他看出了她那懈惰之情，毫不做假的表示出不能再繼續下去，所以他就非常惱怒他的無能，非常痛心被這女人弄得發狂而又不能如願，以致在他失望寂寞的時間裏，他就自言自語道，『比較把這樣的生活繼續下去，我倒甘願斷絕了罷。』

因爲要把她的思想好生看清楚，所以他又問道：「今天您必然不離開您的皮外套了。」

她道：「呵！不離開的，從早晨起我就有點咳嗽了。這可惡的氣候把我的喉嚨逼得緊緊的，我很怕染了病。」

息了一會，她又道：「若我不是絕端答應了來看您，我定然不來的。」

因爲他並不做聲，已被悲傷把心撕碎，並忿怒得掣動起來，她又說道：「在最近兩週裏六天好天氣之後，重冷起來是很危險的。」

她瞅着那花園，在那溶化的雪塵底下，樹子差不多都青了，雪還在樹枝間飛舞。

他瞅着她想道：「瞧，這是她對於我的愛情！」一種失意男性的仇恨，第一次，把他鼓動起來反對她，反對這面孔，反對這把握不住的靈魂，反對這怎的躲避和怎的被追隨的婦人身軀。

他想到：『她借口說冷。』因為我在這裏，她只有冷了。對於一件歡樂的舉動，對於一件把無益的生活引動得起的傻事，她使滔滔不絕了，就於生命有危險的也不怕了。因為要顯她的裝束，難道她不乘着廠車冒着嚴寒出來嗎？唉！現在她們都是這樣的。

他瞅着她，在她對面極其安靜。於是就曉得在這頭腦中，在這可敬的小頭腦中，早有一種想頭，想不把變得太困苦的聚首延長下去了。

真果從前看過的，就現在也還有這樣的女人們，只要被情緒一感動，就不禁痛苦起來，哭泣起來，呻吟着，激切着，擁抱着，魂消魄散的一任所為，愛起來不但以她們的肉體，還要與她們的靈魂，以她們談話的口，以她們看人的眼睛，以她們跳動的心，以她們撫摩的手，有些婦女什麼都敢作敢為，因為她們在愛人，並且不管是白晝，是黑夜，不管是被人監督着的，是被人教導着的，或是猛勇，或是膽怯，一樣要去到她情人跟前，倒在情人手臂上，變成一種又無力，又幸福的瘋

子的。

啊！痛苦的愛情，現在他正鎖繫在那中間：這無出路，無了期，無快樂，無勝利的愛情，真使他又傷感，又激動，並焦得要死；這既不溫存又不迷醉的愛情，只好做弄出一些感動，追悔，苦惱，哭泣，漏不出一點銷魂的愛撫，只有一種極難受的懊惱，懊惱在那冰冷的，無益的，乾枯的，和枯樹一樣的口唇上的接吻，簡直不能把那愛撫弄醒。

他瞅着她，妖妖嬌嬌的裹在這件羽毛外套裏。這豈非是些大仇敵，要戰敗這婦人，就該先把她的袍子，這嫉妬的侍衛，貴重而俏皮的保障，把情婦包圍着，不許他去侵犯的東西打敗才對？

他道：『您的裝束真是令人喜歡。』因他不願再說那些痛苦他的事。

她笑着答道：『您且看我今晚的那些。』

跟着她便咳嗽了幾次，說道：『我完全感冒了。讓我走了罷，朋友。太陽快要

回來的，我一定做得像它一樣。」

他並不挽留她，喪氣得很，也明白現在沒有一點力量能夠戰勝這沒有傾向之人的惰性的，明白這是收場了，所希望，所等待，在那甜淨眼中的一片光明，在那安徐的口中一些難言的字句，都永遠的收了場了。於是在他心上就忽然發生了一種魯莽的決意，決意要把這有勢力的支配躲開，她業已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他四肢已在流血，她不但看着他到臨命時尚不懂他的痛苦，並且還高興做了這件事。可是他要從這個死人架上自拔出來，讓他身體的殘餘，肌肉的破片，和他完全破裂了的心剩在那裏。一定要跳走得好像一個幾乎被獵人所殺的獸，一定要走去藏在一個寂寞鄉中，在這裏或者可以收拾他的傷痕，而且不覺得被傷者到死時的那種沉着的苦痛。

他對她道：「然則就請了。」

她很驚疑這聲音的悲戚，便道：「今晚再會，朋友。」

他也說道：「今晚……再會。」

他便把她引到花園門外，回來獨自坐在火爐前。

孤獨了！天氣實在這樣的冷！這樣的悲慘！這可完了！唉！如何痛苦的思想！所希望的，所期待的，所夢想於她的，並且是心頭火燒一般，這火便是有時使我們生動，在黑魘魘的大地上，好像燃在烏暗夜中的快活火光一樣，都完了。別矣，那些寂寥情緒之夜，每當其時，他總一面想她，一面在臥室中徘徊到曉，別矣，那些通宵的失眠，每當其時，他總睜着兩眼，一面自言自語的：『有時我定看見她在我這間小屋子裏的。』

他怎地愛她啊！他怎地愛她啊！不知要經多少困難，多長時日，他才能把她丟開！她已走了，因為天冷！他看起她來，好像適才她之注視他，與蠱惑他，蠱惑他若好破壞他的心。咳！她怎的在破壞他！先是一部一部的破壞，最後竟給他一個致命傷！他覺得了那窟窿：一片業已陳舊的傷痕，本已被她裹得半合了的，這一下却被她弄得不可救藥了，她那致命的冷酷好像刀子似的深深插在中間。還覺得這破壞

的心裏，尚有些東西在流動，這東西充滿了他的身體，湧到咽喉上，悶住了他。於是拿手蒙着眼睛，好像要把那弱點對自己掩藏起來似的，他哭了。她已走了，因為天冷！然而他却可以在雪裏裸着身子走去，無論什麼地方，去與她相會，他可以從屋頂高處撲下來，只要落在她腳跟前。他想起了一件老故事，這故事大家已把它編成歌謠；兩個情人的山巔故事，大家到魯昂去時便看得見的。是一個少女服從她父親殘忍的私意，若是她不能夠把她父親親自背上一個奇險的山頂，便禁止她嫁與她的情人，於是她就牽起他，手膝並用爬了上去，到山巔時便累死了。那嗎，愛情者，歌謠而已矣，不過詩以詠之，不過騙人的小說以述之的東西。

他的情婦雖自己未向他說過，但在前幾次交談時，有一句話他絕未忘記：『現在的一般男子必不致把今日的婦人們委實愛到感生痛苦的。請相信我，男女兩方面，我全曉得。』她雖是爲他而自騙了，但沒有爲他而受騙，因她尚說過：『總之，我可先告訴您，我是不能真正繫戀於一個任何人的。』

於任何人嗎？靠得住嗎？對於他，自然不會的。他現在定然是跌住了的，但是對於別個呢？

於他呢？她不能愛他的了！何以呢？

然則感覺之在他生活中就十分的欠缺，並且好久以來就被厭棄了的，所謂感覺也者，在他身上早是打倒了，沒有蹤影了。他什麼也沒有做過，什麼也沒有成功過，什麼也沒有得到過，什麼也沒有戰勝過。一切藝術都曾吸引過他，然而他在自己身上總找不着那必需的勇氣完全傾注在一件上，也找不着那堅忍不拔的精神來戰勝過它。成功都不足以令他感受快活，因一件好東西的嗜好全不足以使之貴，使之偉大。他那惟一勁健用來征服婦人之心力量，也如其他的一樣，剛剛的中輟了。到底只是一個定數。

在他蒙着眼睛的手下哭了好一會。眼淚從肌膚上流下來，把鬍子也浸濕了，嘴唇也弄鹹了。他嘗着苦味，愈把他的憂愁和失望，增加起來。

當他擡起頭時天色已晚了。他只有回家去換衣，還要趕到她家赴晚餐的時間。

七

安德烈、馬立約耳第一個進了馬丹德·毗爾侖的客廳。他坐下來，瞻望着他身邊的那些牆壁，那些物件，那些帷幕，那些珍玩，那些傢具，都是因了她的原故，曾經親灸過的，所有這間親密的房間，他之認識她，尋見她，常常尋見她的所在，也是他知道去愛的所在，也是他把那情愛發現了，覺得一天一天的生長起來，一直到枉自得勝之時的所在。他從前何等的熱烈，在這俏皮的地方，曾等過她多少次，爲她來做佳人的配像！他是如何熟悉這客廳的香啊，這帷幕的香啊，一種又樸素又高貴的蝴蝶花的香味！就在這地方，他曾心跳過一切的等待，戰慄過一切的希望，窺探過一切的情緒，末了，都死去了。把那天的軟墊椅的靠手握住，好像是一雙棄友的手，這椅，他從前常常坐在這上面，一面和她談話，一面看着她笑，看着她說

的。他甚願意她不要來，一個人都不要來，讓他一個人留在那裏，留一夜，去夢想他的愛情，如同在一個死人旁邊守夜似的。直到黎明，他再離開，長久不來，或者永遠不來了。

臥室的門開了。她出來了，並且伸着手向他走來。他自己克制着，不露一點痕跡。這簡直不是一個女人，只是一束活動的花枝，一束想像不到的花枝。

一條洛陽花的帶子束在她腰身上，參參差差的垂下來直繞到腳下。精光的膀子和肩頭上，纏了一條紫草同馬鈴蘭合編的花辮子，還有三朵極美麗的赤蘭花好像從頸項中生出來，以它那鮮豔異常的紅與玫瑰色的花瓣愛撫在她那胸前淡白的肌膚上。淡金色頭髮上戴了些玳瑁色的紫羅蘭，從中又射出了些金鋼鑽的光來。還有些別樣的鑽石，在金鎖針上，一閃一閃的，水一樣的光輝在上身的芬芳裝飾中。

她道：『我要頭痛的，這可糟透了！却也會好的。』

她遍體芬香，直同花園中的春日，比她帶的那花瓣子尤為鮮豔，安德烈看着她

，非常動目，因就想着這時候將她摟在懷中不免也和蹂躪在地下是同等的野蠻了。她們如此的身軀，只算是一個裝飾架子，只算是一件華美物品：却不是一付拿來愛的物品。她們譬如一些花，譬如一些鳥，譬如千百種與婦人相同的小東西。她們的前輩，即是她們過去的統系，本就用着俏皮的藝術來輔助美的，不過在初也很自嬉的對於她們身軀上的直接誘惑，對於她們風致上的天然能力，對於她們能夠操縱男性心情的女形所具的不可抗的情趣。今日，則俏皮便是全體了，技巧已變成了大法，同時也是目的，因為她們之用技巧與其說是爲的征服男子，毋甯說是爲的激怒對手的眼睛，爲着鞭打她們的嫉妬。

然則，這裝束却爲誰而設計的，爲情人嗎，或爲壓倒馬爾黨郡主呢？門開了，人報馬爾黨郡主來了。

馬丹德·毗爾命遂對她搶了去；一面又注意着那些赤蘭花，一面便半張着口，並帶着一種溫柔的小小的頰渦兒去抱吻她。這真是又美麗，又情願的接吻，是滿心

願意的兩張口所做弄出來的。

馬立約耳恨得要死。她之親他無一次不慌慌張張的；從沒有這樣抱吻過他；於是他就尋思道：『這些女人都不是爲我們而生的，』他自己說起時好生憤怒。

馬西華也出現了，他後面跟着就是麥歇布拉東，伯爵北爾羅，接着又是喬治·德·馬爾蒂。打扮得整整潔潔，很英國式的。

大家都只等候納馬特同卜來多勒了。大家盡在談論這雕刻家，並且所有的聲音都範圍在贊揚的定式中。

『他把優美復活起來了，用着少許東西竟將文藝復興的精神轉譯出來，近代的真實；依據麥歇喬治·德·馬爾蒂的意見，這是安慰人們的精妙暗示者。』這些話，兩月以來，流遍了一般客廳，從許多口裏傳到許多耳裏。

他到底來了。大家都吃了一驚。這是一個年紀很大的粗人，一雙鄉下人的肩膀，一個皺紋重疊的大腦袋，蓋着些頭髮和灰色鬍子，一條挺硬的鼻子，兩片肥大的

嘴唇，樣子怯生生的，並且拘束得緊。他的膀子並不貼在身上，像是很拙劣的，結尾是從袖管中伸出的大手一雙。手掌又寬又厚，生了一些有毛而又多筋的指頭，純然一雙拳師或屠戶的手；並且那手彷彿極其粗魯，極其遲笨，在這裏隱藏下了那無所措的樣子。

但是臉上却極其光明，一雙又透明又灰色而且炯炯然的眼睛，帶一種非凡的活氣。一有了它好像就把這種遲重的人弄生動了。並且他瞻顧起來，細考起來，掃蕩起來，到處都射出他那迅速的，活動的，銳利的眼光，因此，大家也才覺得有一種活潑偉大的聰明，就從這好奇的顧盼中引了出來。

馬丹德·毗爾命稍有一點不愜意，却也恭恭敬敬指了一個坐位給他，這藝術家便坐下了。於是他就跌在那裏，好像是糊糊塗塗來到這人家似的。

納馬特，這個靈巧的指導者，很想把這岑寂打破，便接近他的朋友道：「好朋友，我來指示您在什麼地方，您起頭已看過我們的神仙女主人了；現在再來看看繞

着的。」

他就指示在壁爐簷上的一個真正烏董雕刻的半身像，其次在補爾式的書桌上兩個擁抱着跳舞的婦人像，是克羅底湧的作品，末了在樓梯邊四個達納格納的小雕刻，都是從最完美中選出來的。

於是卜來多勒的臉色忽然就光華起來，如像在荒野中把他的孩子尋見了似的。他遂站起來向那四付古代的泥塑肖像走去，一下就抓了兩個在他可怕的手裏，這手好像爲殺牛而生的，馬丹德·毗爾命便爲那兩個泥像害怕起來。但是他一觸着了那肖像，大家說他是在愛撫它們，因爲他用着一種輕倩和一種奇怪的精細在摩挲它們，一面拿在他厚指頭上轉動，那指頭登時就變得極其伶俐，如像戲法師的指頭一樣。大家一見他去注視它們，摩挲它們，便都覺得在這粗人的靈魂和手中，對於這些小小的精品，已有了一種專一的，細膩的，意識的溫柔。

納馬特便問道：「它們可美麗嗎？」

於是這雕刻家把它恭維得好像在向它們祝福一般，並且他說這比他所見過尤爲可愛，並用起一種稍有點朦朧，但準確而且沉靜的聲音，在幾句話中，已把那辭語價值表示得極清楚的一種思想表達出來。

跟着，又被文學家引着，去細看馬丹德·毗爾命賴着她朋友們幫助所收羅的一些古玩，他不禁又驚奇，又快活的來親炙它們，快活驚奇的是在這地方把它們發現了，因就常常將它們收在手中，隨着那東西的式子輕輕旋轉着，好像特意去溫存它們的一般。還有一尊銅像藏在黑暗地方，有一個砲彈重；他一把就舉了起來，拿近燈前，嘆賞了許久，顯着毫不費力的樣子仍放還原處。

納馬特道：『這漢子，生來專是同大理石打仗的。』

大家看着他，都同情這句話。

一個僕人報道：『馬丹，已供應好了。』

這女主人遂挽着雕刻家的手臂走到餐室來，並且，把他安在她的右邊，很有禮

的問他，如同對一個大家子弟請教他世襲族名的根原一樣道：『您的藝術，麥歇，是不是同這聲望一樣，算是那些藝術的長兄。』

他用着一種沉着的聲音，答道：『我的上帝！馬丹，聖書上就有牧童玩他們笛子的故事；音樂似乎很古，縱然在我們的意思中，真的音樂的日子並不很遠。而真正雕刻的日子却很遠了。』

她便道：『您愛音樂嗎？』

他用一種嚴重確切的聲口答道：『一切的藝術我都愛的。』

她又問道：『我們能知道誰是您那藝術的發明人呢？』

他沉思了一會，使用一種柔和的聲調，如同他在講一件感人的史事似的，說道：『就希臘的逸話講來，這是雅典人代達耳所發明。但是較美的傳說，却把這發明歸之於司士阿倫的一個陶匠，名叫底里比得的。據說他女兒哥哈曾以鉛筆畫了一個她未婚夫的側面陰影，她父親將這沃土的半面像完成了，並把它範出來。於是我們

的藝術就從此發生。」

納馬特低低說了一聲：「妙哉！」略靜了一靜又道：「喂，要是您願意，卜來多勒！——」

又回頭對馬丹德·毗爾命道：「您真想不到的，馬丹，當他說起他所愛的東西來時，這人多麼有趣，他曉得怎樣的表白出來，怎樣的呈露出來，並且使人怎樣的崇敬它。」

但這雕刻家好像並未安排來表白，也未安排來長談。便拿起他飯巾的一支角，塞在他襯衣與硬領的中間，免得打污他的半臂，於是就專心吃起他的肉羹，簡直同鄉下人吃麵包湯的神氣無異。

跟着喝了一盃酒，又把杯子立起來，樣子很自如，很不拘的。

時時刻刻，他總要回過頭去，因為他從鏡子的反光裏，望見一幅近代的圖畫陳列在他背後的壁爐簷上，他不甚認識，於是他就猜起那東西的作者來。

末了，他掌不住，便問道：『這是伐里居野的，是不是的？』

馬丹德·毗爾命笑了起來道：『是的，這正是伐里居野的。您何以從鏡子裏就認識它？』

他也笑了道：『咳！馬丹，無論如何，只須一眼我就認識它，因為凡是雕刻的人也須學過繪畫，繪畫的人也須學過雕刻。這與那專精一藝的人，全不相似的。』

納馬特願意他朋友多生一點光榮，便請問起他的解釋，於是下來多勒就細說起來。

他下了一個定義敘起雕刻的繪畫和繪畫的雕刻，由一種極明白，極精到，極新鮮的樣子，他的話又緩慢，又簡捷，以至大家的眼光同耳朵一樣把他聽着。他從美術史上一路退着講了轉去。每一時代又舉出幾個例來。直追溯到意大利第一代的大師，同時又是畫家，又是雕刻家，如尼哥拉，釀比士，多納得羅，羅郎弱齊北底等人。在這同樣事件上他又指示了些底得羅的好奇怪的見解，結論說到齊北底在弗羅

郎司的聖約翰的巴底士特各城門上所刻的陽文是怎的生動，怎的悲壯，簡直可說是畫在布上的。

他搖起他那雙粗笨的手，在他面前，彷彿正在范塑東西的一樣，在他那輕倩靈動的動作中，變得很爲悅目，他又設了種種信實，大家也都依了他指頭，於各人酒盃菜盤跟前，由他口中的解釋，發生了許多意思。

接着有人端上一些他所喜歡吃的東西來，於是他便不說了，只顧去吃。

直至餐罷，他並沒有許多話，他只跟着衆人的談鋒，從戲劇的回聲走到政治的嗟怨，從跳舞走到婚禮，從一件「兩世界」雜誌的走到批評新近賽馬的新聞。他吃得也多，喝得也多，並沒有什麼感動，具着一種又聰明，又聖智，又難擾動的思想，只有一點好酒才可以動搖。

當大家重回到客廳時，因爲納馬特並不把雕刻家所期待的吝惜於指示給他，於是把他挽到一具玻璃匣前，指示給他一件無價的東西，是一具銀墨水壺，扁的，古

典的，有歷史的，是邦維呂多·色里里雕刻的。

這真是一件把雕刻家迷醉了的東西。他把這件東西看得如人家之看情婦面孔一樣，很爲動情，他對於色里里的作品，表白了許多細膩秀雅的意思，恰如那神聖的雕刻藝術一樣；其後覺得大家都在聽他說，他於是便全然表露出來，坐在軟墊椅上，陸陸續續接着大家介紹給他的一些珍品，對於所有認識的那些頂好的東西，講述起他的印象，並把他的感覺赤裸裸的露纂出來，並把那優美形式，從眼睛鑽到靈魂裏，所作成的那令人心醉的奇異之感，發表得明明白白的。他曾以十年工夫遍遊世界，專去看那些天才手上所雕刻的大理石，粗石，銅，木頭，或者金的，銀的，象牙的，鋼的，各種變化不同的樣子，都是那般雕工仙指下的傑作。

並且一面說，一面就用了些正確的語言，把那驚人的浮雕，和得到的那精緻模型一一刻畫起來。

男子們都繞着他站着，聽他說得非常有趣，惟有那兩個婦人，却坐在火面前，

微微生厭，並且低聲的談論，深怪大家在一件單純東西的周圍，生得出趣味來。

當卜來多勒住聲的時候，納馬特很爲迷離，便握着他的手，以一片普通愛情中的情緒所感動的友誼聲音說道：「真正我想抱吻您了。您是當今的惟一藝術家，惟一有情人，惟一真能愛您所做的，惟一能在其間尋取幸福的，既不厭倦，又不乏味，您製出這不朽的藝術，在那極純潔，極簡單，極高尚，極長遠的形體中間。您以曲線把這等返老還童，並且您又不罷念別的事，我喝一盃燒酒，爲您的壽罷！」

其後談鋒又轉到普通事上來，不過在這貴重東西所陳設的體面客廳的空氣中，却有點疲乏，有點被思想所窒。

卜來多勒老早就走了，他說得有道理，因他每日天明便要起來做工的。

當他走了後，納馬特非常高興的問馬丹德·毗爾倫道：「好罷！您覺得這人怎樣？」

她帶着一點不滿意的神情，又有一點引人似的，遲遲疑疑的回答道：「也有趣

，只是令人悶氣。」

納馬特笑了笑，想道：「呵！因為她沒有讚賞您的裝飾；其實您就是惟一的珍玩，他只略略的看了看。」跟着又說了幾句可愛的話後，他遂走去傍着郡主馬爾黨坐下，以便向她討一點好。伯爵北爾羅便挨近女主人，坐在一張矮几上，顯得是伏在她的腳下。馬立約耳，馬西華，馬爾蒂同麥歇布拉東仍繼續在談論雕刻家，他在他們的精神上留了一個很強的印象。麥歇馬爾蒂把他比起古來許多大師，一生都是極華美極光輝的，憑着專一的愛情，拚死的把他美的種種發佈出來；於是他就用起一些又纖巧，又正確，又煩雜的句子，談起他的哲理。

馬西華因為懶去聽那些和他藝術無關的話，便去接近馬丹馬爾黨，坐在納馬特的身畔，納馬特遂把位子讓給他，仍然向衆人走去。

他向馬立約耳說道：「我們走了嗎？」

「是的，很願意。」

這小說家就愛夜裏在街邊上，伴着一個人走時，一路談說着。他那又嚴重，又尖銳，又肯切的聲音，彷彿爬掛在人家的牆上似的。當夜間並頭相語之際，他自家很覺得善於措詞，而且見事也極明澈，談吐伶俐，而且又有先見，在談話中，與其說是交談，毋甯說是他在演獨角戲。從這中間，他爲自己頗得了一種使他滿足的價值成功，因他預備把胃口和腰腿稍微疲勞一點，以使得個好睡的原故。

馬立約耳力量已到盡頭處了。自從跨出這道門來，所有他的悲傷，所有他的不幸，所有他的苦悶，所有他那不可救藥的失望，都在他心裏沸騰起來。他已是精疲力竭，他已是心死神枯。他決計離開再不回來了。

並且當他向馬丹德·毗爾侖告別時，她也是帶着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向他說再會。

兩個人覺得孤孤單單的在街上。風向也轉了，日間的嚴寒也停止了。天氣溫和，直是春間雪後二小時的溫和天氣。天上佈滿了星，都在顫動，彷彿夏天的風來，

把些星的光芒在大空中搖動着一樣。

街石都已變成灰色，乾了，兩廊簷階上浮的一些水花，還映着瓦斯的燈光。

納馬特道：「好幸福的人，這位卜來多勒！……他只愛一件事，就是他的藝術，想的只是那東西，並且那東西把他的生活充實了，安慰了，愉快了，使他又有幸福，又好。這真是老種族中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唉，他又不甚招惹婦女們，這漢子，就是我們這般愛打扮的婦女們，穿紗着羅的婦女們，愛做假的婦女們。您可曾看見他並不很注意我們這兩位體面太太麼？然而她們却是很迷人的。對於他只宜施以純粹的自描，而不該是技巧的。無怪我們這位神仙女主人批評他又難堪，又

• 至於那個烏董的半身像，達納格納的小肖像等，和那一個邦維呂羅的黑水壺，在她，都不過是些必須的小裝飾品，用來陪襯一件又豐富，又自然的大傑作的，這大傑作便是她自己了：她和她的衣服，因為衣服也算她的一部分；這就是每天給她美上面的一種新記號。這真是一個無干得失的只顧自己的女人！」

他說完了，拿起手杖在石頭上敲了一下，敲得如此的乾脆，以致那響聲在街上流動了好些時。接着他又道：「她們只認識，只了解，只咀嚼那使她們增加身價的東西；如像裝飾珠寶之類，每十年一變樣子的；她們並不知道這就是一種永恆而稀有的淘汰，就是一種偉大而精緻的藝術啓示之所以生存，也就是她們感覺上的一種無功利的，純粹美學的練習。因她們也有一些很初步的感覺，女性的感覺，可是並不很精，又不能與那直接接觸女性自私的東西相接近，而這自私，恰是把她們什麼都吞沒了的。她們的精細是野的，是印度式的，是戰爭的，是陷人的。她們差不多不能夠去嘗試那些低等的實質享受，因為這享受，也得要一種實體的教育，和一部分肢體上的精密注意，如同喜歡飲食的人一樣。就以飯食來說罷，她們雖能尊重美饌，但她們仍不能多喝酒，只有酒才能投合男子的心胸，因為酒是能言的。」

他又拿手杖在街石上打了一下，合在末了一字的音節上，就像在句尾上打了一點似的。

跟着他又道：「總之對於她們也不宜苛求。因為趣味和了解都很欠缺，以致她們知識生活都很黑暗，對於高明事物既不了解，對於我們更是暗中摸索了。要想拿魂靈，拿心，拿智慧，拿品德，拿特別的名聲，去引誘她們，如像往昔，人家之對於一個男子，只着眼在他的價值和他的勇敢上，這直是無益的事。今日這般婦女，都是一些戲子，愛情的戲子，照例扮演一齣戲，未嘗不念得極漂亮，但她們却都不相信的。對於這種戲子，只好也扮一種腳色和她們一樣，去應和她們，欺哄她們。我由於這些戲子，便懂得社會之滑稽以及其他種種了。」

他們並肩靜靜的走了一些時，馬立約耳很留心聽他的話，心中又把他的言語重念了幾遍，極其苦楚的承認他說得不錯。而且他也知道確有一個風流的意大利人正將巴黎轟動了，就是那愛比納底親王，一個武士界中的人傑，到處都有人在談他，都很恭維他的風致和那矯健的生氣，這兩種對於上流人與在黑綢緊繫的跳舞褲下稱能的人都得勁的，他已把那玲瓏嬌小的男爵夫人弗烈米倫的注意和妖嬈，全翹斷去

了。

納馬特尙未接着說時，他便對他道：「這是我們的錯誤；我們自己選得不好，除了她們還有別的婦女呵！」

這小說家道：「真個惟一能夠繫戀的，倒只有那些大商店裏的姑娘們，或那些有感情而又可憐，又嫁得不好的中等婦人們。我曾在這些將死的靈魂中救濟過一個。她們的感情是無限的，不過太庸俗了，以致把我們的感情交換起來，簡直等於佈施。所以我曾說過，在我們富裕的青年社會中，婦女們則毫無所羨，毫無所需，除了不犯險的尋一點開心而外，也沒有別的心願，男子們也都循規蹈矩的去求樂如同作工一樣，至我所說古來那等又有魔味，又有力量，又出諸自然的吸引，在昔把兩性弄來互相接近的吸引，現在都已消滅的了。」

馬立約耳低低的道：「這却是真的。」

他想逃走的念頭更增加了，極想遠遠的避開這夥人，這夥怪物，就是以前不經

意而引起那又動情，又美好，又溫柔的生活，而毫未嘗過他那已失滋味的怪物們。

他道：『晚安，我要回去睡了。』

他一回到家裏，遂坐在桌子跟前，寫道：『別矣，馬丹，您還記得我第一次的信麼？我已曾向您說過別矣的；但我却没有走。我真錯極了！到您接到這封信時，我已離開巴黎了。我得把這原故給您解釋一下嗎？像我這樣的男子，實不應該碰着像您一樣的婦人。假若我是一個藝術家，假若我的情緒能夠把我的態度表白出來，使我自己輕減一點，或者您一定會給我一些才能的，可是我僅僅是一個可憐的小子，所以以愛情來結交您，自然就走入了一種又殘酷，又難堪的死境。當我會見您時，我真不相信，能夠感覺，能夠苦痛到這個樣子。在您地位上的要是別一個婦人，她一定會將一種快感傾注在我的心中，而使其生活的。而您却只能痛苦之。這不是您安心如此，我也知道；我現在並不責備您，也不怨您。甚至我也沒有權力向您寫這些字。恕我罷。您本來是如此的，所以您不能感覺得如像我所感覺的，當我到您

家裏的時候，當您對我說話的時候，當我看着您的時候，所以您竟不能猜出那種來到我心上的的是怎麼。不錯，您允許過，您招待過我，並且給過我一種又和平，又有理性的幸福，我得終身跪着多謝您。但我並不怨恨。哦！何等可怕，何等苦惱的愛情，這個不斷要求的，只是一種熱烈的言語，一種動情的愛撫的佈施，然而竟沒有得到！我的心空得好像在您背後長伸着手，沿街遊行的乞兒的肚子一樣。您也給了他許多好東西，却不是麵包。所謂麵包，即是我所要的愛情。我要走了，又可憐，又窮乏，窮乏的就是您的溫柔，只要一點兒殘羹冷炙就足以救我的。這世界上除了一宗殘酷的相思糾纏着我，並且可以殺我外，我什麼都沒有了。這就是我要去努力着做的了。

別矣，馬丹。恕罪，多謝，恕罪。還有這一夜，我拿起全副精神在愛您。別矣，馬丹。

第

三

部

一個清明的早晨光照着全城。馬立約耳已上了停在他門前的馬車，帶了一個旅行提包，兩口箱子，都放在車箱裏。因為出門很久，凡衣服以及必需物件，他的侍僮在頭一夜就給他預備齊楚了，他走時還留下一個暫時通信地點，是「楓丹白露郵局，留局待取。」他不帶一個人，爲的是免得看見這些人的面目想到巴黎，又不願聽那曾經聽見過的聲音，當着他念及某些事時。

向車夫吩咐道：「里昂車站！」馬車就上了路。他不禁想到去年春天往聖密舍爾山去的那一次。再三個月就是一年了。他打算把這些事忘了，便一心一意去瀏覽街上風景。

車子走到總統府街，那街正浸在春天的日浪中。樹葉綠了，這都是才被最近兩天的冰雪與嚴寒縛住，現因初春的暖氣一烘，方解放了，更經這晨光一照，都急急

的把芽苞展開，好像在援救未來的杖枝中，流露出一種蒸發的生力與鮮綠的香氣似的。

是萬象更新的早晨，覺得在公園中，在大街兩畔，許多圓蓋似的栗樹，就在巴黎的這一天都要開花了，好像垂了些點燃的燈球，地土的生命也爲夏天而生了，即柏油敷面的街道也隱隱約約起了些皺文，被草根侵蝕了。

他被車子搖動的時節，遂尋思道：「算了，我且去嘗一點安靜的味道。我且往荒林中去看看春之生長罷。」

行程顯然很長。他很是疲倦，在自哭身世的幾點鐘失眠之後，好像在一個死人身邊經過了十夜似的。一到楓丹白露的城裏，遂走到一處經理出租房屋的經紀人家裏去，看有沒有一個有傢具的院子在森林邊出租的。人家指給了幾處。有一處的照片最爲勾引他，是兩個年輕人剛剛離去的，這兩個人在那裏幾乎住了一冬，房子在蒙底尼·羅岸村裏。經紀人是一個笑容滿臉又很嚴重的男子。他當然推想到有一段

情史的。所以他問：「您一個人嗎，麥歌？」

「我一個人。」

「也沒有下人嗎？」

「也沒有下人。我的下人都留在巴黎了。我想雇用幾個本地人。我到這頂孤寂的所在，是爲來工作的。」

「哦！那您在今年這時節，可以行的。」

幾分鐘後，便有一輛沒有蓬的輕車把馬立約耳同他的箱子載起，向蒙底尼村而去。

森林都已甦醒了。走到許多大樹底下，望見頂上皆已微微鋪了一些葉影，葉芽長得已很繁茂。更有那些銀色枝幹的早成的楓樹，彷彿早就被衣起來爲過夏季的一般，大橡樹的枝頭則僅僅露了些顫巍巍的綠痕。桐樹的尖葉展開得更快，上年已枯的葉子也任其紛紛的落下。

沿途的草還沒有被樹杪的陰影所遮，都很茂盛，光亮，被新生氣染得同塗了漆似的；新芽的清香，就是馬立約耳在總統府街中所感覺的，目前更把他包圍起來，在這初陽之下，儼然把他沒在這新生植物的生命浴池中去了。他大大的呼吸了一陣，如同一個剛剛出獄的自由人，並且還帶有一種與人斷絕關係的男子的感觸，於是他就把兩臂軟攤在車箱兩畔，讓他的手垂在車輪上。

清潔自由的天氣本是一宗絕好的呼吸，他倒應該喝的，應該把這大氣長長的，長長的喝一會，好把自己浸潤在中間，減少一點痛苦，好覺得這新鮮的呼吸洞穿他的肺部溜在他那活潑潑的心的創痕上把它安靜一點兒。

經過馬羅特時，車夫指示給他一家名叫哥羅的旅館，是新開的，大家甚為賞識它的結構。接着又穿過一條路，左邊是森林，右邊是一片牧場，逐處都有些樹木，天邊又有些淺岡，跟着便走入村子的一條長街，一條朦朧味味的白色街，兩旁各有一行無窮盡的小瓦屋，逐處都有些盛開的大丁香花從牆頭伸出。

這街傍着一條窄窄的小谷，下面則是一條小河流。馬立約耳望見的時候，心境就爲之一變。這是一條又淺，又急，又汹涌，又旋轉的小河，在岸的這一邊，淘着屋基同花園的牆腳，岸的那一邊，則浸着好些草地，草地上一些瘦樹也剛剛將它們的嫩葉展開了。

馬立約耳立刻就將那所指示的住宅尋見了，是很雅緻的。這是一所老房子，曾被一個畫師修理過，在這裏住了五年，走後才拿來租人家的。全屋正臨在水上，中間僅隔了一個花園，園端上有一個種有菩提樹的露臺。這卽是羅岸河，是從一個有兩步高的水堰上奔流而來的，水波滾滾沿着臺脚疾流而過。從當面另一方的窗外，望得見那片草地。

馬立約耳想道：「這裏可以醫治我了。」

他既喜歡這房子，因就同經紀人定了約。車夫走時把話帶了回去。於是就得忙着來安置，倒也很快，因爲區長的書記給他薦了兩個女僕來，一個專司飲食，一個

收拾房間同整理衣服。

房屋的下層，有一間客廳，一間餐室，一間廚房同兩間小房子；第一層上，一間很好的臥室，一間大的辦事室，從前那位藝術家房東曾做過畫室。一切安置都極有情愫，好像人家原愛這地方與屋舍才這樣安置的。現在都有一點舊了，一點亂了，並且主人離開後，似都帶了種寡居和放蕩的神氣。

是又覺得這小院子是住過人的。因有一種馬鞭草的香氣還蕩漾着在。馬立約耳想道：「哈，馬鞭草，單純的香。在我以前的那女人定不是個思慮複雜的人……有幸福的男子啊！」

夜色來了，一天的日子就被這些事混過了。他把窗子打開，坐在跟前，暢喝着那浸在水裏的一種綠草的濕潤鮮氣，看斜陽映了個大影子在草地上。

那兩個女僕一面在談說，一面在預備晚餐，她們鄉下女人的聲音隱隱從樓梯口上傳來，還有牛的鳴聲，犬的吠聲，牧人的呼叱聲，同他伙伴們的談話聲，由河邊

經過時，都一一從窗口上傳進來。

這真是安靜而休息的所在。

馬立約耳從早晨起來已經自己問過一千次了：「她接到我的信後是怎樣着想的？……她又將怎樣辦呢？」

其後，他又自言自語的道：「這時她在幹甚麼呢？」

他看了看錶上的時候——六點半——：「回去了，她正在會客哩。」

他幻想起那客廳來，並幻想起那少婦與馬爾黨郡主，馬丹弗烈米倫，馬西華，伯爵北爾羅等談話的模樣來。

他的靈魂突然就從一股怒氣中震動起來。他也願意在那裏。這時候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她家裏去的。他覺得甚不舒服，却也不是後悔，因他志願也是很堅決的，不過是一種形質上的苦楚，一如病人身體在習慣打嗎啡的時節而被人拒絕不給打的那種苦楚。

他不看那草地了，也不看隱在天際淺岡之後的落照了。只看見她，在衆友叢中，她已爲那俗念所蔽，將他從她手中分開，他遂自言自語道：「別想這些罷！」

便起身走下花園，一直走到露臺上。水的涼氣由水堰動搖着，騰起來成爲河上的薄霧；這冷感業已把他悲哀的心冷透了，他遂循迹走回。他的食具已擺在餐室中的晚餐吃得很好；可是吃完後却無所事事，於是他那以前所受，剛剛熄滅了的那種不快便在他身體上與靈魂上長大起來，只好躺上床去，閉着兩眼打算睡了罷；却是枉然。他的思想却看着在，他的思想却痛苦着在，他的思想一點也未離開這個女人。

她現在屬了誰？自然是屬了伯爵北爾羅的！對於這女人的官能，那確是一個很相宜的男子，又有名，又秀稚，又出衆的一個男子。他極其令她歡喜，因爲她曾用過種種的武器去征服他，雖則一面當着別一個人的情婦。

在這惱人思想的糾纏下，他靈魂簡直麻木了，半眠半醒的恍惚起來，這男子與

她就不斷的在這中間現出。真正的睡眠並不來臨，通夜都見這兩人在他周圍走動，招惹他，激怒他，末後，好像許可他去睡覺，方沒見了，但剛剛忘懷，又現了出來，於是更被一種絞心的嫉妬把他掣醒了。

晨光初動他就下了床，走向野林之下，手上拿着一根手杖，一根結實手杖，是以前那位租客遺失在新屋子裏的。

朝陽穿過那差不多還是禿頭的榆樹杪，落下來照在地上，地上一搭一搭的鋪了些青草，更遠一點便是枯葉的地氈，更遠一點便是嚴密凍紅的灌木；還有許多黃蝴蝶沿途亂飛，彷彿一些跳舞的小火焰。

大路左邊露出一片淺岡，差不多可說是一座山了，上面全是松樹與青石。馬立約耳緩緩的攀登上去。一到山頂，便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因他業已喘息了。他的腿再把他支持不住，疲軟已極；他的心也跳了起來：周身都像被一種想不到的疲勞毀傷了。

這困累，他曉得的，並不是從平常疲乏之中而來；乃是從「她」那裏來的，是從那壓着他儼如一個難堪的鐵錘的愛情上面來的，於是他就唧唧唔唔的說道：「真可悲啊！何以竟把我弄得如此，我是從沒有過過這樣生涯的，又可嘗味它而又沒有痛苦？」

他因為恐怕這種病症，大約這是頂難打退的，所以就把他這因恐怖而招惹起來，磨礪起來的注意，專注在自己身上，並刺入他的靈魂，深入他根本地方，尋找那最善的認識，最良的了悟，要在他清明的眼裏，揭穿這不可解釋的病原。

他自言自語道：「我從沒有受過羈絆的。我不是個發狂的，我不是個動情的；我的判斷力強過本能，好奇心強過嗜慾，怪癖強過堅忍。究竟我只是一個又文雅，又聰明，又頑固的享樂者。我愛生活中的各種事物，而絕不十分專心，帶着一些鑒定人的感覺，這種人之於事物只是嘗試而一點也不心醉的，懂得甚深以致頭腦皆昏的。我能理解一切，我能尋尋常常的把我的嗜好分析得極清楚，而盲昧的去受的。」

這就是我頂大的缺點，也是我薄弱的唯一根原。所以我只管害怕這女人，深知這女人，然而終被她騙了；並且還把我占領得好像把我身上各種不同的神智都一一的收集去了。大約也是這個原因。要之，我把這些全都散失在一切無生氣的東西上，散失在引誘我，柔媚我的天然上，散失在音樂上，這是一種意識上的愛撫，散失在思想上，這是精神上的饕餮，並散失在地球上一切又可愛又美的種種上。

「後來，遂碰着這一個女人，她竟把我那有一點遲疑，有一點變動的志願，都通通收集了去。弄來全傾向着她，變做了愛情。以她的雅秀，她的美麗，遂把我眼睛迷住，以她的明慧，她的狡猾，遂把我靈魂迷住，並且以她的交際與她跟前的神祕之樂，又以她個人的一種祕密而不可當的流露，把我的心靈迷住，總之這種種東西便把我征服得好像被或種花弄麻木了一樣。

「她算完全代替了我了，因為我一點甚麼也不再呼吸，一點甚麼也不再需要，不再欣羨，不再操心。

『從前我一到這種生氣蓬勃的森林裏，要怎樣的戰慄，怎樣的感動呀！而今日却看不見森林，感覺不到它，簡直沒有在這中間，我常常都傍着這個女人在，可是我已不願再愛她了。』

『算了罷！我得用疲勞來把我這思想殺死；不然我是不會好的。』

他站了起來，走下石岡，放開大步走了去。但這糾纏仍壓迫着他，彷彿放在他胸口上似的。

他走得極快，見太陽射入樹葉中間，或者一陣松脂氣息，從松樹上放出，有時居然感到一點短短的慰藉，和那預先通告有一種遼遠的安慰就要走來的一樣。

忽然他又站住了道：『我不必散步了，我逃了罷。』果然，不管前面是甚麼地方，他竟一理頭便逃了下去；後面追隨着那破裂愛情的憂苦逃了去。

跟着他又極沉着的一步一步走了起來。森林又換了一個模樣，變得更迷目，更蒼翳，原來他已走入那極暖和的一部，走入那極可歎賞的桐林區域。嚴寒的感覺一

點都沒有了。這是一個出奇的春境，好像就在昨夜才發生的，如此的鮮明，如此的青春。

馬立約耳鑽進叢薄，走到大樹底下，那樹一遞一遞的高了起來；他就在下面穿過樹枝，穿過無窮數放光的，油潤的，染有生氣的小葉子，向前一點鐘，兩點鐘的很走了一會。那樹杪成了一片廣大的穹窿，把天都遮完了，被一些也有直的，也有斜的長柱子支起，在那滿生黑苔的樹皮之下，有時光明，有時又黑暗了。大樹一層一層的長得無窮之高，俯臨在它們腳下迸出的那叢條之上，以一片密雲將那些稚樹罩着，不過太陽仍瀑布似的將它穿過。火雨射將下來，流在那些初放的嫩葉當中，弄得這些樹葉竟不復有木理樣子，而是一片黃光所照的綠色明霧。

馬立約耳便站住了，被一種說不出的驚奇感動起來。他在甚麼地方？是在森林中嗎，或是墜在一個海底下，一個純是樹葉，純是光明的海底，或墜在一個綠光鍍過的大洋裏去了呢？

他覺得這裏很好，離他不幸也遠了，並且很隱密，很幽靜的，於是他就躺在那枯紅葉的地氈上，因為樹頂上新綠重生，枯葉便只好落下。

他一面享受着所接觸的新鮮的土地與甜潔的空氣，一面就被一種想頭侵入心中，起初還模模糊糊，其次便明白了，想着在這迷人的地方，不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便更好了，他遂自言自語道：『唉！要是她在這裏伴着我啊！』

他忽然想起聖密舍爾山來，在那地方與她在巴黎時是不同的，算來只有在大海的風裏，只有在黃沙的當面，他想來只有那天幾小時中她倒稍稍愛過他一點兒。確乎在那條海潮逃走的路上，在那修道院的回廊裏面，她低低喚他小名安德烈的時候，好像向他說：『我是您的人了，』並且在瘋人路上，他幾乎把她擁在空中，她對於他倒很傾心，自從那玲瓏的脚一踏了巴黎的街石，便再不如此了。

但是偕同她在這裏，在這綠浴池裏，在這新生氣造成別樣的水沼裏，她能回心轉意，仍將在羅爾莽地所遇過的那種溫柔的，易變的情緒引起來嗎？

他依舊把背躺在地上，常被這想頭所煩苦，眼光沉淪在樹頂光浪中；漸漸的把眼睛閉上，麻木在這大樹的靜境之下。末後，居然睡着了，當他醒來時，覺得已是下午兩點多鐘。

他站了起來，覺得已不很愁，已不很病。於是又覓路上道。他走出密林，來到一條寬大的交叉路口，那路向四方分開去，同太陽的光綫一樣，一共有六條高高的大路，在碧玉色的空氣中，遠遠的深入到透明的繁叢裏。一個木坊標明這地方的名字：王叢。這真是個桐林之京也。

一部車子打從那裏經過。車子是空的。馬立約耳遂雇了來，指揮它載到馬羅特去，因為已經餓了，打算在旅館用了餐，再步行回蒙底尼。

他想起昨天看見的那個才開張的房子：哥羅旅館，這是以巴黎的黑貓酒店為範而完全佈置成中古式樣的有藝術的村酒店。人家已經陳設好了，他便穿進一道打開的大門，走到一間廣廳來，裏面安設的全是些古式桌子，和一些寬大無比的椅子，

好像用來等候前世紀的酒徒似的。此刻在這廳子的深處，正有一個女人，自然是一個年輕的侍女，站在一張雙折的小梯頂上，向那比她還高一些的釘子上懸掛那古式的盤子。時而用兩隻腳尖站起，時而又只站在一隻腳尖上，長伸着腰肢，一手撐在牆上，一手拿着盤子，做出種又美麗，又敏捷的舉動，她身材苗條，而用力時，從腕至頸的那一道波紋線又變動得極有風致。因為她的背正向着外面，所以並未聽見馬立約耳走進來，他就站着來看她。他一下想起卜來多勒來，便暗暗說道：「喂，好一副身材啊！這小姑娘是很輕盈的。」

他咳嗽了一聲。她驚得幾乎跌了下來；但她一自把均勢保住了，便拿起一種跳繩的輕捷樣子，從梯頂跳到地上，跟着就含笑向這顧客走過來。問道：「麥歇，歡喜甚麼？」

「姑娘，我要用午餐。」

她大膽的說道：「快要用晚餐了，已是三點半鐘。」

他道：「就是晚餐罷，請您預備。我是森林中走迷了路的。」

於是她就那為過客預備的菜名報出來。他把菜單寫了後；才坐下。

她走去吩咐了廚房，就把刀叉取來擺起。

他拿眼仔細看着她，覺得她又溫良，又活潑，又甜淨。穿着工衣，裙子是裹起來的，袖子是捲上去的，頸項也露在外面，伶伶俐俐一副活動樣子，看來很為悅目；並且那腰襠也極合身材，因此，她應該是很矜貴的。

面孔微微有點紅。顯得是被空氣給她塗的朱，臉蛋子太豐腴一點，還有點肥，却帶一種奇花初胎的鮮味，配着兩隻明褐色的美目，一切好像皆在其中放光似的，一張大開的口，露出極美的牙齒，長着繁密的栗色頭髮，把這青春健壯的身體顯得活潑有力。

她端出一些紅小蘿蔔同牛奶油，於是他就吃了起來，不看她了。他很想把自己悶一下，遂要了一瓶香檳酒來一齊喝了，用咖啡後，又要了兩盃苦麥爾酒，他好像

禁了食似的，走前僅吃了一點麵包，他覺得心旌搖搖的，麻麻木木的，爲一種有力的悶氣慰安了一下，得此，他才把事情忘記了。他的思想，他的悲傷，他的苦楚，像都中和了，沉在清酒當中去了，少許時間，這酒竟把他那煩苦的心變成了一顆幾無所感的心。

他步行到蒙底尼，回到他寓中，已是很疲倦，很慵惰了，一傍晚就躺上床去，沒多久便睡着了。

但他一到半夜又醒了，很不自在，苦楚得彷彿一個才被驅逐了幾點鐘的噩夢，又現出來把他睡眠給打破了似的。她又在那裏，她，馬丹德·毗爾侖，又來了，仍舊在他身邊徘徊，且常常都偕同麥歇北爾羅在一處。他便說道：「喂！我現在是在嫉妬；何以會如此呢？」

他何以要嫉妬？他能立即懂得嗎？他只管害怕，只管憂苦，可是他到底做過她的情人，他現在還覺得她是忠實的，是一種沒有趨勢沒有溫柔的忠實，不過只帶有

一種高明的決心。然而他已是完全斷絕了，他已讓她自由了，這就算了事的。現在難道她還沒有同人發生關係嗎？是的，自然有些時還沒有關係……可是後來呢？……她既能把他保守到目前，而不使他稍生一點狐疑，則這個忠實情婦豈沒有一種模糊的預感，覺得若是她是因了倦怠而將他馬立約耳離開，那嗎，總有一天，在或長或短的休息之後，應該找一個人來替代，並非由於着迷，仍是因為疲於寂寞，如像她前此因為疲於糾纏而將他拋棄了一般？豈竟沒有一些情人們為人家因了害怕後來的不測而耐心保留着在？而且手臂之交換並不見得特別呀，對於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把羞恥與過失的成見看得不算回事，乘着那種細密的內心貞探，從真正的污濁中間來把她保全的女人。她又是富有哲理的時髦女人，她又是毫不作偽的中等女人，對於那隱密的繫戀並不畏懼，不過一想到接連而至的情人，那種無味之感，直令肌肉不禁要抖將起來。

他已使其自由了……現在呢？……現在她定然另外找了一個人了！並且這人一

定是伯爵北爾羅。他決其如此，目前，他竟痛苦到意想不到的樣子。

我何以要同她斷絕呢？把這忠實的，友愛的，嫵媚的她離開了！何以呢？因為他是一個專講肉感的粗人，不懂得沒有形體糾纏的愛情嗎？

真是這樣的麼？是的……但也有別樣的事呀！總之，有痛苦之怖的。他之逃走，是當着不被人愛得如他之愛人的痛苦跟前而逃的，是當着他們接吻上溫柔不能相等，因而生出的極不相合的意見跟前逃走的，是當着那不可救治的疼痛跟前而逃走的，像這樣的痛，他那極難止息的心或者不應該好了。他以前就甚為恐怖這種痛苦，把那先就料到有幾時的苦楚強忍了好幾年，才只受了幾禮拜的。因他本就是個弱者，這次的遇難而退，也和往常一樣，終他一生，在許多費氣力的事前，總是要退縮的。

他簡直不能做一件徹底的事，他之投身於情愛，也如他之應該投身科學，投身藝術一樣，大約因為他沒嘗過多少苦，所以得不到多少愛。

一直到黎明，他老被這思想煩擾着，很像一些狗之在咬他，其後，他便起身，走到河邊去。

傍着小水堰有一個打魚的在那裏下網。水在日光之下旋動起來，當那人拉起那大而圓的網在船板理開時，許多魚在網眼中動着，同活的銀子一般。

馬立約耳在這清晨的涼氣裏，在這颯颯有若輕虹的水光中，心上甚為安靜；彷彿繞流腳下的河渠，已用它那急流而逝的水波把他的悲傷蕩去了一點兒了。

他自己問道：「我委實做得不壞；不過已經太不幸了。」

他就轉身回屋，在前廳取了一張懸床，拿來掛在兩株菩提樹上，於是躺在中間，努力不想甚麼，只觀玩那湯湯的流瀉。

他用午餐時也木木然的，把身體靈魂都安頓得甚為舒服，極力把這餐時延長，好把光陰混下去。但他仍等得很心焦的：在等候郵差。他已打了個電報往巴黎，寫了封信給楓丹白露郵局，叫人家把他的信送來。可是一封也沒有，因而一種充分被

人委棄的情感就開始令他憂悶起來。爲甚麼呢？因爲在郵差腰間懸掛的小黑箱內，他毫不能希望那可愛的，那安慰的，那使得心裏安靜的，只除了一些無益的請柬和尋常音信外，一點別的都沒有。那麼，他又何以要盼望這些不認識的紙片，却像他心裏的救星竟在其中呢？

到底是他隱藏不了那狂妄的希望，是想她給他寫封信來嗎？

他問一個女僕道：「郵差在甚麼時候來？」

「正午，麥歇。」

正到這時候。他就拿起一種極大的不安來聽門外的聲響。門外敲了一下，就便站起來了。郵差果然就只送了些新聞紙和三封沒關係的信來。馬立約耳把這些公開的東西讀了又讀，很爲厭煩，於是仍舊出了房子。

他做甚麼呢？他走回懸床邊，依舊躺着；有半點鐘，忽然想換一個地方，這想頭便鑽到心上。森林嗎？是的，森林倒也幽雅，可是那寂寞情味却比他在寓所中還

厲害，也比在村子裏還厲害，這些所在還偶然聽得見一些有生命的聲音。而樹與葉的冷靜沉寂，則更引起他的憂悶與懊惱，而沉淪在愁苦當中。他遂想起昨天那一度長久的散步，當他想到哥羅旅館的敏慧小侍女來時，他就自言自語的道：「喂！我一直走到那裏，就在那裏用晚餐罷！」這意思對於他還不壞，因為也是一種忙心的事，一種可以混幾點鐘的方法，於是他立刻就走了。

這村子的長街是筆端的順着小谷走去，兩旁白色平頂的瓦屋，一些列在街側，一些都有一個小院子，院裏種着丁香花，堆肥料的地方又養了些母雞，有欄杆的木樓梯也傍牆架在露天裏。一些鄉下人都在各人的住宅前做着家事。一個曲背老太婆，雖然年紀已大，頭髮却還是灰黃的，鄉下人的頭髮從來沒有當真的白過；從她身邊走過時，看得清楚她身上的衣服都破了，瘦而多節的腿從一種被突出的臀部所翹起的呢裙下伸出。她拿起一雙無思想的眼睛瞪着前面，這眼睛是只看過一些於她生涯有益而簡單的東西的。

還有一個婦人年紀輕些，在她門前曬衣服。膀膊的運動將裙子牽了起來，於是在藍襪子中便露出了一雙粗腳脛，以及腳脛上無肉的骨，至於身軀與頸項更是平面且寬，彷彿一片男子的胸部，顯出一個不成形的軀體，看起來很可怕。

馬立約耳想道：「婦人們！這也是婦人們！唉，婦人們！」馬丹德·毗耳倫的豔影遂影畫在他眼前。他彷彿望見她那消魂的風致，消魂的美，她那人類之珍的肌膚，她那妖嬈與特為男子眼光的打扮；因而便發生了一種恢復不來的損失的怨望。他於是趕快的走起來，想把他的心情與思想擺開。

當他一走入馬羅特的旅館時，那小侍女立刻就認識了他，並且幾乎很親熱的向他招呼道：「日安，麥歇。」

「日安，姑娘。」

「您打算喝酒嗎？」

「是的，第一是喝酒，其次就在這裏晚餐。」

於是對於他先要喝的甚麼酒，嗣後要吃的甚麼，他們便談了好一會。他故意問她，好使她多說話，爲的是她表白得很好，用着巴黎的簡明音調，並且語法也極其自然，和她舉止上的自然一樣。

他一面聽一面尋思道：「她真個太可愛了，這女孩子：在我看簡直有點風騷種子的樣兒。」

他問她道：「您是巴黎人嗎？」

「是的，麥歇。」

「您到這兒多久了？」

「十五天，麥歇。」

「您喜歡這裏嗎？」

「現在還說不到，但也是時間太短的原故；我因厭煩了巴黎的空氣，鄉間可以恢復我；這兒定能令我健康的。我給您拿一盃威爾姆酒來嗎，麥歇？」

「是的，姑娘，並且請您去給管事或廚娘說，把我的晚餐弄好點。」

「一點不用耽心的，麥歇。」

她出去了，把他一個人留在那裏。

遂走入旅館的花園，坐在涼棚下，他的威爾姆就是在這裏喝的。他一直留連到傍晚，一面聽籠裏一隻鷓鴣的鳴聲，一面看那小侍女從那裏來往，她很是妖嬈，並為麥歇做出許多風致，因為曉得她是合了他的口味了。

他走時也同昨天一樣，喝了一瓶香檳在肚子裏，但路上的黑暗與夜間的涼氣很快的把他一點輕微的醉意全給消散了，一種不可勝的愁思又重新鑽入他的靈魂中。他想到：「我做甚麼呢？我就留在這裏嗎？我長久拖起這不安寧的生命來受罰嗎？」所以他睡得很晚。

第二天，他又躺到懸床上，看跟前投網的那個人仍不變的在那裏，於是遂給了他一個釣魚念頭。恰巧一個買釣魚綫的雜貨商人把這靜的戶外運動教了他一番。馬

立約耳得了方法後，遂從九點鐘釣到正午，用着絕大的力量同緊張的注意，公然釣得了三尾小魚。

用過了午餐後，又走到馬羅特去。爲甚麼呢？因爲消遣。

這個旅館的小侍女一望見他，便滿臉都堆下笑來。

他也笑了笑，於是就把這熟人拿來消遣，並又極力使她說了一會。

她說得比昨天更親密了些。她的姓名叫旖麗沙白·來得呂。

她的母親是一個住家的女裁縫，上年已經死了，那婦人的丈夫是一個商店中的管賬人，常常喝酒，常常失業，全靠他老婆與女兒的辛苦工錢拿來過活，他老婆既死之後，他也沒見了，因這女孩子長日獨居在樓頂房間內縫紉，總不能供給兩個人的需要。並且這個枯寂的事業也使他倦怠了，她遂到一家旅館去當侍女，將近一年，她覺得疲乏了，恰值哥羅旅館的老闆要到馬羅特來開張，她是侍候過他的，便雇了她來經營這夏季的生意，另外還雇了幾個年輕女子，都要遲一些時才來。這主人

是深懂拉顧客的方法的。

這段歷史很使馬立約耳高興，遂把她當成一位小姐來看待，使她把這被一個醉人所破壞的黑暗而可憐的家庭述說起來，一面又巧妙的鬧了些零星瑣事。她是沒人管的，流落的，絕了關係的，却也一樣是快活的，因為她還年輕，對於一個不認識的生人當真感覺了些趣味，並且對於他的注意甚為活動，所以就老實相信的說了起來，底裏全露的說了起來，使她簡直禁抑不住，遠過於禁抑她那肢體的動作。

當她剛說完時，他便問道：「可是……您將當一輩子的侍女嗎？」

「我不知道，麥歇。我能曉得我明天的事嗎？」

「然而，總應該想到將來的。」

她遂做出一種沉思的樣子，可是，她臉上很快的就抹去了，接着她便答應道：

「我曉得我一定會墮落的。倒霉！」

他們兩個好朋友遂告了別。

他過了幾天又才來，繼而來的次數漸多，繼而就常常來，恍惚已被這無家女兒的天真言談把他勾住，因為有了這種輕靈的言談才把他的悲痛給稍稍分開了一點。但是當他步行回蒙底尼去時，一想着馬丹德·毗爾侖，那些由失望中而來的驚人之症又發起了。黎明後，他心上還可略略尋得一點自娛方法。一到夜裏，那些刺心的悔恨與兇猛的嫉妬又撲上心來。他沒有得到一點新聞。他不曾給一個人寫信，人家也不給他寫信。他甚麼都不知道。於是，獨自一人在這條黑暗暗路上，擬想那近頃關係必然愈有進步，就是他曾於他昔日的情婦與伯爵北爾羅之間所安排的那關係。這思想在他心上每天都要深一點。他尋思，凡馬丹德·毗爾侖所要求的，比爾羅一定都付與她了：一個特別的，謹勉的沒有過度要求的情人，對於這文秀而細密的妖嬈女人定然很是滿意，定然要優寵之的。

他遂拿他自己來與那一個比一比。那一個一定不會有這種狂熱，這種疲倦的忍耐，這種專心於溫柔的需要的，一有了這些，就足把他們的愛之聯合破壞無餘。他

一定沒有多少高興的，成爲一個很飄然的社會男子，又明白，又隱密，因爲他並不大像屬於熱情一類的人。

其後，有一天，當馬立約耳來到馬羅特時，望見在哥羅旅館的另一個涼棚之下，有兩個生有八字鬚的少年，都戴着便帽，含着煙斗。

那主人是一個春風滿面的肥人，趕快過來敬禮他，因他覺得對於這忠實的晚餐顧客很有點得趣的同情，接着他就說：「我現在又有兩位新客，是兩位畫師，昨天才來的。」

『就是那邊兩位麥歇嗎？』

『是的，他們都揚了名了。那位年紀輕一點的，在上年已得過一次二等獎章。』於是就把他所知道的一些出了頭的藝術家談了一會之後，才問道：『今天您又要甚麼呢，麥歇馬立約耳？』

『給我一盃威爾姆，同平時一樣。』

這主人就走開了。

旖麗沙白出來了，端着盤子，孟子，玻璃罇，瓶子。立刻就有一位畫師叫道：「好罷！小人兒，還在生氣嗎？」

她並不回聲，當她走近馬立約耳時，他見她兩眼紅紅的。便道：「您哭來嗎？」她很簡單的答道：「是的，哭了一會兒。」

「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那邊兩位麥歇，他們同我很不好。」

「他們幹些甚麼？」

「他們要我幹一件不要緊是事。」

「您告訴過主人沒有？」

她把肩頭一聳，很不安的說道：「啊！……麥歇……那主人……那主人……我明白他……現在，那主人麼！」

馬立約耳感動極了，也稍稍生了點氣，對她道：「可不可一總告訴我？」

她遂說那兩個拙畫師昨天到這裏來後，便直接的，粗魯的起了意。跟着她就哭了起來，自問怎樣辦，若是丟了此地，又無保護的，又無依靠的，又無銀錢，又無方法。

馬立約耳忽然問她道：「您願不願到我那兒去做事？我那兒您一定很受優待的；而且我若回巴黎去了，您儘可以自由去做您所喜悅的事。」

她拿起兩隻問話人的眼睛，靚面把他瞅着。

跟着就突然的說道：「我極願意的，麥歇。」

「您在這兒掙多少銀錢？」

「六十佛郎一月。」

她又帶了點不安神氣道：「但格外還有些零碎酒錢。大約一共有七十佛郎。」

「我給您一百佛郎一月罷。」

她大吃一驚，連連念道：「一百佛郎一月嗎？」

「是的，可以行嗎？」

「我以爲可行極了！」

「您給我辦的事也簡單，只是留心我的東西，衣服，並且收拾我的臥室。」

「明白了，麥歇。」

「您甚麼時候來？」

「若您喜歡，就是明天。把現在這些事做了，我就去尋區長，我還得賣點氣力哩！」

馬立約耳遂在荷包裏摸了兩枚金魯易遞給她道：「拿去，就算您的最後酒錢。」

她臉上遂發出一種快活的光彩，並用着一種決定的聲口道：「明天上午我到您那兒來，麥歇。」

旖麗沙白次日果到蒙底尼來了，後面跟了一個鄉下人，拉着一部小車載起她的行李。馬立約耳早把兩個老女僕中的一個，很大方的付了工錢辭退了，於是二層樓上，傍着廚娘住的一間小屋子裏便另換了一個新人來住下。

當她見了主人之後，在他跟前顯得和在馬羅特時已略有不同，不甚活潑了，也較為恭順，已經變作一位麥歇的女傭人，這麥歇便是在旅館涼棚底下，她差不多做過他客氣女友的。

一禮拜過去了，在馬立約耳靈魂上還未發生有價值的變遷。可注意的就是不大離開他的屋子，因他不再借口往馬羅特散步去了，她於他似乎也沒有初來幾天裏那樣的焦慮。當其凡事都安靜了之後，那最大的悲傷也安靜了一點；不過在那創傷地方，他心上又生了一種難制的愁思，一種深切的憂悶，同慢性病一樣，結果還是可以死人的。

所有他從前的勤奮，所有他精神上的好奇心，所有他那遇事而生的興趣，從昔

至今，所有用來消遣他的，都在他心上死去，而代替了一種遇事沒味，同一種看不見的冷淡，不給他留一點振作的力量。因此，他就很少離開他的屋子，只是從客廳走到懸床，從懸床走到客廳。頂可以分他心的，只有去觀玩那羅岸河的流水，同漁人的投網。

在頭幾天拘束謹飭之後，旖麗沙白也大膽了一點，並拿起她女性的敏慧觀察出她主人很少與會，有時當那一個女僕不在跟前時，她便問：「麥歇，很厭煩嗎？」他帶起那任天由命的樣子說道：「是的，還不大壞。」

「麥歇應該去散散步」

「那也消遣不了我許多。」

對於他，她很是暗地在注意，暗地在獻殷勤。每晨，他到客廳去時，總見許多香花，堆得直像一間花房。旖麗沙白一定化費得不少，因那般頑童們把野林中一些六月菊，紫蘿蘭，金刺山紅等給她採來，儼若村落中的一所花園，為鄉人們每晚灌

慨着的一般。至於他，在他那被人委棄的當中，在他那煩惱當中，在他那悲痛當中，對於這巧思的報答，和那在她心頭只想以許多瑣屑事來求好於他的用心，未常不知道感動。

他看來，她好像也更體面了些，更當心了些，她的面孔也白淨了點，換句話說就是更精緻了。有一天，她伺候他吃茶時，甚至覺得她那雙手已不是侍女的手，而是太太的手，指甲都修理得極其清潔。又有一次他更注意她穿了一雙差不多已有風致的鞋子。其後，有一下午，她上房裏去了一會，下來時，便穿了一件淺灰色的漂亮衣裳，做得十分合味。他一見她，便叫了起來道：「啊喲，您怎麼變得這般風流呀，綺麗沙白！」

她羞得眼圈子都紅了，咕咕巴巴的說道：「我嗎？並不呀，麥歇。我穿得稍好一點，因我稍稍有了錢了。」

「您在那兒買的這件衣服？」

「我自己做的，麥歇。」

「您做的麼？甚麼時候做的？我看您成日都在屋裏做事哩。」

「是晚間做的，麥歇。」

「衣料，您又在那兒買的？誰給您剪裁的！」

她遂說蒙底尼的雜貨商從楓丹白露給她帶了些貨樣來，她選了這一種，就是拿馬立約耳給她的那兩枚做最末酒錢的魯易去付給那商人婦的。至於剪裁與做，並不困難，因同她母親爲一家成衣店做過四年的工。

他禁不住向她道：「衣服很合您的身。您真是個頂可愛的。」

她臉上又紅了起來，一直連髮根都紅了。

她走後，他便自己問道：「她難道不期然的愛上我嗎？」他尋思了一會，遲遲疑疑的，猶猶豫豫的，末後方確信這是可能的。因他根本就好，又很大量而且救過她，差不多又是很有交情的。他既這樣對於她，無怪這女孩子要愛她主人了。況這

意思也並不像是沒味兒的，這小人兒確還不惡，絕不是女僕一類的人。他那男子的尊貴既被別一個女人怎的冷落，怎的破壞，怎的弄得要死，怎的毀滅了，這樣一來自就覺得被恭維了，被安慰了，幾幾乎又是被勉勵了的。雖然這是一宗很輕微而又是不見的賠償，但到底是一宗賠償，因為，當愛臨到個人的身上時，則其所自來的人，必為受者所影響的。他無意的自私也就很滿足了。所以這事便占住了他，並且看見那顆小心因他而跳躍，因他而感動，或者對於他也算有點兒好處。他簡直不想離開這孩子，不想把自己痛苦得極厲害的危險預防一下，不想別人曾經憐憫過他，他就得多把她憐憫一點兒，因為愛惜中間未有不混雜得有感情的勝利的。

他遂仔細把她觀察起來，立刻就知他並沒有弄錯。每日裏，從許多瑣屑事上把這一層給他表白得更為清楚。譬如有一天早間，她服伺他喝茶時，和他接觸了一下，他聞見她衣服上有一股香氣，是尋常香水的香，不消說這又是那雜貨商或藥劑師所供給的了。因而他就送了她一瓶裝飾用的西泊爾香水，這是他好久就選來做洗

濯用的，所以常常都帶有許多在身邊。他還送了她多少香皂，刷牙水，擦臉粉種種。他於這變化上很細密的幫了些忙，每天越是明白，每天越是完備，同時還用着一種好奇而稱贊的眼睛跟着她。

她對於他仍然是一個忠心而神祕的侍女，其實已變成一個動情的，有趣的女人，而她的那些娥媚本能也不知不覺的在她身上發展起來。

他自己也很溫存的繫戀着她。他又開心，又動情，又感謝的。他之玩弄這發生的柔情一如人家在悲哀時節把那可以開心的事拿來作頑的一樣。他對於她感證不出其他的吸引，除了把一個男子牽向一個可愛女人方面去的這種模糊志願外，願意她是一個美麗的侍女，或是一個仙女般的鄉女，一種有田野風的委奴斯，他尤其傾心於她的便因為他現在已把她當成婦人在看待。他現在正有這需要，這是一種從別一個人，從他所愛的那人而來的混沌而不可抗的需要，因這需要，方將他心頭的嗜慾勾引起來，酷嗜天然，酷嗜近似的，酷嗜與婦女交接，酷嗜那肉慾的理想的妙香

，這香便是一切惑人的婦女，不管是平民的，是交際場中的，是純黑巨眼的東方姑娘，是靈魂狡獪而眼波蔚藍的北地女兒，脫離了男子們而把那不可忘的女性吸力在男子心頭仍有作用的妙香。

這種又溫柔，又不斷，又愛撫，又祕密的注意，與其說是看出的，不如說是感出的，以一種絕緣的棉花把他傷痕包裹着，使其四周的痛楚俱不甚感覺得。然而痛楚仍然在的，好像許多蒼蠅之繞着一個瘡口在徘徊，在飛動的一樣，只要被一個蒼蠅觸着了，就要非常痛苦的。因為他不宣布地點，他的朋友便也尊重他的逃遁，他尤其惱怒的就是得不到一點新聞，一點消息。只是時時在報紙上看見納馬特與馬西華的名字，載在一種大晚餐會或大節目的人名單內。有一天，他看見馬丹德·毗爾命的名字了，在奧國公使館跳舞會的衆客中，偏偏把她記述得好像是一個頂風流，頂美麗的人。登時一種寒戰就從脚跟直傳到頭上。伯爵北爾羅的名字，便登在下面的幾行中。一直到夜晚，這重生的嫉妬老把馬立約耳的心絞着在。這宗假定的關

係現在在他看來簡直不必懷疑了！這是一極意想得到的事，比起真正做了的尤爲難受，因爲他到底還跳不出圈子，到底還沒有好的原故。

終於忍不住一切不知，忍不住疑慮之苦，遂決計寫封信給納馬特，因此人很能知道他的，必能把他靈魂中的愁思猜想得出，就不直接發問，或者也會把他所懸想的答得出來。

因此有一夜，他便在燈底下寫了封長而巧的信，把悲哀寫得模模糊糊的，在述說鄉野春光之美的抒情文筆上隱藏着一些問題。

四天之後，接到他郵件時，第一眼就看出這小說家謹嚴端正的筆迹來！

納馬特送了許多撩亂的消息給他，對於他的痛苦很有重大的關係。他同樣說了一大堆人，但是對於馬丹德·毗爾侖與北爾羅的瑣屑事並不說任何一個人的多，彷彿在他文章技巧上使人覺得他們是很親密，並且引起他的注意也恰在這一點上，就是他設計欲知的這一點。

這封信的結果，自然馬立約耳的種種疑慮至少已成爲事實。他的恐怖要是不現於昨天，而明天也一定會實現的。

要之，他舊日情婦的生活還是那樣兒，活動，光華，時髦。至於人家對於他的隱居却少談論，好像以一種淡漠好奇的話來談論別一般人的隱居一樣。人家以爲他走得很遠，因爲在巴黎住倦了才走的。

看過這封信後，一直到下午，他都躺在懸床上。也不用晚餐；也不能睡；夜裏就發起燒來。第二天，覺得好生疲倦，好生頹唐，這樣單調的日子，過得真沒味，那深而且靜的森林裏，現在都綠暗了，在窻下流過的小河，也惹人厭煩，所以他仍舊睡在床上。

鈴聲一響，旖麗沙白就進來了，看見他還睡着在，就吃了一驚，站在打開的門口，忽然臉也白了，問他道：「麥歇病了嗎？」

「是的，有一點。」

『得請一個醫生來嗎？』

『不必，我照例有這些病的。』

『得爲麥歇做些甚麼呢？』

他便吩咐仍如每日一樣洗一回澡，早餐只要幾個雞蛋，準備一天的茶。但是到了下午一點鐘，他又很厭煩的要想起來。旖麗沙白被那假病人的怪脾氣喚個不停，並且她也很不安寧，很憂愁的，十分想做一點有益的事情給他，以便救助他，保養他，痊愈他，看見他神經衝動，不安得很，遂大膽的紅起臉來向他說念書給他解悶。

他問道：『您會念嗎？』

『會念，麥歇；在小學時，我曾得過念書的獎的，我念過多少小說給我媽媽聽，只不曉得書名。』

他遂奇怪起來，遂遣她到書房在他弄來的許多書裏把他預喜歡的一部找來：「

漫郎攝實戈」。

於是她就幫他坐在床上，背後墊了個枕頭，她取了張椅子坐下，便念誦起來。她果然念得很好，天賦一種正確的音調與伶俐的口齒。自這書一起頭，她就感覺出很多的興會，並且念着時也很爲感動，他有時却打斷她，問詢幾句，或同她談論一會。

由打開的窗口上，吹進一陣帶着草木清香的涼風，又送入一些歌聲，一些水韻，一些愛情重生之季，在到處樹間繞雌百轉的黃鸝聲。

安德烈瞅着這少女，也一樣的感動起來，看她拿起透明的眼睛跟着書一頁一頁的滾去。

他又發了幾個問題，她遂拿起她那天生的感覺來回答這樣溫柔的事，動情的事，感覺雖還正確，但在她那平凡的無知無識中尙有點兒虛浮。於是他就想道：「若是她受過教育，她一定會變得又聰明又精細的，這女孩子。」

這種業已在他心上感覺出的女性的嫵媚，在這溫和寂靜的下午，對於他委實好得很，並且在他精神中，覺得這嫵媚還混得有那漫郎的極其有力而又神祕的嫵媚，因為由於人的藝術，而漫郎早把婦女的頂奇怪的風味給與我們心上的了。

他被那聲音引動了，被那如此著名而又不朽的寓言勾引起來了，於是他就夢想起一個又輕燥，又勾人的情婦，如像格里葉等的情婦一樣，雖不忠實却有恆，雖然人道却又淫亂得可以，天生來專為把男子的柔情，忿怒，纏綿，憤恨，嫉妬，願欲一一弄出來的。唉！他剛離的那人，若果在她血管裏，只有那惡劣娼婦的假面目的依戀與肉感的話，或者他也絕不走的！漫郎，雖有過失，但她却是愛他的：她雖騙了他，但她却是委了身的！

在這個懶惰的白晝之後，馬立約耳假寐了一會，當夜下來時，還沉酣在一種夢寐中，夢着這些婦女。自從昨夜以來，並沒有受過辛苦，也沒有運動過，所以他睡眠並不沉着，於是在這屋子裏，一種不甚聽慣的聲音，遂把他弄得不安起來。

每到夜間，已經有一兩次，他相信是有一種脚步聲，和一種看不見的動作，在樓下，也不在他這間房子之下，而在廚房盡頭處的小房子內：那是藏衣服的地方與浴室。是不注意的所在。

這一夜，他懶得再躺，因為躺久了也睡不着，他便提起耳朵來聽，並未辨別這種不可解的微響，和一種波動的聲音。

於是他就決定去看個明白，把他的蠟燭點起，看了看時間：剛剛十點鐘。他穿起衣服，在衣袋裏放了柄手槍，遂拿起狐狸似的脚步，極其小心的走下樓來。

走進廚房恍惚看見灶裏還有火。此處並沒有聽見甚麼，他相信那響動一定在浴室裏面，其實那間塗石灰的小房子就只放了一具浴盆。

他悄悄的走攏，一點聲息沒有，輕輕的把鎖打開，突的推開了門，這一來他望了那睡在水裏的，兩只手臂浮在盆邊，一對花似的乳房露在水面上，這種最美的女身是他有生以來所未見過的。

當他把她摟着時，覺得她從頭到腳都打起戰來，並且她還悄悄的喚道：「啊！我的天！」他明白使她說這三個字的，並非苦痛，並非懊悔，並非內疚，不過爲的幸福，爲的真正幸福。這件事於他真是一種奇怪的，自私的滿意，與其說是內心的，不如說是形質的，覺得把這小人兒緊摟在胸前時，她到底愛了他了。他感謝她做的事，好像路邊上一個傷人，被一個過路的婦人救了似的；他拿起他受了傷害的全副心腸來多謝她，這心在那種無益的趨勢裏已被人負過，由於別一個婦人冷淡下來，對於感情恰正在飢渴時節；他遂從他思想的底裏，略爲憐惜她一點兒。一面又拿起愛情焚燒的眼睛來看着她，見她臉色慘白，滿腮掛淚，他心裏突然想道：「她委實體面啊！可是一個婦女變得總很快，她當然也是依着她靈魂上的願欲與生命上的需要而變的。」

他對她道：「你坐下罷。」

她坐下了。他遂握着她的手，她那可憐的作工的手，已爲他變白變嫩的了，並

且，用着些靈巧的話來甜甜蜜蜜的對她說，說他們從此以後應該長相廝守的態度。並說她已不是他的侍女，不過表面上還須保存着一點，免得村子裏傳爲笑柄。她一定在他身邊來過活，如同一個管家婦似的，並且常常做他的念書人，拿這來做她新位置的口實。待一些時，到念書人的地位已十分確定後，他就叫她來同桌用餐。

當他說完後，她却簡簡單單的回答他道：「不呀，麥歇，我總之老是您的傭人，我不願意人家談論，並不願意人家曉得已往的事。」

任他如何請求她那樣做，她總是毫不讓步，當他喝茶時，她又把盤子拿着，他不由極其感動的看着她。

她走了後，他便尋思：「這是一個婦人。凡是婦人們，當其討我們歡喜時總一樣的。我已把我的侍女做了情婦了。美麗，或者還可變得很風韻的！總之，比起那般社交婦女與風騷蕩婦來，她總年輕多了，新鮮多了。無關係的，不管怎麼！許多著名女優不多是看門人的女兒嗎？然而大家招待起她們來，也同招待太太們一樣，

尊敬起她們來，也像尊敬小說上那些女英雄似的，就是王公們也往往把她們看得同女王一般。豈是因為她們常是混沌的才能，常是可疑的美麗嗎？不然，實實在在，一個婦人常有由於她自己所產生的幻相而構成其地位的。」

這一天，他又做了一個很長的散步，到底心坎上總覺得那同樣的不舒服，並且一雙腿也重得如像氣力的彈簧都鬆懈了的一樣，有的東西在心上噁噁咕咕，頗像小鳥在低唱似的。他已不甚孤獨，不甚失意，不甚被棄了。就這森林之在他看來，也不甚荒涼，不甚冷清，不甚空泛了。他於是走回寓所，甚望在身邊去看那淺笑，和充滿溫柔的美盼，旖麗沙白業已對他走來。

幾乎一個月，在這小河岸上，真是一段真正的誠樸愛情。馬立約耳之被愛，大約從沒有男人像過他，又活潑，又癡顛的，如像一個孩子被母親的愛，一個獵人被狗的愛。

就是目前種種也為的是她，世界和天空，歡樂和幸福，似都特為她才有的。所

以他對於她那種婦女的天真與熱烈的期望，也十分的酬答給她，在一個接吻中間也使她很能感得一種消魂滋味。她在顧盼中，在靈魂中，在心坎上，在肉體上，除他之外，似也沒有別的，醉迷得如同一個少年之第一次喝酒的樣子。當他睡着在她手腕上，醒來時又在她愛撫之下，而且她還拿起一種意想不到的豐富情愫把他抱着；他遂又驚詫，又感動的來嘗味這種絕對的供獻，於是他就生了一點兒印象，便是在天然的嘴唇上，愛情才算飲着了它的甘泉。

然而他仍是悲哀的，悲哀而且愁苦得極其深切。他那嬌小的情婦儘可使他歡喜；但那一個却欠缺了。當他在羅岸河邊草地上散步時，便自己說道；『何以這愁緒總擺脫不開呢？』他就在心裏尋思起來，一自巴黎的前塵湧上心頭，難堪已極，只好走回寓所去不要太孤單了。

於是他仍躺在懸床上，赫麗沙白坐在一張折疊椅上，念書給他聽。

他一面聽，一面看她，又想起在他女友客廳裏的談論，當他獨自一人有些夜晚

伴着她的時候。他很想哭，他眼皮已經濕透；一個極痛苦的懊悔就從他心裏發出，隨時都有一種立刻就走的想頭，很想跑回巴黎去，或者永遠的走開。

蒼麗沙白見他這樣的傷感，這樣的抑鬱，遂問道：「您痛苦嗎？我覺得您眼裏已有許多眼淚了。」

他道：「吻抱我，小人兒；你不會懂得的。」

她把他抱吻了一下，很是志志，覺得真有某齣苦戲爲她所不知的。他却忘記了正在這等愛撫之下，只是尋思道：「啊！安得有兩個合而爲一的女人，又有這一個的愛情，又有那一個的風韻！何以人總尋不見他所夢想的，人只遇合些近似的呢？」

他被這聽之不聞的單調音響一蕩漾起來，就無窮期的總在他那已棄的情婦身上想着所有勾引他的，征服他的，戰敗他的種種。因爲那揮之不去的回憶，因爲那摒之不開的想像，這東西出現得直像魔鬼似的，他不禁自己說道：「我難道受了處罰

，再把她拋不下了嗎？」

他又從事去做了一個長時間的散步，到森林中去徘徊，並帶起一種黑魘魘的希望，想將那糾纏不了的東西丟開，或丟在山溪下，丟在巖石後，丟在叢莽中，如像一個人特爲去解放他那不願殺害的一頭忠心的畜生，故意把它放在遼遠的路上好使它迷了歸路似的。

有一天，在這種散步之後，他又來到那桐林所在。現在已經是一片陰暗的森林，差不多全變黑了，被那些穿不透的樹葉遮着。他走到那廣大的，潮濕的，深奧的穹窿之下，望見那些小葉都已完全的展開了，放出一派又輕微，又光華，又綠的霧來；因他跟着小徑在走，便忽然很驚愕的在兩株合抱大樹的跟前站定了。

從沒有像那樣又粗獷，又動人的愛情現象，更能打入他眼睛與靈魂的：一株生氣勃勃的桐樹抱着一株傾斜的榆樹的現象。

那桐樹如像一個身材有力而痛苦的失意情人，扭起它兩條可怕的樹枝膀膊，把

榆樹的身體緊緊攆來對着它。榆樹却因這等擁抱，便昂然伸到半空，超過那跪而擁之者的頭，昂着它那又端正，又光滑，又輕盈的身子好像很是不屑意的樣兒。但它雖這樣躲到半空，到底沒把侮辱避開，肋旁已被畫了兩條很深的裂痕，許久以來的傷疤，並且那桐樹的枝條還深深的陷在它樹皮之中。它們的創傷因為銲接得很密合的，所以它們的樹脂便混合着長了起來，並且那桐樹的血尙在被強姦的樹之血管中流着而一直昇到樹杪。

馬立約耳遂坐了下來，把這兩株樹看了許久。於他痛苦的靈魂上，彷彿它們已變成了一種象徵的，可怕的，壯觀的東西了，而這兩個不動的戰鬥者似也向着過客說出它們無窮期的情史來。

繼而他又起身走了，仍然是很悲哀的，因他走時兩眼射在地上，而且很緩，所以忽然看見草裏面，已經沾了許多泥濘和宿雨，一個過客丟下或遺失的一張電報。他遂站住了，尋思脚下所躑踏的這張藍紙送給或人心裏去的還是快活，還是憂愁？

他忍不住遂拿起他又好奇，又頹喪的指頭把它拾起來，念道：『來……我……四點鐘。』名字已被路上的泥塗去了。

那殘酷而微妙的回憶便在他心上湧起，想到他曾從她那裏接的一些電報，就是有時同他定那幽期密約的時間，有時又對他說不能來的。從沒有在他身上引動過這樣厲害的感情，從沒有使他戰慄得像這樣強烈，從沒有使他站得像這樣端正，來看那些動情的或失望的傳達物，也沒有像這次可憐的心跳得如此其厲害的。

他默住了，思想紛亂得幾乎要麻木了，也爲他從來打開電報時所無的。

他又自己審問了一番，自從他離開後，她是如何經過的。也痛苦嗎？也懊悔因她的冷淡把一個男友驅逐了嗎？或者她也做了被棄的個中人，在她虛榮當中直抖着在嗎？

他那極想知道的慾望變得極其猛烈，極其難堪，於是在他心上便發生了一種大膽好奇的思想，不過還有點猶豫。他就取路向楓丹白露來。他一進城就走入電報局

，而他靈魂上仍杌隉不安的，並且也很顫動。可是一種力量在推他，便是那從他心裏而來的力量。

他遂以一隻打戰的手取了一張印花紙放在桌上，接着就在馬丹密舍·德·毗爾命的名字與地址下寫道：

「我甚願知道您對於我的想頭！我絲毫不能忘記您的。」

安德烈·馬立約耳由蒙底尼發

他出了電報局後，便雇了一輛車子重回蒙底尼來，爲他所做的這件事所震動，所痛苦，而且業已懊悔了。

他計算若果她願意回復他，兩天之後定可接到她的信的；但他第二天不願離開那別墅，又害怕要失望的接收她的電報。

他依舊在那菩提樹下懸床上躺着，到下午三點鐘時，旖麗沙白來通報他有一位太太請他去說話。

他好生感動得連話都噤住了，於是就提起他那一雙帶了傷似的腿，和一顆悸動的心，向屋子裏走去。却還不希望就是她。

當他把客廳的門一打開，馬丹德·毗爾命正坐在安樂椅上，見了他遂笑着站起，笑得有點強忍的樣子，在臉與態度上也微微有點勉強，一面伸手向他，一面說道：『我是來探候您消息的，您打給我的電報很不完備。』

他在她跟前臉色早變白了，她眼裏遂發出了一派快樂的微光；他猶被感情重重的壓着，尚不能說話，只拿起她遞給他的手放在唇邊。

末了他才說道：『天哪！您真是善人。』

『不是的，不過我沒忘却我的朋友們，並且我還很耽心的。』

她就靦面將他看着，看得很深切，這女人一看之後，便甚麼都得到了，彷彿洞穿他的思想直到本根上，把他所有的隱密全揭破了似的。自然她是很滿意的，因為她臉上已發出了一些笑容。

她道：「很可愛，您這所隱士居。在這兒很有幸福的？」

「並不，馬丹。」

「可能嗎？在這美麗地方中，在這體面的森林中，在這迷人的小溪上？您當然很安靜並且十分滿意此間的了！」

「並不，馬丹。」

「爲甚麼呢？」

「因爲忘不了一些事。」

「您一定要忘記一些事才算幸福嗎？」

「是的，馬丹。」

「可得而知嗎？」

「您是曉得的。」

「那嗎……」

『那嗎我便哀傷極了。』

她遂帶起一種憐憫的自負神情道：『我接到您電報時，我就猜着了，所以我就專爲此事而來，並且我已打定主意若果我錯了，立刻就走。』

稍息一息，她又道：『既然我不卽刻回去，便得參觀一下您的貴宅。那兒一條菩提樹小徑頗令我歡喜。我們且到那兒去，比這客廳裏想要清涼些。』

他們遂出了客廳。她穿了一身葵色衣服，登時就和樹的綠，天的藍，非常調和起來，一種她那新鮮而出人意外的，美麗的，迷人的模樣顯然把他弄麻醉了。她長挑的身材如此其輕盈，她面孔如此其細嫩，如此其鮮明，那小火燄似的淡金頭髮壓在一頂也是葵色的大帽子下，帽上飾了一根長駝鳥毛，玲瓏的手臂，手上拿起一柄摺着的小傘，伸在她的跟前，並且她那微帶一點兒端莊，一點兒高傲，一點兒驕倨的步法，在這鄉野的小園中頗有點不合宜，又意外，又生硬的樣子，頗有種奇怪的，耐人咀嚼的感情，真有小說上的，或夢幻中的，或雕刻上的，或華多圖畫上的

意味，直可以說是由於一位詩人或一位畫師故意描畫到鄉野中來，特爲要顯出她是何等的美。

馬立約耳帶起他情欲中重生出的感動來看着她，一面想及在蒙底尼路上所見的那兩個女人。

她問他道：『那個給我開門的小女兒是誰？』

『我的侍女。』

『但她並沒有……女傭人的樣兒。』

『沒有。她確乎很溫馴的。』

『她從何處找來的？』

『就在左近，一個畫師旅館中，因爲有幾個顧客要破壞她的貞操。』

『因此您便救了她？』

他臉上紅了一下，答道：『我就這樣的救了她。』

「大約於您也有點好處罷？」

「果然有點好處，因為在我身邊極喜歡看一個美的面孔，覺得比看醜的實在好得多。」

「她對於您的就只這一點兒嗎？」

「或者還因她便引起想看您的一種難當的需要，因為所有的女人，一到我眼裏，就是一秒鐘之久，總要把我的思想引來向着您的。」

「這話倒說得真巧！她可愛她的恩人麼？」

他的臉紅得更厲害。但腦際猛的一閃，想着把嫉妬來鼓勵婦人的心，正是一種好事，於是他就決定只隱瞞一半。

他吞吞吐吐的答過：「我毫不知道。這也是可能的，她確乎於我甚為當心，甚為注意的。」

馬丹德·毗爾命不由便生了一點隱忿，低低問道：「您呢？」

他瞪起火熱的愛情眼睛瞅着她道：『沒有一個人能夠把我向您的心分得開的。』

這話說得也巧，但她却不注意，彷彿他這話倒是真的。像她這樣一個女人，她能狐疑這事嗎？她實在一點不狐疑，並且還很滿意，於是就不再留心於旖麗沙白了。

他們坐在兩張帆布椅上，在菩提樹下，在河流上。

於是他就問她：『您對於我是怎樣着想的？』

『我想您很是不幸。』

『這是我錯呢？還是您錯？』

『由於我們兩個人的錯。』

『這話怎講？』

『這話怎講，您既覺得很興奮，很生氣的，我想了想，倒也走得聰明，第一使

您得一點安靜。但我却等着您在。」

「您等甚麼？」

「等您一句話。我收到了，所以便走了來。現在我們作興就是那等正經人，且來談一談。您是常常在愛我嗎……我不求您之愛如愛那風騷女人一樣……我是求您之愛如愛女友？」

「我常常的都在愛您。」

「那嗎，您的心願爲何呢？」

「我曉得嗎？我是在您的掌握中的。」

「啊！我麼，我倒有些很明白的意思，但在不曉得您的意思之前，却不告訴您。且說您的，自從您躲開以後，在您的精神上，在您心裏頭，所有經過的。」

「我只是想您罷了，我很少做別的事。」

「是了，但是怎樣想的呢？是一種甚麼意思？結果又如何呢？」

他遂述說他打定主意離開她來醫治自己之時，遂逃了出來，他來到這個大森林中，而只覺得有她，白日總是想着以前種種，夜間遂被嫉妬所苦惱；他拿起一種十分誠信的樣子把甚麼都說了，只除去他愛旖麗沙白一件事，並且連這個女子的名字也沒有說及。

她聽他說畢，相信他並沒有撒誑，她之相信，由於覺得一直是她在支配他，這感覺之真實還遠過於他聲音的真實，並且還很得意她又奏了凱了，又把他捉住了，因為她也一樣的在愛他。

接着，他很氣忿這種無了期的境地，並且越是說着怎樣想思之後，怎樣的痛苦，便越是激動起來，因而他又責備了她一番，責備的話頗有詩情，而且也無忿恨，也無苦味，是不服定命而又為定命所敗的，責備她為那不能愛的力量所中。

他又說道：「別的人是沒有歡娛的天能，而您却沒有愛的天能。……」

她打斷了他的話，好生感動，却也很很有她的道理同她的理論，她道：「我至少

却有不變的天能的。當您敬愛了十個月，要是我現在另愛了一個別的人，您也算得是不甚可憐了罷？」

他叫道：「一個女人只單單的愛一個男子，難道是不可能的嗎？」

但她激烈的說道：「人家不能長遠的愛；人家只能當一個忠心的。您以為那感情的嚙語應該要經歷幾年嗎？並不能的，並不能的。至於大部份的有熱情的女人，私慾極強的女人，總有一段時間，或長或短的把她們的生命簡簡單單放在小說中。小說中的人物都不同的，環境與變化常是出人意外，常是變更不測，而結局也不同。這是專為她們的消遣和開心，我也承認，所以開始的情緒，中間的情緒，末後的情緒，每段都在更新。但是當其完畢，也就完畢了……對於它……您懂得麼？」

「懂得，倒也有點真理。但我沒有看見您願意到這上面來呀。」

「於此，就曉得沒有長久不變的熱情，我更願意說是燃燒的，苦痛的熱情，就像您所痛苦的一樣。這是一種病症，就是我所困苦您，很困苦您的，我也知道，

我也感覺，由於……我柔情太枯燥了一點，我傾向太痺麻了一點。但這病症也快要過去了，因它究不能長久存在的。」

她說完了。他却憂鬱的問道：「那麼？」

「那嗎，我估量起來，於一個理解的與沉靜的女人如像我一樣，您變成一個十分有趣的情人，因為您有很多的機敏。反之，您也會變成一個殘酷的丈夫。這是沒有的，好丈夫是沒有的。」

他驚詫極了，稍稍有點發抖，問道：「何以又把一個情人守住，既然是人所不愛，或者不再愛的。」

她很活潑的解釋道：「我是照我的辦法在愛，朋友。我愛得乾枯，可是我在愛。」

他忍耐着道：「您尤其是需要人家愛您，又需要人家把愛來奉與您。」

她道：「這倒是真的。我愛的就是如此。但我心上一樣的也需要一個隱匿的伴

侶。這種尋常貢獻中的虛榮口味，並不能禁止我作一個有信心的，忠實的，也不能禁止我不相信曉得把別一個絕不會有的親密東西給與一個男子；譬如我那合理的情分，我心上老實的繫戀，我靈魂中又祕密又絕對的信託，並且交換起來，我也得從那個人的手上把他那情人的柔情，以及並不十分孤單的，極稀有而又極溫存的印象接取過來。這是絕不如您所聞的愛情，但也要值些東西呀！」

他傾身向着她，情緒早已顫動起來，咕咕巴巴的說道：「您可願意我就做這個男子？」

「可以的，稍爲緩一點，等您不甚痛苦時再說。不過其間您得爲我時時刻刻忍耐一點兒苦惱。但經過時也很快的。既然您各種痛苦都受過了，在我身邊總比離開我值得些，是不是呢？」

她笑容裏頭好像對他說：「拿出點信仰來罷；」因爲看見他已被情感鼓動，她便覺得周身四體都極舒暢，都極快意，態度上也很有幸福似的，好像是一頭老鷹向

着那發昏的俘虜飛撲下去時的幸福一樣。

她問道：「您甚麼時候回來？」

他答道：「或者……明天。」

「就明天好了。到我家晚餐嗎？」

「可以的，馬丹。」

她便把那藏在傘墜裏的小錶看了看道：「我該即刻走了。」

「哦！何以這樣快？」

「因我要趕五點鐘的快車。今晚我請了幾位客晚餐，如馬爾黨郡主，比爾羅，納馬特，馬西華，馬爾蒂，還有一位新客麥歇德·沙爾乃倫，這是一位探險家，新近才從上東浦寨做了一個極可歎賞的旅行回來。大家都在談說他。」

馬立約耳心裏又是一緊。所有這些名字，一個接連一個都使他大為頭痛，好像黃蜂的刺一樣。這些刺都含有毒汁。

他道：『那麼，您願不願立刻起身，我們一塊兒先到森林裏去走一走。』

『好極了。且先送我一盃茶和一點烤麵包罷。』

應該喝茶時，旖麗沙白已沒見了。

廚娘道：『她買東西去了。』

馬德丹·毗爾命毫不驚詫。有甚麼怕的，老實說，現在這個侍女那還能勾引他嗎？

他們遂上了停在門前的那輛無篷輕車，馬立約耳就指示車夫一條略長的路，傍着羅岸河口走去。

當他們走入那高高的葉叢之下時，那葉子都放出它們安靜的影兒，放出它們的新涼，同一派黃鸝的歌聲，她遂被那說不出的感覺捉住了，感覺世界上神祕而極有力的美是能因人的眼睛而感及肌理的。她遂說道：『天啊！怎樣的好呀！這兒真個又美，又善，又安閒。』

她不禁洞過疲勞，洞過感觸，呼吸到一派幸福，一派接受過聖禮的罪人的情緒。因就把她的手放在安德烈的手上。

他想到：「啊是了！自然，這還是和聖密舍爾一樣的。」因為在他的跟前，彷彿視覺裏，看見一列火車向巴黎去了，他遂送她到車站上來。

她和他分手時尚說：「明天八點鐘再會。」

「明天八點鐘再會，馬丹。」

她很得意的離開了他；他仍坐起輕車回寓所來，好高興，好幸福，可是長久都要苦惱，因為來日方長哩。

何以要爭執呢？他又絕不能爭的。她之令他顛倒原是由於一種爲他所不懂的風情，比甚麼還強的風情。逃走是解脫不了的，是將她分不開的，惟有把他弄得極其難堪而已，若是他果能忍耐一點，至少，他也可以得到她所允許的，因她並不說假話。

幾匹馬在樹蔭下小跑着，於是他就細想起來，當他們會晤時，她似乎並沒有這種意思，並沒有把嘴伸給他的衝動。她永遠是那樣的。在她身上沒有一點兒改變，仍舊和從前一樣，或者以後他爲她而痛苦也是一樣的。想起他以前經過的時間已如此其艱難，他那樣的等候，拿起如彼の苦惱也未曾把她感動，也未曾束住她的心，所以就使他推知，使他疑惑這行將到來的鬥爭，以及那第二天同樣的失望。但他却甘願忍耐着去受這諸般苦痛，似乎比起失了愛的總要好些，這長久的願欲一忍久了，定會在他血管中變成一種吃不飽的胃口，並且把他肌膚也燃燒起來。

像這種常從阿歹依獨自一人走回時所經受過的劇痛業又動了手了，並且使得他身體在輕車上面抖了起來，這時候車子正走到許多大樹的涼蔭下，他忽然想起旖麗沙白正在等他，她還不是一樣的又鮮明，又年輕，又美麗的，並且還有十分愛情的，熱烈接吻的口，因才覺得緩和了一點。因爲一會兒他就要躺在她手臂上，閉着兩眼，自己騙騙自己，如像騙別的人一樣，在一種摟抱的迷醉中，把那個他所愛的

，把這個愛他的混而爲一，於是她們兩個都被他占有了。的確，在這時候，他對於這女孩子很發生了一點嗜好，很帶了種靈魂與肉體上的感謝繫戀，在這中間，凡那感應的溫柔之感以及共享的快活之感老是滲入人類的獸性當中的。可是這個勾人的女孩子，對於他這乾涸的愛情，是不是可作夜宿的小水泉，是不是如在沙漠中經過時，所希望的用來支持氣力的一掬清水呢？

但是他回來後，那少女還沒有見，他就害怕起來，很不安的，便問那個女僕道：「您決定她出去了嗎？」

「是的，麥歇。」

於是他也出來了，希望碰得見她。

他走了幾步，在轉往街上以前，這街是沿着小谷上去的，便望見前面有一座又低又寬的老教堂，頂上載了個矮矮的鐘樓，蹲踞在一方小丘上，好像一隻母雞之伏小雞似的，把這小村落的房屋全庇蔭着。

當時便起了一種疑慮，一種感想。難道奇怪的猜想能在一顆女人的心中發生嗎？她想些甚麼，她懂得甚麼？她逃在教堂裏了，否則，真實的影子不會在他眼前閃過的。

廟堂業已很暗，夜色下來了。只有一盞小燈，用繩子懸在聖龕中，照着那安慰者的理想面目。馬立約耳輕輕走了進去，越過那些長凳。剛剛走到歌經臺的旁邊，就望見一個女人拿手掩着臉跪在那裏。他走近了，認識是她，遂把她肩頭拍了一下。這裏只有他們兩個人。

她大大的震動了一下，連忙回過頭來。她正在啼哭。

他道：「您不好嗎？」

她低低說道：「我已經很明白了。您之到這兒來，是因為她煩惱您。她如今又尋着您來了。」

這一回又該他使人苦楚起來，所以很為感動，咕咕巴巴的說道：「你弄錯了，

小人兒。我果然就要回巴黎，却要帶你一同走的。」

她不大相信似的，連連說道：「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

「我給你發誓。」

「甚麼時候走呢？」

「明天。」

她又嗚咽起來，又歎息道：「我的天！我的天啊！」

於是他就摟着她的腰肢，扶起她來，在沉沉夜色中，扶着她下了那片斜坡；他們一直來到河邊，把她坐在草上，他也傍着她坐下。他聽見她心房的跳動，又聽見她呼吸的急促，於是良心發現，不覺戰慄起來，便把她緊緊摟住，在她耳畔，拿起一種極其甜蜜爲他從未向她說過的話來對她細說。因爲憐憫的感動，和願欲的熱烈，他只是撒了一點謊，却沒有騙她；不過他自問，自己也很驚訝，所有的印象，所有的感覺，在那一個女人面前十分顫動，他幾乎完全作了她的奴隸，爲甚麼在安慰

這愛惜中的苦人兒時，而也能把這渴望，這情緒顫動起來。

他答應很愛她——並不只說一個短短的「愛」字——又答應在他左近給她租一所太太們住的美麗房子，安些精緻傢具，並用一個女僕來服伺她。

她靜靜的聽着，漸漸才安了一點心，再不能以為他在騙她，並且由於他說話的聲音，也相信他是一個老實人。末後遂很得意，很快活了，因為一位太太的幻相已在她跟前生出，而又居然遂了一個生來窮苦的女孩子的夢想，原本是客寓中的一個侍女，忽然就變做了一位如此有錢如此良善的男子的膩友，於是她對於安德烈的繫戀更雜了些羨慕，感激，驕矜，越發使她心醉起來。

遂舉起她的手臂把他頸項摟着，一面親他的臉，一面就咕咕巴巴的道：「我真愛您呀！我心上就只有您這個人。」

他也很感動的，也愛撫她，悄悄說道：「親愛的，親愛的小人兒！」

她幾乎已將先前給她把憂慮帶來的那個外來的女客完全忘懷了。但她心上總還

飄蕩着一點兒疑雲，於是又拿起她極沉着的口聲問道：「當真的，您還像在這兒一樣愛我嗎？」

他極勇決的答道：「我一定像在這兒一樣的愛你。」

二十年八月十五日重新譯完

時在成都

脂 球 (附)

一連幾天都有些潰敗下來的殘軍從城裏經過。那裏是正式軍隊，只算是些打潰的遊勇。鬍子又長又髻的人，穿着襤褸的軍衣，也無旗幟，也無紀律，都是用着一種疲軟的步伐在前進。都像受過絕大的壓迫，絕大的挫折，也沒有思想，也沒有決心，依着習慣在走罷了，一旦止步，就要倦得站不住的。更有些兵，本是好和平的人，本是安靜的市民們，都被鎗的重量壓得弓腰駝背的；還有些安排進攻一如安排逃走似的，易於受驚，敏於感樂，短小活潑的志願兵；在這些人中，尚有幾個穿紅褲的人，一望而知是被打破的一個師團裏的殘兵；更有些臉色很暗的炮手也雜在這些雜色步隊中；間或看得見軍盔上有龍騎隊章的人很吃力的拖着沉重的脚步隨在輕敏的步兵之後。

還有些負有「敗之勝者」「墳之市民」「死之分任者」等等英雄名稱的義勇兵也帶起一副強盜面孔走過了。

他們的首領們無非是一般做呢布或做糧食生意的舊商人，以及賣過脂油或賣過肥皂的販子等，大都是和環境奮鬥的戰士們，或因他們的金錢，或因他們鬚子之長才做了軍官的，全身披掛着戎衣，弗蘭絨，徽章之類，高聲大氣的說着話，商量作戰計劃，都毅然的把這危殆的法蘭西獨支在他們誇大的肩頭上；但有時却疑到自己的兵，一夥無惡不作的人，往往又勇敢，又愛擄掠，又很放蕩的。

大家都說普魯士人快要開到魯昂來了。

那般十個月以來使用心在左近森林中打着靶，有時把自己的哨兵也打着了，並且每逢一隻小兔兒在叢樹之下跳動時，就準備要進攻的國民軍等各自散歸家中去了。他們的軍裝，他們的制服，他們所有的凶器，近頃曾在周遭三哩的國道旁耀過威揚過武的傢伙，忽然都不見了。

合後的法國兵也剛剛渡過色倫河，從聖色威與補亞查向阿德麥橋開去了；在全隊後面走着的是將軍，狼狽不堪的，簡直不能用着這些參差的殘隊再來一下的了，因為他本人在這次大敗仗中早已神昏智亂，一個性於長勝的民族，雖然仗着歷史的勇武，不幸被人打敗下來，所以就敗得不可收拾，因而這將軍只好挾着兩個傳令官步行而去。

跟着，一種深沉的靜意，一種寂寥而駭人的等待便在城裏建樹起來。許多疲精敵神於商業而大腹便便的紳士們都苦痛的等待着那些戰勝的人在，一面又慄慄危懼的想人家該不致把他們的燒烤叉子，他們的大廚刀當成一種武器罷。

生命彷彿停止了：商店全關，街上沒一點聲音。間或一個居民爲這寂境弄得很膽怯的，循着牆邊一溜煙的飛跑過去。

等得不耐煩了，倒令人很想見見敵人。

即在法國軍隊走後的一天下午，幾個德國馬兵不知從何處走來，匆匆的穿城而

過。跟着稍緩一點，便有一大堆黑魘魘的東西從聖加太林岡上下來，其時另有兩道人潮則從達勒打大路與威廉森林大路上湧將出來。三大隊的前鋒適逢其會的會聚在市政府的廣場上；而德國軍隊也由各條隣近街中走來，一隊一隊的過去，他們一起一落的脚步把街石踏得一片響。

一片不熟悉而帶喉音的命令聲沿着兩旁好像是死的，荒涼的房屋騰起，其時在逐家緊閉的窗板後，正有許多眼睛將這般得勝的人們，依據「戰爭權」足稱為城市，財產，生命之主的人們窺伺着在。在那黑暗房子裏的居民全都帶了一種大禍臨頭的恐怖，以及地球上大騷動的恐怖，任憑甚麼智力全是不中用的。因為每逢事物已成的秩序之被推翻，安甯之不復存在，以及保護一切人爲法律與自然法律之完全聽命於暴力之際，那同樣的感覺便要顯現的。所以全般人民恍惚都被壓在因地震而坍倒的房屋之下了；更兼那溢到岸上的江水，飄流下一些溺死的鄉人，以及牛屍，以及由屋頂上崩下的瓦椽等等，或因那有戰勝光榮的軍隊將一般自衛的人們殺了個盡

與，殺不完的便囚起來，隨意搶劫，隨意開炮等等事件，都好似一柄鐵鏈枷，把人們相信的永久正義，把大家指教給我們的天理良心全打了個稀爛。

然而家家門前已有些分遣隊在敲門，跟着都進去了。這是侵略以後的占領。戰敗者不能不開始向戰勝者盡起他們的義務來。

過了一會，第一度的恐怖消滅之後，一派新的靜意又建起了。許多人家中都有普魯士軍官在用餐。他們也有受過教育的，講起禮貌來，不免也深為法蘭西惋惜，並說自己本不很願參加這回戰爭的。人家都甚為感謝他這種情誼；說不定有一天還需他的保護哩。假使把這軍官去了，或者起碼尚得多供養幾個人。既一切都得了解決，那又何必傷害一個人呢？如此的行為似乎惟有豪膽，反少了些武勇。——豪膽也不是魯昂紳士的錯呀，在英勇的防禦時他們的城也出過名的。——大家未了居然交談起來，由法國人提議了一個兩全之法，即是他儘可備受恭敬的留住在家中，祇是在公共場所，居停主人却不與外國兵士表示親暱。因此，一到外面，主客似乎都

不認識，但一到家裏，却談得心甘情願的，所以那德國人竟長久的留居下來，每晚，且都在火爐邊與闔家的人在一處。

城市也漸漸恢復了平日氣象。法國人還是很少出來，而普魯士兵則在街上熙來攘往的。實則那些帶着驕態將他們的長刀拖在街石上走着的藍衣輕騎軍官們，對於簡單的市民，比起上年在那同樣咖啡店喝過啤酒的輕步軍官們，並不見得更高傲。

然而空氣中總有些東西，總有些細微莫明的東西，一種難堪的現象，彷彿是一派廣佈的氣息，是爲侵略的氣息。此氣充塞於私人居宅與公共場所，把食物的滋味也變更了，頗帶了一種在遼遠的危險而野蠻之部落中去旅行的印象。

打勝仗的人要錢，要很多的錢。居民隨時在供給，他們本來是富有的。不過羅爾莽底的商人越有錢，他越是捨不得犧牲，捨不得把他的財富全部眼睜睜的看見過渡到另一個人的手裏去。

城的下流二三哩處，沿江而下，大約在克羅亞色，疊浦達爾，或劈薩兒地方，

一般船戶和漁人們往往從水底撈獲出些德國人的屍身，膨脹在他們的軍衣中，有被刀砍死的，有被劍擊死的，有被石頭把腦袋砸破的，有在橋上被人推下水去死的。江底之泥乃將這些黑暗的，野蠻的，正當的報復埋沒了，這是一些無名的英雄行爲，啞的攻擊，比在光天化日的戰場中尤爲危險，而又無光榮聲名的事。

所以對外的仇恨往往會把一些勇士武裝起來準備着爲一念而死。

因爲那般侵略者只管把全城屈服在他們淫威之下，但絲毫沒有把恐怖完成，隨着他們爭戰行程而進步的只算是一種虛聲，大家也就大膽了，做生意的需要遂又在本地商人的心中活動起來。有幾人意欲到法國兵所守的哈佛去，他們打算先由陸路到登浦，再登船赴這碼頭。

大家遂把德國軍官利用起來，因大家已與他們處熟了，於是一道出發允許狀便從總司令處得到了。

一輛四匹馬的大郵車被雇爲此行之需，在車行中登記的有十個人，大家決定在

禮拜二日清晨，天明前起身，以免麻煩。

嚴霜已降過一些時，把地面早凍硬了，並且在禮拜一日下午三點鐘的時節，一派濃黑的雲從北方把雪載來。那雪直落了一個下午一個通夜毫未停止。

清晨四點半，行人們已集合在羅爾底旅館的院子中，因都待在這裏登車原故。

太早了，人們都還沉睡未醒，都還在被底假着。天色是黑魆魆的，所以彼此都不大看得清楚：一則也因為厚冬服的壅腫把這些身軀弄來很像一些穿長道袍的胖牧師。但有兩個男子彼此認清了，第三個也走攏來，他們便談了起來，一個說：「我是帶着我的妻室在，」『我也帶着的，』『我也一樣。』頭一個又說：「我們大概不再回魯昂了，若普魯士人走近了哈佛，我們就過英國去。」大家都是這樣的計劃，打算也相似。

然而，人家還未把車駕起，一盞小燈籠由一個馬夫拿着，時而從一道黑暗的門中出來，立刻又隱沒在別一道門中去了。幾匹馬的蹄子在地面上蹶着，因為鋪有草

葉，所以聲音並不大，馬棚的深處聽見有一個男子在向馬說話以及咒罵的聲音。還有一種瑟瑟索索的響動表示着人家正在安置馬具；不久這輕微的聲響便因畜牲的動作變成了一片有韻的，繼續不斷的，清晰的抖顫聲，時而中止一下，跟着在一種粗暴的震撼中又響起來，同時還有一片包鐵木鞋底踏在地上的聲音。

那門忽的關上了。一切聲音都斷了。凍僵的紳士們都緘默無語；他們呆在那裏一點也不動。

一片不斷的白棉球帷子無休止的向地上掛下來反映着；它把一切的物形全消滅了，並用一種琉璃粉末把一切的東西全塗白了；在這被埋於嚴冬之下面寂靜的全城中聽不見一點兒聲音，所聽得見的只有那模模糊糊，不可名狀的，飄飄搖搖的一片縶索聲，即是落雪聲，不過與其說是聲音，毋甯說是感覺，感覺出那輕原子的混合彷彿充滿了空間，蓋遍了世界。

那男子又拿着燈籠出來了，用繩子牽了一匹馬，那馬悽然的頗不甘願走。他將

它向車轅中安置下，繫上繩子，周遭繞了好一會將馬具轡妥貼，因他只能用一隻手，那一隻正拿着燈在。他回頭去尋取第二頭畜牲時，才注意到這般不動的旅客，業已被雪弄白了，遂向他們說道：『你們爲何不上車去；起碼，也可以把雪擋一擋。』他們自然沒有想到，因才奔了上去。三個男子先將他們的老婆安在車箱深處，跟着也上去了；其餘一般蒙頭蓋面看不清楚的人形也接着就了坐，彼此不交換一句話。

車箱板上鋪了些草，大家的脚伸在草中。頂深處的太太們都帶有一具小銅爐和一些化學炭，便把這傢伙燒起來，並且她們都低聲的將這爐子的好處列舉了好一會，又將她們業經知道很久的事情反反復復的說着。

郵車畢竟駕好了，本來是四匹馬的，現在却駕了六匹馬，因爲拉車困難，一片聲音在外面問道：『衆人都上了車嗎？』車裏一片聲音答應道：『唯。』大家遂起行了。

車子前進得絕緩，徐徐的，一小步一小步在走。兩邊車輪深深的陷在雪裏；全車箱都軋軋的在響；幾匹馬滑滑跌跌，氣息咻咻的，御者的長鞭則無休止的響着，向各方面揮去，挽回來，又展開去，就像一條靈蛇，猛的一下打在一個馬屁股上，那馬便努一個大力。

天色漸漸在明了。那被一個純血魯昂種的行人把它比作棉雨的雪團已沒有落了。一派不清爽的天光從那濃黑的雲堆中篩出，把全白的田野照得更其白光燦然，田野有時現出一行被着濃霜的大樹，有時一所戴着雪帽的茅屋。

車箱中的人便也借着這片愁人的晨曦互相好奇的瞅着。

車箱深處頂好的坐位上，面對面酣睡着的是大橋街賣劣酒的商人羅亞所先生和太太。

羅亞所本是一個當夥計的，因東家被官司破了產，便把東家的底貨頂得而發了財的。他以頂便宜的價錢把那很壞的酒批發給鄉間一般小販，而在他熟人與朋友當

中又算是一個狡猾人，一個工於心計而又快活的真正羅爾莽底人。

他巧賊的聲名是四遠皆知的，有一晚在省公署內，那位鄉土名人，富有雅緻而諷刺之精神，又爲歌曲與寓言的作家，都賴爾先生曾向太太們提說他恍惚覺得做了「偷兒羅亞所」的同志了，這句話登時就傳遍了省長的客廳，繼後又傳遍了全城的客廳，足有一個月，全省的人提起就笑。

除此之外，羅亞所還以他那滑稽天性，以及他那或好或壞的頑笑著了名；沒一個人說着他不直接加上一句：「這個羅亞所，真是怪人。」

他身材狹小，所以一個大肚皮便圓固的挺出來，一張赭色臉，兩撇蒼色鬚髯。他的老婆又高大，又強壯，又果敢，加以聲音也高，又長於決斷，在他那以快活的勤敏所維持的商店中硬算是一個整理人和算術家。

傍着他們坐的是加赫·那馬東先生，很尊貴的，系屬一個高等門閥，是個重要的人，在棉業中頗有位置，爲三個紡織廠的主人，武勳軍官，國會會員。帝政時代

他一直是良善的在野黨首領，照他特別表示說來，他在團體中是很化費了些錢的，因為他競爭並不劇烈的原故。加赫·那馬東太太比她丈夫年輕得多，也一直是那般遣戍到魯昂的良家軍官們的慰藉者。

她面對着她的丈夫，極其嬌小，極其柔媚，極其美貌的，蜷曲在她的皮衣中，以一種傷懷的眼光把這悽慘的車箱瞅着。

她的兩位隣坐者是雨伯·德·布萊威爾伯爵與爵夫人，其姓氏在羅爾莽底地方算是頂高貴頂老的。伯爵是一個風貌整然的老君子，以他那人工的技巧極力打扮得天然像一個亨利王第四，因為這家人有一樁光榮的故事，據說亨利王曾使布萊威爾家一個太太懷了身孕，就爲了此事，那丈夫才變爲了伯爵和這省的執政者。

雨伯伯爵也是國會中加赫·那馬東的同事，在下議院代表着阿柰良王黨。他與朗特一個小巡察船長的女兒的婚姻一直是神祕的。却因爵夫人頗有大家風範，比任何人都長於款待賓客，並且也算曾被魯意·菲力卜的一個兒子愛過，所以她的筵席

是很高貴的，而她的客廳一直算是本地第一個，又算是惟一的保有老格調的地方，所以不容易進得去。

希萊威爾的財產，據說單是不動產的收入每年已達到五十萬鎊之鉅。

這六個人全霸據在車箱深處，都站在有恆產，又安閑，又有力的社會方面，而爲有宗教有道理被認作正派人的。

也是偶然之至，婦人們全坐在一條凳；挨着爵夫人的是兩個女修道，都捻着一串長念珠在念誦「巴特」與「愛娃」。一個已老了，滿臉痘癍，好像打衝鋒時着了一枚榴霰彈在臉上似的。一個很矮小，生了一顆美麗的頭，一片害肺癆的胸部，卽是被那要造成殉道與啓發的信仰所蝕成的胸部。

與這個女教士對面的還有一個男子和一個極惹大家視綫的女人。

男子是著名的，民主黨哥兒魯歹，是一般貴人的惡煞。他的褐色大鬍子在所有民主黨咖啡店的啤酒盅中浸了二十年。他同弟兄們與朋友們吃着他父親，一個舊糖

果商人，給與他的產業，並且不耐煩的等着共和成立好以革命之勳獲得一個有價值的地位。本年（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九月四日第二共和宣布的一天，或者是開頑笑罷，他曾自命爲省長；但他正想就職之際，而省署的看守雜役們，可以說那時獨有他們才是公署之主，却不肯承認他，就是這般人便將他拒退了職。他畢竟是個好小子，又坦白，又親切，辦防守時費過不少的辛苦。曾令人在草原中挖了許多窟窿，又把鄰近野林中的樺樹全放倒了，到敵兵走近時，很滿意於他所預備的，他才急忙折回城中。現在他想着到哈佛更中用些，那裏的新防禦很要緊。

那女人哩，則是稱爲妙人兒一類的，以她那早熟的肥胖著了名，所以才得個脂球的別號。人既短小，逐處都是渾圓的，有肥豬那樣胖，指頭全膨脹起來，把骨節擠成一綫，很像小香腸的節；加以肌膚光亮柔和，一段凸在袍領之下的項頸，然而她一直是惹人貪戀而不捨者，卽因她那鮮潤的味道看起來很悅人。她的面孔是一枚紅蘋果，是一朵將開的牡丹花苞；上部安了一雙奇美的黑眼睛，長厚的睫毛在眼睛

上射下了一片陰影；下部一張迷人的嘴，又玲瓏，親起來又潤的，安了兩排細小而放光的米齒。大家說她全身委實都是些不能論定的品質。

她一被認清之後，立即就有些耳語聲從那般正派婦人中間發出，「娼婦」「公妻」這些話，耳語得很高以致擡起頭來。她遂把鄰坐的人看了一遍，那眼光如此的挑逗而大膽，竟沒一個人再說話，衆人都垂下眼去，只有羅亞所拿起一種快感樣子尚把她窺伺着。

但不久三位太太又交談起來，因在這個姑娘跟前，三位太太忽的就成了朋友，差不多還很親密的。她們好像應該當着這無恥的娼婦擺出一種樣子，表示是她們尊貴丈夫的法斧（註）；因為合法的愛情老是會使這法斧高高擎起的。

三個男子也一樣，在哥兒魯歹跟前也由說話的本能作用十分的接近起來，拿起那驕奢特富的聲口談着銀錢。雨伯伯爵談說他被普魯士人所致的傷害，以及家畜被

（註）法斧爲羅馬法吏柄於法官之前以表示權威者。

却五穀被掠的損失，說時帶起一種有千萬之富的大貴人的安定樣子，彷彿這些損害不過只使他爲難一年的光景。加赫·那馬東先生則在棉工業中極有經驗，曾事先兌了六十萬佛郎到英國，爲他利用機會之備。至於羅亞所，因曾把他窖藏的常酒賣了一批給軍需部，所以國家該了他一筆很大的款，所以他才打算到哈佛去收。

並且三個人互相遞着些友愛的眼光。他們的地位雖不同，而他們却覺得因了銀錢便是弟兄，因了他們所帶的祕密，把手插在他們短褲袋中弄得錢響的這祕密，便是弟兄了。

車子走得如此的慢，到上午十點鐘，還沒走上四哩。男子們還因上坡時下來了三次。大家焦心起來，因爲大家本應在多特午餐的，現在很失望，大概在入夜之前始能到達。當郵車陷在雪堆中須得二小時才能拖出來時，各人都探頭探腦的想在大路上望見一所酒飯店。

饑餓增加起來，把精神都弄昏了；看不見一所飲食店，看不見一個賣酒的人，

原來普魯士人之走近以及法蘭西餓兵之經過早將做生意的人駭躲了。

先生們便奔到小道下農人家去找食物，誰知連一片麵包也找不出來，因為多疑的鄉人早把他們的蓄積藏了起來，害怕被那般沒有東西到口，凡發現甚麼便要以暴力取去的兵士們的搶劫。

午後一點鐘時，羅亞所宣稱他的確覺得胃上暴痛。其實衆人都和他一樣已痛苦得久了；這種要吃的急需老是增加起來，把話頭都打斷了。

時時刻刻都有一個人在打呵欠；一個人動手，別一個也照着做起來；並且各個人都依次因着他的性格，他的處世之方，他在社會中的地位，或粗魯或謹飭的張開口，同時趕快把手掩在那出氣的大窟孔之前。

脂球一連幾次折身下去好像要在她裙底尋找一些東西似的。她遲疑了一分鐘，把她的鄰坐們看了看，又安安靜靜的端坐着。大家的臉上都慘白而掣動的。羅亞所堅決說他可以拿一千佛郎買一隻肘子。他的老婆則示意不肯；跟着也安靜了。她老

是一聽見說到浪費銀錢的話就痛苦，甚至不懂得這是一句開頑笑的話。伯爵道：「事實我覺得不善，我怎麼沒有想到帶一些食物呢？」各人都在這樣的自責。

哥兒魯歹却帶了一滿罇甜酒；他將它貢獻出來；大家都冷冰冰的推辭了。只有羅亞所領受了兩小盞，他將酒罇送還時便稱謝着道：「也是好的，借此暖和一些，也可以把胃上騙一騙。」酒精的作用使他高興了，他便提說照着古歌上所說的小船辦法：吃那旅客中頂肥的。這句暗指脂球而言的隱語實在有損於一般有身分的人。大家沒有應聲的；只有哥兒魯歹微微笑了笑。兩個女修道也不再數念珠，雙手深深的抄在廣大的衣袖中，端坐不動，死死的垂着眼睛，自然是在把上天給與她們的苦楚依然貢獻上天。

末後，到三點鐘，因為大家已走到一望無涯的平原中間，看不見一個村落，脂球遂急忙折身在坐凳之下取出了一只大籃子，上面蓋了張白餐巾的。

她動手從籃裏取出了一個小小的陶磁盤子，一個銀盞，其次取出一只大鉢，鉢

裏兩隻全雞，切碎了的，擺在凍汁之下；籃內還看得見別一些包裹着的好東西，如肉醬，果子，奶餅之類，足夠三天的行程可以不必買食店裏的東西吃。在食物包裹之間還有四隻窄頸瓶。她拿起一塊雞翅，細細級級的吃起來，還和着一塊在羅爾莽底呼爲「攝政」的小麵包。

全部的眼光都把她瞅着。繼而香氣四溢，把大家的鼻孔都撐大了，並在口裏勾引出一種多量的饑涎，以及耳根下面牙齦的頓挫。太太們對於這姑娘的賤視變得更猛烈了，好像要把她殺了，或把她丟下車去；丟在雪裏，連同她的酒盞，她的籃子，她的食品。

但羅亞所的眼睛幾乎把那一只子雞全吞下了。他道：「太太很早的就比我們留了心了。有些人老是想得很周到。」她遂向他擡起頭來：「先生，您可要嘗嘗？從早晨餓到此刻確是很不好的。」他行了一禮道：「老實說，我絕不推辭，我也不能推辭。打仗硬要像打仗，可是嗎，太太？」並向四周掃了一眼，又道：「像在這樣

的時候，找得見一些給您盡責的人，真太舒服了。」他本有一張報紙，便拿來鋪在褲子上免把它弄髒了，並用他隨時放在衣袋中的小刀的刀尖插了一塊帶着凍汁的雞腿，用牙齒撕下，跟着使得意的咀嚼起來，以致得意太過，使得全車箱裏竟發生了一種悲歎聲音。

於是脂球就以一種謙恭而溫柔的聲氣向兩個女修道提說來分享她這頓中餐。兩個人立刻就接受了，吶吶然稱謝之後，並不舉起眼睛，很快的就吃起來。哥兒魯歹於他這女伴的邀請也並不推辭，於是大家都把報紙展在膝上，形成了一種桌子的式樣。

幾張口不住的張開，閉合，咀嚼，凶猛的吞咽。羅亞所在他角落裏工作得很厲害，又低聲勸他的老婆照着他樣子做。她忍了很久，其次，因臟腑裏一陣掣動，也便讓了步。於是她的丈夫便掉着話頭向他們的「嫵媚的女伴」詰問她答不答應送一塊東西給羅亞所太太。她道：「很可以，一定的，先生。」並帶起一種可愛的笑把那鉢子遞過來。

到大家把第一瓶波爾多酒打開時，就發生了一種困難：即是只有一只酒盞。大家只好把它揩乾淨傳遞下去。惟有哥兒魯夕自然因為取悅於女人的原故，居然把嘴唇置於他女鄰之唇猶然潤濕的地方。

是時，在這種吃東西的人之側，布萊威爾伯爵與爵夫人被這種食物分泌的氣息悶得也與加赫·那馬東先生與太太一樣，換句話說即是全都被着那種名為當打爾之刑罰在(註)。那個年輕的廠長太太猛的發出了一聲長歎，把大家的頭全引了轉來；人的臉皮與外面的雪一樣白；雙睛緊閉，額頭垂着；她已昏暈了。她的丈夫急得發狂，懇求衆人來幫助。大家都沒了主意，當那年紀大的女修道將病人的頭扶着，把脂球的酒盞放在她兩唇之間，使她飲了幾滴酒時。那美貌的太太活動了，張開兩眼笑了笑，以一種將死的人的聲音自稱她現在很好了。但免却這事之再發生，那女修道又逼着她喝了一大盞波爾多，並且說道：『這是餓極了，並非別的。』

(註)爲古昔利底之王，得罪諸天，被大神朱彼特流於巖地，罰其饑渴無已時。

於是脂球忸怩而爲難的看着四個饑餓的旅客吶吶說道：『我的天，我可敢向這兩位先生和這兩位太太奉獻一點……』她住了口，害怕侮慢了人。羅亞便接過去說道：『呃，罷了，在這種情況中，大家都是弟兄，應該互助的。罷了，太太們，不要講禮了，領受了就是啦！我們可知道只求找得一間房子來過夜嗎？照我們的行程看來，似乎要在明天午前才能到多特哩。』大家都猶豫起來，沒有一個人敢毅然決然的答應一個『唯。』

但伯爵竟將這問題答復了。他向那怯生生的胖姑娘回過頭來，並拿起他那紳士面孔對她說道：『太太，我們很心感的接受了。』

頭一步自是很難。只要一渡過難關，大家也就不客氣了。籃子已空。還盛有一塊帶油肝醬，一塊雲雀醬，一條薰舌，一些克納撒倫梨子，一塊主教橋的乳餅，一些乾果子，一碗小胡瓜和醋漬圓葱，原來脂球也與別的婦女們一樣，很欣賞生食的。

大家不能吃了這姑娘的東西而不與她說話的道理。因此大家就交談起來，起初還有點囁嚅，繼而因她持身甚謹，大家就開展了一點。布萊威爾太太與加赫·那馬東太太都有處世之方的，所以兩個人的態度都做得很溫柔，尤其爵夫人顯出了一種貴婦們的悅人寬大，即是處污泥而不染的那寬大，因此做得更是媚媚絕倫。但那強悍的羅亞所太太，她是有巡察精神的。是非黑白之見太明，依舊不可犯的樣子，說得少吃得多。

天然的，大家開始所談的就是戰爭。大家敘述了些普魯士人可怕的事實，法蘭西人勇敢的行爲；原來這夥逃人對於別人的勇敢也是很稱允的。不久便談到私人的故事上來了，脂球帶起一種真實的情緒，帶起一般姑娘們有時特爲要表示她們自然的慷慨因而說話時所鼓起的熱情來敘說她爲甚麼才離開魯昂的原由，她說道：「起初我還以爲可以住下去的。我家裏堆滿了的糧食，我極喜歡供養一些我所遣得出國外去的兵的。但我一看見那夥普魯士人，我就掌不住了！他們令我狂急起來；我整

整的哭了一天。啊！我只要是個男子，慫慫啦！我從窗口上看見他們，這夥戴尖頂盜的豬，我的女僕生生的把我兩手捉住不要我把東西向他們背上打去。其後他就到我家來住；我於是便向頭一個人撲去扼住他的脖子。就把他弄死也並不比別的人難呀！若非人家挽着頭髮將我拉開時，我定然把那一個結果了的。事後，我得躲避一下才好。到我找得了機會，我便走了，所以我才在這裏。」

大家很恭維了她一番。她遂在這般並未表示得有如果敢的旅伴的尊敬中龐然長大了，哥兒魯歹一面聽她說，一面便保持着的一種稱賞者的笑容，和一種傳教士善意的笑容；很像牧師之聽一個信徒讚美上帝一般，這因爲一般長鬚子的民主黨人都有一愛國主義之獨占權的，猶之宗教權是被披道袍的人獨占了去的一樣。他遂拿起一種講演的聲口，還帶了些從貼在牆壁上的宣言中學會的口頭禪說了起來，說完還吟了一首頌辭，辭中甚爲非難「巴丹格的放蕩」。

但脂球立刻就生了氣，因爲她是拿破崙黨。她變得比一種大櫻桃還紅，忿忿然

的吵道：「您這夥人，我倒願意看見您在他的地位上。倒別緻，啊，是呀！背叛他的便是您這樣的人！要是像您這種渾人來執政，大家只好離開法蘭西去罷！」哥兒魯歹漠不動情依然保持着一種瞧不起人的高超的笑，但大家都覺得粗魯的話就要來了，當伯爵很費力的加入來，把這激昂的姑娘平靜下去，並鄭重的宣稱凡是忠實的輿論全是可尊重的時。然而爵夫人與女廠主的精神上，對於那講共和的人根本就没有種無理由的恨，而且婦女們於戴羽纓與專制政府原都具有天然柔情的，所以都不由己的對這娼婦引起了一種敬意，她們的感情好像強烈得很。

籃子空了。就十只人家也不費力的把它吃罄，還要可惜它不甚大。談話又繼續了一會，不過從吃畢之後，稍冷淡了一點。

夜色下來了，黑暗漸漸的加濃，胃上起消化作用時最感覺得出的寒凍直使脂球連連打着戰，雖然她那樣肥胖。於是布萊威爾太太便把她的火爐遞與她，爐中的炭從早晨起已添過好幾次了，那一個便趕快接去，因她覺得腳都凍僵了。加赫·那馬

東太太與羅亞所太太也把她們的遞與兩個女修道。

車夫將燈籠點燃。幾盞燈使以一派活光照着馬股上一片蒸發的汗氣，而大道兩畔的雪在燈光的活動反映之下好像在流轉的一般。

車箱內甚麼也辨不出；但在脂球與哥兒魯夕之間忽發生了一個動作；羅亞所正拿眼睛在暗中探伺，相信看見那長鬚男子趕快的離開了，好像挨了幾次沒有聲音的拳頭。

前路現出了幾小點火光。那就是多特了。大家已走了十一小時，連同兩小時的休息以及四次餵馬的時間一共算來，實計十四小時。大家來到市內，在商業旅館門前停了車。

車門開了！一個很熟悉的聲音使得衆旅客都打起戰來；即是刀鞘觸在地上的響聲。立刻即是一個德國人的聲音叫喚了幾句話。

郵車雖已停住，却沒有一個人下來，彷彿大家都等着牽出去被宰似的。那御者

走來，手上執了一盞小車燈，燈光忽的一閃直射到車的頂深處，照見這兩列驚懼的人頭，所有的口都張着，所有的眼睛都張皇的大睜着。

在車夫身邊，燈光的籠罩中，站了一個德國軍官，一個高大的年輕男子，身材極爲細長，顏色微黃，緊緊的穿了一件戎服，猶如一個穿胸襠的女子，把一頂光亮平頂的軍帽挾在脅下，那樣子很像英國旅館中的獵人。他那濃厚的八字鬚，根根筆直，秀氣的分在兩邊，尖端細得成爲一根褐線，細極了，幾乎使人看不見端末，好像貼在嘴唇上的一樣，並且伸到兩頰，又像在唇上描了一條下彎的摺痕。

他用着亞爾薩斯的法語請旅客們出來，聲調很硬的說道：『先生們，太太們，你們可願下車來？』

兩個女修道先就帶起一種聖姑們習於服從一切的溫情服從了。伯爵與爵夫人跟着下來，其次是廠主與他的老婆，再次是羅亞所，他將他那個高大的老婆推在前頭。這人一下車便向軍官說道：『日安，先生，』這句話並非出於禮貌，乃是出於一

種要好的感情。那軍官只將他看了看並不回答，驕傲得也和別一般強有力的人一樣。

脂球與哥兒魯夕雖坐近車門，下來卻在最後，並且在敵人跟前偏做得端重而又高傲的。那胖姑娘極力的自制着，並極力的把氣平下去；那民主黨人則以一隻瘦黑而稍稍有點抖顫的手把他那火色長鬚勒着。他們都要保持着那高貴的風儀，懂得在這會晤中，各人都代表了點鄉邦責任的；並由於鄙視他們同伴們的那種舉動，所以她才努力做得比她女鄰坐們，即是那般正派婦人們，還要驕倨些，而他哩，則覺得他須做個標榜，所以才以他的舉止態度把在途中開始打起底子的抵抗任務繼續了下去。

大家走進那間客寓的大廚房中，那德國人便叫衆人將總司令簽押過的出發允許證拿出來，這上方詳細註有各旅客的姓名，形狀，職業等，因把這般人察問了許久，且將各人與證書上所寫的一一拿來比對一番。

繼後他猛然說道：「就是了，」才走出去。

大家方舒了一口氣；都又餓了。晚餐業已招呼，但晚餐的準備須得半小時；正當兩個女僕要去忙碌之時，大家便先去看寢室。寢室全在一條長廊中，廊端玻璃門書有廁所字樣。

末後大家正要去用晚餐時，客寓老闆親自出來了。這是一個舊馬商，一個喘吁吁的胖子，老是呼着氣，老是咯着痰，老是在鼻孔裏響着唏呼之聲。他的父親傳給他的姓爲傅郎威。

他問道：「伊利沙白·魯色小姐呢？」

脂球打起戰來，回過頭來道：「就是我。」

「小姐，普魯士軍官要立刻同您說話。」

「同我說？」

「是的，只要您果真是伊利沙白·魯色小姐。」

她害怕起來，想了一秒鐘，才正色說道：「這是可能的，但我却不去。」

她的身旁便起了一種動作；各個都在討論，都在根究這命令的因由。伯爵走了攏來道：「太太，您差了，因為您的拒絕是可以引出些大困難來的，不止關於您，而且還關着您全體的旅伴哩。那最有強力的人總不宜抗拒的。這樣的行為才不致於有危險；這一定是爲了甚麼遺忘的手續。」

大家都向她走過來。請求她，逼迫她，曉諭她，畢竟說服了她；因為大家都恐怕那種可以發生危險的糾紛。她末了才說：「我之應命委實是爲的你們呀！」

爵夫人握住她的手道：「我們都很感謝您的。」

她出去了。大家等着她來用餐。

各人都在自傷沒有被請，而請去的乃是這個粗暴無禮的姑娘，心裏都在想着人家或者也會來招呼他們的。

但不十分鐘她回來了。氣呼呼的，面紅筋漲的，很爲生氣。她連連說道：「啊

，惡徒！惡徒！」

大家都急於要知道，她却一點不說；因為伯爵問得太切了，她便盛氣答道：「不能，這事於您無干，我不能說。」

於是遂圍着一具高湯鉢坐下，鉢中散出白菜香氣。只管有剛才的故事，而晚餐却吃得快活。果子酒很好，羅亞所夫婦同那兩女修道因為省錢，才要了這個。別的人要的是葡萄酒；哥兒魯歹要的是啤酒。他對於開瓶塞，傾泡沫，斟在玻璃盅裏去視察，都有種特別樣子，跟着還把酒盅舉在眼與燈之間去考察它的顏色。當他喝酒時，他那與酒色相稱的大鬍子很像發生了一種柔情；他的兩眼則斜睨着酒盅。樣子很像在完成一種職務，彷彿他之生來就為的此事。很可以說他曾在精神上建設了一種同似，即是在占有他全生命的兩大慾念之間彷彿有一種不可分的親誼：蓋卽麥酒與革命；他委實不能嘗着這個而想不到那個的。

傅郎威先生與太太也在案端用餐。那男的喘得有如一具原動力機器，一面吃一

面說是不容易的；但女的却從不住口。她把普魯士人到來時的一切印象全述了出來，以及他們所做的，他們所說的，第一恨他們的，因為他們欠了她的錢，其次恨他們的，則因她有兩個兒子在軍中。她尤其專向着爵夫人在說，因為同一位有資格太太談話是很光榮的。

跟着她又放低聲音來說了些秀氣話，她的丈夫時時打斷她的話頭道：「傅郎威太太，你最好是不說話。」但她毫不在意，依然說道：「得啦，太太，這夥人生來只爲的是吃洋芋和豬肉，次則吃豬肉和洋芋。不要以爲他們愛乾淨。——絕不對的！——他們到處都在撒污，很失禮的。你們還看得見他們許多時許多日的在操演；他們都在野外：——走前，走後，這邊轉，那邊轉。——起碼，他們也該去耕種，或在他們地方的道旁去工作的！——却不，太太，這般當兵的實在於人無絲毫益處的！窮人還得供養他們去只學一些宰殺！我只是一個無教育的老婦人，真的，一看見他們從早至晚只是踏着脚步去消磨氣力，我自己便說：有些人弄了些發明來利人

，而別一些人就得造些惡來害人！委實的，不管他們是普魯士人也好，英吉利人也好，波蘭人也好，法蘭西人也好，殺人總不是件好事罷？——再說，倘若人家是爲了復仇，把那害過您的人殺了，便不對，所以人家才要處罰您；但人家用槍把我們的孩子結果了，一如宰殺了些禽獸，那就對，所以人家才拿些勳章給與那頂會破壞的人，——不對，我真不懂得這件事啦！」

哥兒魯夕放高聲音道：「凡人攻擊他善隣時，戰爭是野蠻的；凡人保衛他國家時，戰爭却是天職。」

那老婦人低下頭去道：「是的，凡人自衛時，這另是一回事；但人就不該把那樂於製造戰爭的國王們殺了嗎？」

哥兒魯夕的眼裏便閃出火來。

他道：「勇敢，女國民！」

加赫·那馬東先生沉思起來。他雖然沉溺在將帥的幻相中，但這鄉婦的良心話

却使 he 想到在一個地方中，許多不操作而結果反只是破壞的膀膊，以及許多用來不生產的氣力，要是用在一些好幾世紀才能完成的大工業上，則所產出的富裕是多麼好。

但羅亞所却離開他的坐位走去同客店的老闆低低的談了起來。那胖子又在笑，又在咳，又在咯痰；他那大肚皮被他這隣坐者所說的笑話快活得只是跳，因就向他買了六大桶波爾多酒以為春天之用，待普魯士人或許走了時。

晚餐一畢，因為大家都乏極了，遂上樓歸寢。

然而羅亞所因為曾經觀察了些事，便令他老婆先到床上。而他則時而把耳朵貼在壁上，時而把眼睛放在鎖孔中，要努力把他所稱的：「走廊中的祕密」發現出來。

大概有一小時，他聽見一種縹縹索索的聲音，趕快一看，瞥見脂球穿了件藍毛布釀白花邊的浴衣，顯得更其飽滿了。手裏拿着燭臺，向廊端那道門走去。但旁邊

一道門半開了，當她幾分鐘後轉來時，哥兒魯夕光穿着背帶跟着走來。他們談得很低，跟着都止了步。脂球好像一定不允許他進她的臥室去。羅亞所不幸得很，沒有聽見那些話，但後來，因為他們的聲音高了些，他才聽見了幾句。哥兒魯夕一定要堅持到底。他說：「罷喲，您真蠢，這於您有甚麼妨礙？」

她樣子很生氣的，答道：「不行，親愛的，有些時候這事是不能做的；而且在這裏，不免羞人。」

他自然不懂得，便問爲甚麼。她於是忘形了，聲音更高了些道：「爲甚麼？您不懂爲甚麼嗎？當其有些普魯士人在屋裏，或者就在隣室裏呢？」

他住了口。姑娘的這種爲國家而顧的廉恥，卽是絕不在仇人之側讓人溫柔的廉恥，當然把他那消滅了的自尊之念在他心頭提醒了，因他只把她抱吻了之後，便輕腳輕手的進了他的房門。

羅亞所熱了起來，便離開鎖孔，在房裏連連跳着，放下褥子，把被單揭起，下

面躺着他老伴的強壯身體，他將她親醒了並一面喚唔道：「親愛的，你愛我嗎！」是時全屋都寂靜了。但不久在一個不能確定的方向中，也可說是在地窖裏，也可說是在頂樓中，起了一片有力的，單調的，奇怪的鼾聲，是一種拉長而低啞的聲音，猶之在壓力之下的汽鍋。原來是傅郎威先生睡熟了。

因為大家都決定在次晨八點鐘起身，屆時大家俱來到廚房中；但車頂上蓋滿了雪，寂然豎立在院子當中，也沒有馬，也沒有御者。大家枉自在馬廐中，糧草房，車棚裏把那人找了一番。於是全般人都決定到市上去找去，遂都走出店門來。大家走到廣場，走到場底教堂裏，以及走到兩畔小丘，和一些矮屋裏，有許多普魯士兵的地方。他們望見第一個正在削洋芋，稍遠點的第二個在洗理髮店。還有一個鬍子長到眼邊的，抱着一個嬰兒，那孩子正在哭，他便放在膝頭上去安靜他；一夥粗壯的鄉婦們，她們的男子都到「戰隊中」去了的，正比着手式把那應該操作的工作指示給那般服從的打了勝仗的人：劈木啦，泡麵包啦，磨咖啡啦；其中之一個甚至還

在澆洗他那女居停，一位要緊老太婆的衣服哩。

伯爵大爲驚詫，便向那從長老院中出來的一個侍者去問詢。這個教堂老鼠卽回
答他道：「啊！這般人都不壞；都不是人家所說的那種普魯士人。他們是更遠一點
的；我不知到底是那一方；他們都留有一個老婆和一些孩子在故鄉的；而且戰爭這
件事並不使他們起勁！我決定他們那裏在男子走後大家也一樣的在痛哭；戰爭賜與
他們的不幸也如我們身受的一般。此地暫時倒不很惡劣，因爲他們都不爲惡，且工
作得竟和在他們家裏一樣。您瞧，先生，窮人當中大家倒應互助……只有偉人們才
在製造戰爭。」

哥兒魯夕很忿怒這種在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建起的親善條約，遂走開了，竄可
躲在客寓中去。羅亞所說了一句取笑的話道：「他們在殖民。」加赫·那馬東說了
句嚴正的話道：「他們在調和。」但大家都未把車夫找見。末了，才在一家村咖啡
店中遇見他正友愛的同着那軍官的傳令兵坐着。伯爵詰問他道：「人家沒有吩咐您

「在八鐘就駕車嗎？」

「唉！不錯，但人家後來又另自吩咐了一番話。」

「甚麼話？」

「不要駕車。」

「誰吩咐你的？」

「老實說，普魯士的軍官。」

「爲甚麼呢？」

「一點也不知道。請去問他好了，人家不許我駕車，我就不駕。如此如此。」

「是他親自向你說的嗎？」

「不是，先生，是客店老闆代他吩咐的。」

「甚麼時候？」

「昨晚，我正要去睡覺時。」

三個男子很焦心的走回來。

大家問傅郎威先生時，女僕答說先生因他的痰喘病，在十點鐘前斷乎不能起來的。並且除了火災之外，絕對不許在十點以前喚醒他。

大家想去見軍官，但這是絕對不行的，他雖住在客寓裏，只傅郎威先生一個人得了允許可以去向他說點軍事以外的話。大家只好等着了。婦人們又上樓到各人臥室裏去，沒有一點事情勞煩到她們的。

哥兒魯歹安坐在廚房的高壁爐之下，爐裏正燒着大火。他命人擡了一張咖啡桌子到那裏，要了一瓶啤酒，並把烟斗取出，烟斗之在民主黨中和他們的自身一般是重要的東西，哥兒魯歹用它似也大有關於邦國的光景。這是一隻薰透了骨的烟斗，與他主人的牙齒有同樣的黑，不過是香的，彎的，在他手上很爲親密，這一來更使他神氣十足。他一直坐着不動，眼睛時而定定的對着火爐，時而向着盃沿上的酒沫；他每喝一次，必以一種滿意的樣子把那長瘦的手指在他那厚而長的頭髮上抹一

抹，並把那染有泡沫的鬍子吮一吮。

羅亞所借口把兩腿活動活動，便去把酒賣了些給本地的小販。伯爵與工業家則在討論政治。他們逆料着法蘭西的將來。一個相信必歸於阿奈良公去的，一個以為必歸於一個教主；一個英雄，到一切正在失望時，這人定會起來的；或為一個格士克林，或為一個約安達克嗎？或另外一個拿破崙第一呢？唉！如其小拿破崙不是怎的年輕時！哥兒魯歹一面聽他們說，一面微微的在笑，那樣子很像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他的烟斗把全廚房都弄香了。

十點鐘一響，傅郎威先生果然出來。大家趕快的問他；他也只能將那番言語不變更的連說了兩三次道：「軍官這樣的向我說：『傅郎威先生，您明天不許人把那旅客們的車子駕上。我不欲他們沒有我的命令就走了。您聽見了。好啦。』」

於是大家就要去見那軍官。伯爵遣人把他的名片送去，加赫·那馬東先生也將就把他的名字以及他所有的頭銜全寫在那名片上。普魯士軍官教人回說他許可這兩

個人去同他談話，待他用了午餐時，即是說在午後一點鐘的時候。

太太們又下樓來了，大家只管心煩，却也吃了一點兒。脂球像害了病似的，異常不安。

大家正將咖啡吃完，傳令兵已來尋找這般先生們。

羅亞所自行加入這兩位先生當中；因為大家要把哥兒魯夕也挽去，使得他們的舉動更爲隆重點，他却傲然的說他覺得與德國人絕沒有毫絲關係的；他於是又回到他火爐側，另外要了一瓶啤酒。

三個男子遂上樓被引到客寓中一間頂漂亮的房子裏，軍官即在此處接見他們，他正躺在一張太師椅中，雙腳架在壁爐上，穿了件花花綠綠的便服，自然是那種嗜好不良的紳士所棄的居宅中搶得的東西。他並不站起來，也不理會他們，也不看他們。表出一種戰勝軍人們的天然驕態來。

一會之後，他才說道：「你們要甚麼？」

伯爵發言道：「我們意欲起身走，先生。」

「那不行。」

「我敢請問一下這不許的原因麼？」

「因為我不願意。」

「我敬求您閣下考慮一下，先生，您的總司令給過我們允許證起身往登浦去的；而且我竟想不出我們幹了甚麼要受您閣下的拘束。」

「我不願……就是如此……你們下去罷。」

三個人同鞠了一躬便退了下來。

下午的光陰真不好過。大家都不懂得這德國人的心意；越想越稀奇，把衆人的頭都弄昏了。大家都守在廚房裏，無休止的討論着，一面又想出來些不大像是真實的事。人家或者要把他們像俘虜似的看管起來罷——但是甚麼目的呢？——或者要把他們拘囚起來嗎？或者要向他們敲一筆很大的贖金嗎？一想到出錢上，都害怕極

了。頂有錢的頂害怕，彷彿業已被迫得爲要買他們的命，將幾只裝滿金錢的口袋傾在這橫暴的兵手中去了。他們便挖空腦髓來捏造一些把人哄騙得了的誑話，如何散失了他們的財富，如何弄成了一個窮人，一個很窮的人。羅亞所竟自把錶鍊取下藏在衣袋中。入夜以後這驚懼更大了。燈已點燃，因爲到晚餐還有二小時，羅亞所太太便提議來打三十一點，或者是一種消遣之法。大家都答應了。哥兒魯歹顧着禮貌竟自把烟斗弄熄，加入牌局。

伯爵把牌洗了——發出來——脂球頭一下就博了三十一點；不久，打牌的興會才將那往來於腦際的恐怖平伏了下去。但哥兒魯歹却察見羅亞所夫婦在作假。

大家正要去用餐時，傅郎威先生恰出來了；並以他那痰喘聲音說道：「普魯士軍官教問伊利沙白·魯色小姐，她是否還未轉意。」

脂球呆住了，臉色慘白；跟着猛又通紅，她氣得說不出話來。末後才勃然大怒道：「請您去向那無賴子，髒東西，那個普魯士的瘟屍說，我絕不願意的，您聽好

，絕不，絕不，絕不。」

那個胖老闆出去了。於是脂球便被人包圍起來，衆人都在問她，都在懇求她把昨天一行的祕密說出。她起初還不肯說；但那惡怒立刻就將她鼓盪起來，她遂叫道：「他所要的是嗎？……他所要的是嗎？他要同我睡覺。」沒有一個人再說話，忿慨之情都是很強烈的。哥兒魯歹把啤酒盅猛的向桌一放，竟擲了個粉碎。這是反對那暴兵的一種氣概，一種惡怒，一種齊心反抗的表示，好像需求於她的竟是向每人都要求了一部份的犧牲一樣。伯爵很不愉快的宣稱這類人的行爲直是古昔野蠻人的行爲。婦人們尤其向脂球表證出一種有力而嫵媚的憐憫。那兩個女修道是用餐時才看得見的，則垂着頭，並不說甚麼。

及至第一度的忿概平伏下去了時，太家才把晚餐用了；不過都不大說話：都在尋思。

太太們老早就抽身走了，男子們則抽着烟團了一場牌局，把傅郎威先生也請了

來，大家有意要巧妙的向他問問用個甚麼方法才把這軍官的決心制服得下。但他只用心在他的牌上，一點也沒有聽見，不住的說：「打牌，先生們，打牌。」他的注意力如此的溫柔竟使他把咳嗽也忘記了，而痰咯則有時在他胸中五音六律的響起來。他那鼓脹的肺居然備具了一切的音階，從那深沉而重濁的音符起直到小公雞試鳴的尖聲止全有的。

當他老婆渴睡極了走來尋找他的時候，他竟自不肯上樓去。她遂獨自走了，因為她是「早晨的」，老是與太陽一齊起來，她的男子則是「夜晚的」，老是同朋友們過整夜。他向她叫喚道：「你只把我的牛奶蛋花煨在火跟前好了，」遂又打起牌來。大家看得清楚實不能從他那裏找出甚麼來時，便都說該走了，各人遂都上床就寢。

次日大家仍老早起來，帶起一種遊移的希望，一種極想走的欲望，一種在這可怕小客寓空度日子的恐懼。

唉！馬仍在厩中，車夫依然不見。大家無聊已極便在車的四周盤旋起來。

午餐吃得很愁苦；在脂球跟前竟發生了一種冷淡的氣象來，這因為帶有勸慰之意的夜已經把昨夕的判斷加以修正的了。現在，大家幾乎還有點懷恨這姑娘不會暗地去將就普魯士人，以使一覺醒來，好令她的旅伴們大家驚喜一番。天地間那還有更簡單的？況且那個曉得呢？她本可以遮掩着去向軍官說非是她的意思，而是可憐旅伴們的苦楚始俯就的。就她而言，這事又並不要緊的呀！

但是，想只管這樣想，都還沒有一個人認可就是對的。

在下午，因為大家厭倦得要死，伯爵便提議到村邊去閒踱閒踱。各人便都小心的裹上外衣，一夥人遂走了出來，只除了哥兒魯夕，他寧願勾留在火邊，又除了兩個女修道，她們是在教堂中或在牧師家過日子的。

寒氣一天一天的嚴厲起來，鋒利的刺着人的耳鼻；雙腳變得異常苦楚以致步步作痛；及至田野展出，他們覺得它在無邊的白光之下顯得悲哀已極，以致大家的靈

魂都凍僵了，心也緊了，立即回頭。

四個婦人在前頭走，三個男子跟着，稍爲後一點。

羅亞所懂得現在是說話的機會，遂突然的問說這「賤人」是不是要使他們更長久的留滯在這樣一個地方。伯爵老是知禮的，便說不能向一個婦人要求如此一個困難的犧牲，這須反求諸己才對。加赫·那馬東先生則注意到若果法國人從疊浦反攻回來的話，本是說不定的事，那麼在多特定然會遇見的。這思想使得那兩個人都操起心來。羅亞所說：「大家步行逃了哩。」伯爵把肩頭一聳道：「您想到這上面來了嗎，在這雪地中，帶着我們的老婆？而且我們立刻就會被追下來，十分鐘之間就會被綁起，憑那些兵牽往牢裏去的。」這倒是真話，大家都不做聲了。

太太們則談着裝飾打扮；但她們中間很像有一種拘束。

那軍官忽的在街口走了出來。他那緊緊縛束在軍衣之中的高大身體掩映在一望皆白的雪上，並用着一種奇怪的動作，即是軍人們極力不要將其小心擦過油的靴子

弄污了的動作，兩膝分開的走着。

他從太太們身邊走過時便鞠了一躬，對於男子們則只輕蔑的看了一眼，男子們到底也還很自重的並不脫帽，縱然羅亞所約略比了個手式要去揭他的頭巾。

脂球的臉一直紅到眼睛；而那三個爲人妻的婦人便覺得同着一個爲他待得如此無禮的姑娘在一塊，被這兵士怎的遇着實在太屈辱了。

於是大家就談着他，談着他的語調，談着他的臉。加赫·那馬東太太認識過很多的軍官，並曾熟悉的評判過他們，覺得此人一點不惡；她甚至可惜他不是法國人，因爲他很可能做一名美貌的輕騎兵，一般婦女都要熱烈愛他的。

一進了門，都不說話了。甚至只把那無意義的事拿來作了幾句含酸的談資。晚餐是靜悄悄的，一霎時就完了，各人都上樓睡覺，希望拿渴睡來消遣。

次日大家都帶起一副疲乏的容顏，一顆忿激的心走下來。婦人們都不大與脂球說話。

一陣鐘聲響徹。原來有人在行洗禮。那胖姑娘本有一個孩子育養在以歪妥的農人家裏的。一年她也不看他一次，也從未想到他；但此刻一念及人家行將去施行洗禮的孩子時，不禁從她心頭勾出了一種柔情來對於她的孩子，所以她才決意要參與這典禮。

她剛剛一走，衆人就互視了一下，隨後遂把椅子拉在一處，因為大家覺得到底該來解決一些事。羅亞所得了一個奇想：他的意見是去向軍官提議單獨將脂球扣留下來，讓別的人走。

傅郎威先生便擔任了這委託，但他差不多立刻就下樓來了。原來德國人還知道人性，所以將他逐到門外。他還說一句他意欲不滿足時，總要將衆人一併扣留的。

於是羅亞所太太的劣性便爆發了：「但我們不要老死在這裏的。這濫貨，她的職業本是同一切男子們幹那件事的，我覺得她就沒有拒絕這個不拒絕那個的權。我問您，她在魯昂幹的事那一個不曉得，甚至同一些車夫睡！是的，太太，就是省長

的車夫呀！我認得他，他到店裏來買過酒，今天因為關於我們脫難的事，她就拿起架子來了；這婆娘！……我哩，我覺得這軍官的行爲還好。他或者馴服久了；不然，我們三個在這裏，他自然會選擇到的。都不要，偏看上了這個逢人便配的。可見他是尊重有夫之婦的。那麼請想，他是主人，他只須說：「我要，」他就可以用兵力把我取得的。」

那兩個婦人都微微打了個戰。美貌的加赫·那馬東太太的眼睛更灼然有光，臉色稍稍一變，好像業經被軍官的強力取去了。

男子們擠在一邊商量。羅亞所憤慨已極，很想把這「可惡的東西」綑住手脚交與敵人去。但伯爵家中出過三個公使，天賦有一種外交才能，是長於用手腕的，他說：「却應該使她自己決心。」

於是大家就協議起來。

婦人們也擠在一處，說話的聲音很低，討論成了普遍的事，各人都在發表意見

。畢竟說得都投機。尤其是這般太太找出了一些雅緻的語調，精細的嫵媚印象，來述說那頂齷齪的事。外邦人絲毫不懂的，許多有用意的語言都是要待考察以後才能知道。不過婦女們所蒙的那塊遮羞薄片，算只是剛把表面掩住，其實她們在這種淫猥的故事中倒是很爲消魂，心裏也非常的愉快，同時在她們的妙處還有一種愛情混交之感，以及一個好吃的廚子爲別人預備晚餐時一種嘗味的感覺。

快樂自然而然的發生了，所以許多的故事在他們看來到末後好像都很奇怪。伯爵找出了一些稍有一點危險的笑話，但說得如此的好，以致大家很笑了一會。輪到羅亞所，他便發揮了幾段硬性的猥褻事而大家居然不覺得怎樣；因爲由他老婆所表現的那粗鄙思想早已把衆人的精神支配住了的原故，即是說：『這姑娘，既然這是她的職業，她爲甚麼要把這個人拒絕得比別的人厲害呢？』溫柔的加赫·那馬東太太好像也尋思到若是她來，她之拒絕這個人必不過於拒絕別一個。

大家久久的預備着那圍攻的辦法，好像對於一座看不見的炮臺。各個人都答應

了他所充任的角色，都同意於他所根據的材料，都同意於他所實施的運用。大家一的把那進攻的計劃，應用的策略，以及奇兵的突襲等安排好，以便強迫着這座活的城砦來把敵人迎接進去。

然而哥兒魯歹一直站在旁邊，對於這回事全然的不過問。

大家都太注意了，把精神全弄得很緊張的。以致脂球進來時都沒有聽見。只伯爵輕輕的吹了一聲「噓」，使衆人的眼睛全擡了起來。她已站在那裏。大家才猛住了口，起初很難於啓齒。伯爵夫人在這複雜的客廳中本比別的人溫和些，因才問道：「這洗禮，還好頑嗎？」

這胖姑娘還很感動，把一切都敘述出來，以及教堂內的各個面孔，各樣態度，各種光景。還加了一句道：「隨時禱告一下倒是很好的。」

到午餐時，這般太太們都表示得同她很要好，以便增起她的信心與溫柔於她們的勸告上。

一到餐桌上，大家就把那戰略開始了。起初是泛泛的談了些信仰。大家敘了些古例：如朱底特之與荷落費倫（註一），繼而無原無故的就談到露克萊西，色克斯吐，克乃阿巴特之將敵將們弄到她床上，居然以奴隸的卑屈將他們征服的事（註二）。於是又引出了一件想不到的故事，忽在這夥無識富翁的妄想中喚發起來的，說羅馬的女市民等都曾去把漢尼拔弄睡過在她們的懷中，以及他的軍官們，以及那般傭兵們（註三）。大家還述說了好些婦人們，都曾把攻入去的戰士們止住了，憑着她們的身體作了一片戰場，一種支配之用，一種武器，她們公然以其英雄的愛撫將一些可恨而醜惡的東西征服了，並把她們的貞操爲復仇與信仰而犧牲了。

（註一）朱底特者猶太之女英雄。曾因援救拍吐李城不惜斷頭送與荷洛費倫，事見聖經。

（註二）露克萊西者羅馬婦人，爲至高達兒甘之子所污而自殺者，事在西歷紀元前五百年。
 色克斯吐爲希臘女人，事跡未詳。克乃阿巴特者埃及美后（在說部中曾見林紆舊

譯英人所著之埃及金塔剖尸記）先後被擒於凱撒與安東尼，又曾以身事之者。

(註三)漢尼拔爲古代加太基名將，曾率大兵由非洲北岸渡直布羅陀，越比斯牛山及亞爾卑斯山而遠征羅馬者，雖無功而還，而其威名固已震撼羅馬，爲歐人至今稱頌者。傭兵指漢尼拔所統屬者；蓋加太基以商立國，其兵皆遠傭於異土者也。愚譯薩朗波一書，即弗洛貝爾敘述漢尼拔之父討伐傭兵，以傭兵既征羅馬歸（在漢尼拔之前）不滿於加太基，因而造亂，漢尼拔之父自海外孤舟歸，率兵平定之一事。譯文一九二六年成，寄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一年始印出，並將所作前序刪去，致不熟西洋古史者，幾不知書中所云。加太基即今非洲北部法屬屠尼斯故址。

大家甚至以那隱約之辭說着那位出自大家的英國女人，她安心傳染了一種可怖的病症特爲來傳與拿破崙，出奇的他竟於危險的私合時，被一種突然而生的陽痿症把他救了。

所有這些話都是以一種適宜而修飾的態度說出來的，就中有時還發出一種意欲中的快感，正好將一種競爭心激動得起的。

說到末後，大家真要相信近世只有婦人這角色是可以永遠犧牲她個人的，是一種應該捨身以滿足兵士私慾的東西。

兩個女修道好像沒有聽見，好像迷惘在沉思中去了。脂球也一言不發。

整個下午，大家都讓她去思索。不過，「太太」這名詞大家一直到此刻都在稱呼她的，却不用了，只簡單的稱之爲「姑娘」，沒一個人知道是甚麼原故，大家好像安心把她從禮貌中曾經攀附上去的階級上拉下一級來似的，好使她覺得她那可恥的地位。

到吃晚餐時，傅郎威先生又出來了，依然說昨天那句話：「普魯士軍官教問伊利沙白·魯色小姐，她是否還未轉變她的意思。」

脂球乾脆的答道：「沒有哩，先生。」

晚餐之際大家都不甚親熱。羅亞所只說了三句不高興的話。各人都用心要再發

明一些新例，但尋不出來，這時，那爵夫人或者先沒有想及，只模模糊糊感覺得要向宗教致一番誠敬而已，便向那年紀大的一位女修道問了些女聖人的偉大事實。因為有多少女聖人都曾犯過在我們眼中看來是罪過的行爲，而教堂却毫不費事的竟將她們寬恕了，這因為她們所犯的罪過乃是爲的上帝的光榮，或爲的將來的善事。這倒是一種有力的憑證；爵夫人因就將它利用起來。於是，那老女修道，或者由於一種溫和的暗示，一片隱約的討好心，即是任何一個穿有神道衣服的人藉以立名的討好心，或只是由於善意識與救愚的手段，於這計謀上很提供了一種極有力量的考證出來。大家初以爲她是膽怯的，而她却表示得不惟有膽，反而很粗獷。原來這女人從決疑之學中早鍛鍊得一點也不糊塗；她的學理好像是一條鐵杖；她的信仰絕不遊移；她的良心上也一點不懷疑的。她覺得亞伯拉罕的犧牲很是簡單，因為她很可以受一個在上者之命直接把父母殺掉的；照她的意見，當其意識是可讚美的時，便無論甚麼都能得上帝之悅的。爵夫人便利用她這同謀者的此種神權，使她把那句道

德格言加他一番註解，即所謂：「以給果解釋手段。」

她問她道：「那麼，聖姑，您想種種道路上帝都是允許的，而寬恕事實，當動機是純潔的時？」

「太太，那個能疑它不然呢？一種可誹謗的行爲每每會由於將其鼓動起來的思想而變成勞績的。」

她們遂如此的談了下去，夾七夾八談了些上帝的願欲，猜度上帝的審斷，使得上帝對於與之不甚相干的事都發生了趣味。

所以那些話說得很蘊蓄，很巧，很隱約。但這戴風帽聖姑的話却句句都在那娼婦的忿怒拒力上砍出些缺口來。其後，談鋒漸轉，那持念珠的女人慢慢談到她同道的，與她女道長的，她自己的，她那嫵媚同伴聖里賽阜兒倫教堂親愛女修道等的家庭。原來人家是請她們往哈佛去在慈善醫院看護幾百染了天花的兵士。她便把他們一一錄列出來，這般可憐蟲，並把他們的疾苦一一描寫出來。並且她們被這任性的

普魯士人阻在中途，定有許多或可救好的法蘭西人會死去的！就她而言，看護軍人原是她本能：她曾到過克利麥，意大利，奧大利，並說起她的事業，她忽然顯得是一種聽鼓聲聞號音的女教士，好像生而就為追隨營幕，在戰場中去收拾傷人似的，比一個司令還行些，只以一句話便能把那些無紀律的暴兵馴服下去；一個真正好的女修道，那全是斑點的臉顯然是一幅戰後的殘痕。

她說了之後，沒一個人再說，功效似乎是出衆的。

餐一用畢，大家立即上樓，次晨，很遲的才下來。

午餐很平靜。夜來大家所播的種，不得不留點時間去讓它萌芽，結果。

下午，爵夫人提議去散一回步；於是伯爵，好像他適宜點，便挽住脂球的手臂，在別人背後，同她站着。

他以那親密的，父執的，稍有一點傲慢的聲口，即是一般有身分的男子同姑娘們在一塊時所用的那種聲口向她說起話來，呼之為「我親愛的孩子」，並把她擎到

他那等高越的社會地位上，換言之即是他無殊的尊敬地位上。不久便談到問題來了，道：「然則您寧願把我們放在這裏，同您自己一樣，一同去忍受跟着普魯士軍隊潰退而生的暴虐，而不答應在您生活中本來是尋常極了的請求的了？」

脂球默然不應。

他遂以溫情，以道理，以感情來祈請她。只管表示得漂亮，謙恭，而又可愛，但也頗頗明白不能把「伯爵先生」的身分失掉。他又將她激勵起來幫助他們，並囑着他們的感謝；跟着忽又同她爾汝起來道：「親愛的，你要曉得，他一定會自矜營着了一位美貌的姑娘，彷彿在他故鄉尚不大找得出的。」

脂球並不應聲，走到人叢中間去了。

一回到客寓，她便上樓而去，不再下來。大家甚為操心。她在幹甚麼？她如此
的執拗，真困難！

晚餐的時候來了；大家枉自等着她。於時，傅郎威先生進來宣稱魯色小姐有點

不舒服，請大家用餐。衆人的耳朵都豎了起來。伯爵便走到老闆身邊，低低問道：「對了嗎？」「對了。」他雖不向他同伴們說知，然而却向他們微微點了個頭。衆人的臉色立即露出一種輕鬆之態來。羅亞所叫道：「他娘的！只要人家在這裏找得出香檳來，我給錢；」及至客店老闆手上拿了四大瓶走來時，羅亞所太太真恨得要死。各人便都突然的發舒起來，喧譁起來；一種放蕩的樂趣充滿胸中。伯爵很顯露的覺得加赫。那馬東太太越發的嫵媚，那廠主則向爵夫人恭維備至。說起話來都很活潑，愉快，充滿了奇思怪想。

羅亞所忽的做出種耽憂的臉色，舉起兩手來道：「靜聲！」衆人果都住了口，吃了一驚，幾乎已經駭着了。他於是一面傾着耳，一面雙手做了個「噓！」的表示，舉眼向着天花板，重新聽了聽，並以自然的聲音說道：「你們放心，進行得很好。」

大家初還不懂得，但不久便大笑起來。

一刻鐘之後，他又開了一次頑笑，一個夜晚，接連來了好幾次；他做得好像把那樓上的人追問了一番，而在他那當掘客的精神中似又給了他一些雙關的忠告一樣。一會兒，他又做出一副愁容來歎道：『可憐的姑娘！』或是帶起一種忿色咬牙切齒的啞語道：『狂暴的普魯士人啊，罷了！』有幾次，正是大家已想不到此時，他忽以一種顫抖的聲音連吼了幾句道：『夠了！夠了！』並且又像自言自語的說道：『只求我們再看得見她就好了，只求他別把她弄死就好了，這惡人！』

雖然這些笑話中含有一點惡味，但畢竟是寫意的，不會傷損一個人，因為忿懣的環境到底不免有點淫蕩的思想在其中，也與他們四周的空氣一樣。

到用糖果時，就是婦人們自己也發生了些靈巧而隱密的幻想。眼睛都是水汪汪的，大家原來喝多了。伯爵仍舊保持着他的嚴正的儀表，找出一個很有味的比例，說這很像在北冰洋的冰凍末期，被阻的人們忽然看見向南開出了一條水道的那種快樂。

羅亞所便站起來，手上舉着一盃香檳叫道：「我爲我們解放飲壽！」衆人都站起來，同聲一喊。就是那兩位女修道也被這般太太逼着把她們的嘴唇在那有泡沫的酒中抿了抿，這爲她們從未嘗過的。她們稱說這酒很像檸檬汽水，不過更要好點。

羅亞所把身體搖擺了幾下道：「可惜沒有鋼絲琴，大家很可以來一個跳舞曲。」

哥兒魯歹不說一句話，不動一下手；顯然是沉酣在一些很嚴重的思想中去了，時而以一種憤慨的手式把他那大鬍子一扯，好像還要把它扯長些的一樣。末後，到夜半時，因爲大家快要分手了，羅亞所蹣跚的突向他肚子上打了一下，驢朦的說道：「今夜，您簡直不踴躍；您一點也沒有說的嗎，國民？」哥兒魯歹猛的擡起頭來，以一種可怕而發光的眼睛把衆人看了一遍道：「我給你們大家說，你們剛做了一種寡廉鮮恥的事！」他起身向門走去，還說了三次：「一種寡廉鮮恥的事！」他方

走了。

起初很給了大眾一口冷氣。羅亞所尤爲狠狽；但立即振作起來，把兩手搓着道：「他們是生的，老友，他們是生的。」因爲大家都不懂，他遂把「走廊中的祕密」述說了一遍。於是又做弄出一番快活來。這般太太們喜歡得就同瘋子一樣。伯爵與加赫·那馬東先生笑得流下淚來。他們不能相信。

「怎麼！您說的靠得住嗎？他要……」

「我向你們說我親眼看見的。」

「但，她拒絕了……」

「因爲普魯士人在隔壁房間裏。」

「不可能罷。」

「我敢發誓。」

伯爵笑得閉了氣。廠主兩手熨着肚子。羅亞所說下去道：「因此，你們懂得了

，今晚，他毫不覺得她可笑，毫不。」

三個人遂鼻息咻咻的搖擺着走了。

大家分了手。羅亞所太太是愛管閒事的，所以在他們睡時便教她丈夫注意那嬌小的加赫·那馬東太太轆夜都在苦笑：「你要曉得，婦人們，當那事是穿軍服的，則不管是法國人也好，普魯士人也好，在她們總一樣的，我倒說老實話。只要這出於憐憫，我的天爺！」

在那黑暗的走廊中通夜聽得見一些縹縹索索的聲響，一些很輕微的聲音僅僅感覺得出的，與呼吸一樣，以及一些赤腳磨擦聲，一些房門的啓閉聲。大家一定睡得很晚，因爲一縷縷的燈光久久的尙從門隙中漏出。香檳發生了效力：大家說它把睡眠打擾了。

次日。一派冬日的光明把雪照得格外的明。郵車已經駕好了，在門前等着，一羣白鴿，聳起它們的厚羽毛，帶着正中有一點黑星的粉紅眼睛，正在六匹馬的腿間

盤旋，從那熱氣蓬勃的馬糞中尋找它們的生命。

車夫裹在他的羊皮袍子中，在御者座位上吸着烟斗。所有笑容滿臉的人都趕快在裝載食物以備途中的需用。

大家只等脂球。她出來了。

她好像有點不安，有點害羞；怯生生的向她同伴們走來，大家一齊掉過背去，彷彿都沒有看見她。伯爵傲然挽着他老婆手臂，將她牽開，免有那不乾淨的接觸。

胖姑娘止了步，呆呆的；於是她又鼓起全身勇氣向那廠主的老婆說了句『太太，日安，』謙遜得很小聲。而這個却只是點了點頭，還帶起一種受了侮辱的眼光。衆人好像都受了驚，都遠遠的離開她，彷彿她裙中帶有傳染病似的。跟着大家就急急忙忙向車子奔去，她最後走到，靜悄悄的坐在前段行程的坐位上。

大家好像沒有看見她，也不認得她；但羅亞所太太却老遠的把她忿然的望着，並小聲向她丈夫說道：『幸而我沒有坐在她旁邊。』

重車搖動了幾下，便起程了。

起初大家並不說一句話。脂球連眼睛也不敢舉起。她同時很覺得生氣對於她這夥隣坐的人，同時又謙卑的退讓了，覺得果然是被那普魯士人的吻親污了，手臂摻污了，然而大家逼着將她弄去的。

但爵夫人却掉頭向着加赫·那馬東太太說了句話，才把這苦人的岑寂打破了。

「我相信您認識鄧屠賴兒太太罷？」

「認得，且是我的一位女友。」

「多麼嫵媚的女人呀！」

「很令人心醉的！真是一個出色的女人，而且很有教育，藝術到了手指尖：她唱得很好，畫也十分。」

廠主則同伯爵談起來，在車子的隆隆聲中時時漏出一個字來：「公債票——滿

期——先付——收尾。」

羅亞所曾將客寓裏的那副老紙牌，在揩抹不乾淨的桌上磨過五年，磨得很油膩的紙牌偷了來，遂同他老婆打將起來。

兩個女修道則把她們掛在身上的長念珠取出，一齊畫了個十字，他們的嘴唇便忽的動起來，越來越快，吐着她們的咕嚕聲，好像做道場似的，時而又向一面銀章上吻了吻，重畫了個十字，又急急忙忙的念起來。

哥兒魯瓦沉思着一點也不動。

走了三小時之後，羅亞所把牌收了道：『餓了。』

於是他的老婆便打開一個包裹，從中取出了塊冷乳牛肉。她將它細細切成薄片，兩個人就吃了起來。

爵夫人道：『我們也吃罷。』大家同意了，她便把那為兩家人預備的食物取出。在一只蓋上燒有野兔形表示其下即是野兔腎的長碗中，盛着一種汁水甚多的冷食，棕色獸肉之間全是白油，中間還放有些切成小塊的別一種肉。又一方塊格呂涅奶

餅包在一張報紙中，油脂面上竟印下了些「瑣聞」。

兩個女修道吃的是蒜香香腸；哥兒魯夕則一雙手都伸進糧食袋的口去，一手取出了四枚熟雞蛋，一手取了片麵包。他把蛋壳剝下丟在脚下草中，咬着那蛋。把一些淺黃的蛋黃紛落在他大鬚子上，很像是些星子。

脂球因爲皇皇然的起身得太急遽，毫未想到這上面，她看見大家吃得心平氣和的，不禁忿怒起來，很是生氣。起初是氣極了，張開口很想把他們的舉動給喊出來，並咒罵他們一番，這些話本已到了口邊的；但她却不能說，怒氣把咽喉扼住了。

沒有一個瞅睬她，想到她。她覺得這般正派流氓把她鄙薄極了，這夥人起初犧牲她，繼而委棄她，就如一件醜陋而無用的東西一樣。於是她想到她的大籃子，滿滿的盛了些好東西而被他們吃完了，想到她那兩隻油光凍雞，她的肉醬，她的梨子，她的四瓶波爾多；她的狂忿忽的落了下去，就如一根緊張的繩子猛然斷了似的，她覺得要哭。努了一番大力，強忍着，把她的咽哽強嚥下去與孩子們一樣，但哭感

終竟湧了上來，把眼皮打濕，登時就兩顆眼淚徐徐流到頰上。其餘的淚珠也就迅速跟來，彷彿濺在岩石上的水花，並一點一滴的落在她那挺出的胸窩當中。她依然挺坐着，眼光定定的，板起一張慘白的臉，希望人家不要看見她。

但爵夫人偏察見了，便向她丈夫示了個意。他把兩肩一聳表示說：「有甚麼辦法哩，這不是我的過錯。」羅亞所太太帶起種勝利的笑，並咿唔道：「她在哭她的恥辱。」

兩個女修道把她們吃剩的香腸放在籃子中去後，又念起經來。

哥兒魯歹則爲消化他的雞蛋，把他的兩腿長伸在對面坐凳下，仰過去，抄起兩臂，笑嘻嘻的好像剛剛尋得了一個好笑之事的人，並吹起「馬賽進行曲」來。

大家的臉色很爲陰鬱。這俗歌定然是不爲他鄰坐之人所喜的。他們變得又驚張，又煩惱，那樣子極像一種聽見野蠻樂聲就要狂吠的狗。他也覺得，但不止住。有時還要微哼出這些話：

愛國的精神呀，

憑着我們復仇的手引出了

自由，親愛的自由，

共你的防守者而戰爭！

大家走得很快，雪是很堅硬的；在這行程的沒味長時間中，夜色下來，經過道路的顛頓，一直到疊浦，他都在車箱的黑暗中獷悍而固執的把他這又單調又近於報復的調子吹着，逼着那般又倦又憤的精神來聽這從頭到尾的歌曲，來思索每一句話，爲他們從每一音調中所聽見的。

脂球老是哭着；時而從兩句歌聲的銜接處漏出一聲咽哽，是她忍不住的，消沉在黑暗中。

（完）

